

年

卷

期

18

4

第

第

小 說 世 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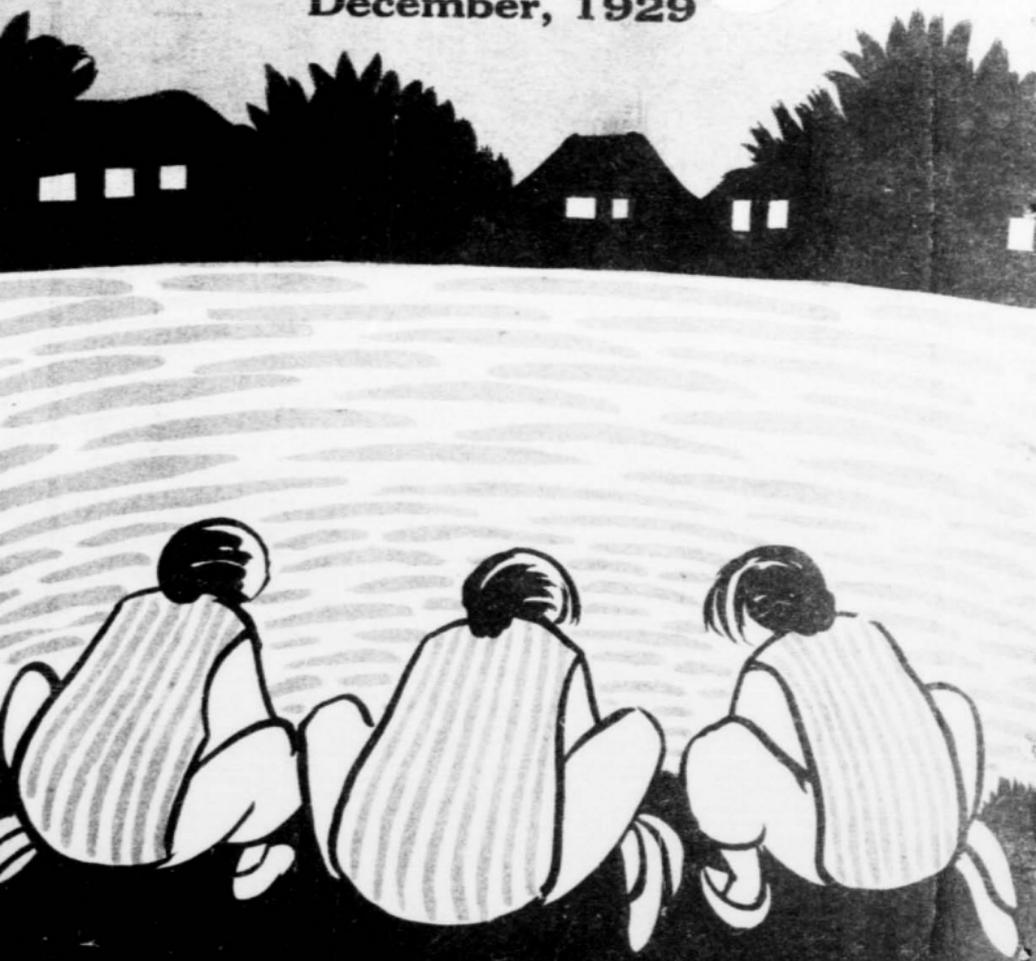
第 十 八 卷 第 四 期 (第 二 六 四 號)

民 國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出 版 上 海 小 說 世 界 社 發 行

THE STORY WORLD

Vol. XVIII, No. 4 (264)

December, 1929



萬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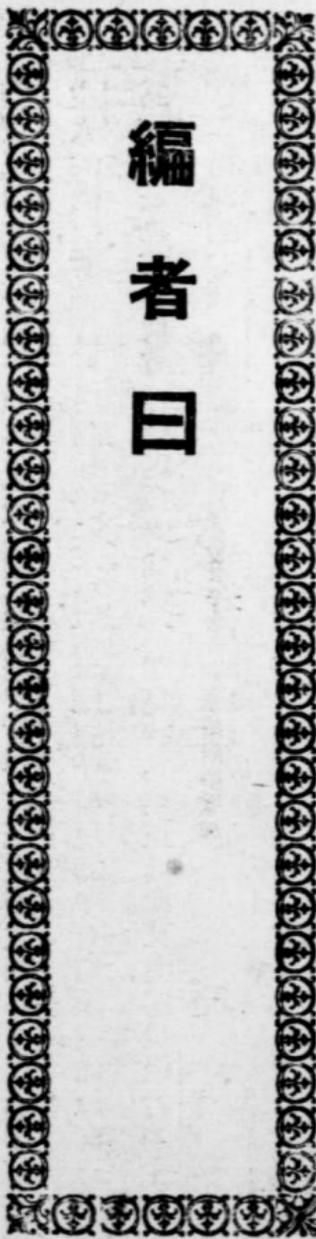
第一期書業已出版

萬有文庫聚中西文化之精英，治新舊智識於一爐，可供公眾閱覽，可供個人參考，實為訓政時期啓發民智之唯一利器。發售以來，受社會熱烈之歡迎，各地黨政機關學校家庭圖書館等紛紛訂購。第一集一千另十種，二千另十冊，內容約一萬一千五百萬言。分五期出齊，每六個月出書一次。第一期書二百十種，四百另冊，又布面燙金精裝大本「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合一冊，分類書名著作人卡片六百七十張，已於十八年十月出版。從此社會上得一包羅萬有之參考書，學術界多一自由取求的新領域。

萬有文庫 第一集售價

第一期出書後	定價四百八十元
第二期出書後	定價五百十元
第三期出書後	定價五百四十元
第四期出書後	定價五百七十元
第五期出書後	定價六百元
全書出齊後	定價尙須增加

商務
印書館
發行



編者曰

現在有一句「突如其來」的話，告訴讀者：就是這一期的小說世界，是最後一期了。

這一句話，在讀者聽了，大概要說：「不算甚麼突如其來。小說世界本來沒有甚麼價值，應該早已出最後一期，何必等到今天！」

然我敢說：全體的讀者之中，決不會都是這樣的說。也有些人說：「我們讀小說世界讀慣了，已經和牠成了好朋友；一旦聽到牠永訣的消息，怎不覺得突如其來？」

不過，事實是如此。這一期是最後一期了。我們爲甚麼不想再維持牠的生命？在編者應有相當的理由報告給愛讀者聽。

原來我們的小說世界，本不想自命爲甚麼文學的作品，不過是想做一點通俗教育的工作，一方面也把中國原有的文學整理一下。首尾努力了七年，社會上所受的無形的影響，當已不少。現在同人覺得目前最切要的工作，不是在於供給原讀小說世界者的讀物，而在努力於供給一般民衆的讀物。所以從民國十九年起，決意把小說世界停刊，而向他方面努力。

至於愛讀小說世界者，仍不必感着寂寞。因爲我們的小說世界叢刊，還有許多種，陸續出版。有的在印刷中，有的在預備印刷，將來仍有貢獻於愛讀者的時候。請諸君等著罷！好了！我們暫時分別了，後來有機會，再見罷！

□更正□ 前一期（即本年第三期）所登龔寅斗君汲古閣主人小傳，編者因他是汲古閣主人的同鄉，所言當可信，故只略閱一過，並未細閱。今發現其中有錯誤處。如原文以毛扆、毛晉爲一人是也。其他尙有可疑處。編者爲鄭重起見，特爲更正於此。又案，關於汲古閣主人的遺事，在葉德輝的書林清話裏說長很多，讀者可取以參考。

□ 小說世界 第四十八卷 第四期 目錄 □

□ 圖畫 □

- 豐子愷畫家住水西東浣紗明月下詩意(封面畫) □ 西湖靈峯寺補梅庵前之梅園 □
老鼠嫁女圖 □ 鄉人崇拜野神之偶像 □ 元刻本古今雜劇之一頁

□ 短篇小說 □

布烈小傳.....退翁譯

藏僧閒話.....退翁譯

林中.....退翁譯

呂西盎致梅斯妮書……………董家濤譯

深夜……………杜少山

□文學論文□

柳翠傳說考……………鄭師許

標點搜神記序……………胡懷琛

□雜文□

一個民間故事……………呂伯攸

西洋名詩譯意……………蘇兆龍

從彝器文字裏所見的先民文學思想……………聞野鶴

八卦與數目字的關係……………編者

民間文藝書籍的調查……………秋山

金剛石……………夢僑

□長篇小說□

流星過客(續前)(完)……………過客譯

□補白□

□移居卽事 □問蠟梅 □代蠟梅答 □納涼 □苦熱 □一翦梅 □小詩 □書信

□吻 □老鼠嫁女 □春郊 □介紹少年哥德 □詠長烟筒詩 □雜詩 □雜詩

□關於玉嬌梨

商 務 印 書 館 最 新 出 版

世界大地圖

陳鎬基編

彩印一巨幅

定價二元

是圖依據英美最新圖籍，精心編纂。內容新穎，考訂詳明，所有地名，中西文並列，以便對照。並採用新法繪製，較普通所用之麥卡托氏畫法作平面方圖者，地形尤為準確。附載南極北極區域圖，詳記各探險家到達年月及地點，又附人口密度、自然區域、海流風向等圖，尤為研究人生地理者所必需。圖幅橫八十吋，直六十吋，紙張堅厚，彩色鮮明。

中華最新地圖

彩印一大幅 定價八角

附『現行行政區畫一覽表』一冊

陳鎬基編

是圖按照最近制定行政區畫編繪，取材新穎，調查明確，為學校教科及一般社會最適用之新圖。圖幅廣四十三吋，長三十一吋。附表一冊，詳載各省縣名，無一遺漏。新設新改縣名及縣城移治等，附並說明，尤便檢查。

西湖靈峯寺補梅奩之前梅園



鮑慶甲先生贈



老 鼠 嫁 女 圖

老 鼠 嫁 女 爲 日 本 著 名 之 傳 說 詳 情 參 看 本 期 之 白 文 補



像偶之神野拜崇人鄉

大都新編關張雙赴西蜀夢全

點翠唇

織履嫵席能勾做大蜀皇帝小谷易官裏口暮朝夕似三江

混江龍

喚了声關張仁弟死言低首泪双垂一會家眼前活見一會家口

内掂提急前御手頻搥飛鳳持撲救痛泪常淹衣記衣每日家独上

危楼上望荆州感嘆荆州傷悲**調羹苦**每日家你念與閑雲長張翠德委

得施宣限急山川途路受驢馳每日知它過幾重溪山谷不曾行車平

田地恨雙腕四隻蹄不這般插翅般疾勇虎軀縱縱黃金臺果然道心急

馬行遲**天下樂**緊定葵花鎧折皮鞭催走似飛蓬的双滴此腿腿死氣

力換馬外博一會兒身行至劫夫一口兒食无明夜不住地**醉中天**若到

荆州内半米兒不買達發送的閑雲長向北歸然後向荆州路十驛馳驛

把閑張分付在君王手里交它龍虎風雲會**合巹詞**閑將軍但相持无一

个敵欺敵素衣匹马单刀龍觀敵軍如兒戲不若上和泥殺曹仁七万軍

刺顏良乃威今日被不人将你筭暢則為你大膽上落便宜**醉中天**義

救了嚴顏眾鞭打的督郵當陽橋曷回个曹子相盛倒大个張車騎今

商務印書館出版

文學研究叢書

鄭振鐸著

精裝一冊 定價三元

希臘神話是歐洲文藝的源泉，本書所載皆是關於希臘神話與傳說中的戀愛故事。這些故事，是運用了文藝的手段，寫得那末美好，那末清雋，幾乎每一篇都是一首詩。自熱烈的戀愛的追求以至懷楚的失戀的結局，自青年男女的相互傾慕以至不正當、不自然的許多方式的戀愛，什麼都有，而無一不足以深深的打動讀者的心。全書由錢君甸先生裝幀，極爲精美可愛。並附彩色插圖五幅，單色插圖二十四幅，大部分是鄭先生自己在歐洲旅行時所留意搜集到的，所以多外間罕見之作。研究及喜愛文藝的人都不可不讀此書，即通常的讀者偶而翻閱，也恐要不終卷不肯放手。以之作爲結婚訂婚的禮物及贈送青年友人尤爲相宜。

希臘羅馬的神話與傳說第三種

戀愛的故事

全書三百餘頁。
特種黃色印書
紙精印，布面金
字，附插彩色圖
五幅，單色銅版
圖二十四幅。



布烈小傳

The Biography
of Blade

原著者 Zona Gale
譯述者 退翁

「產生於莫斯科考大 (Muscooda) 地方。肄業於莫斯科考大公學。執筆政廿五年於莫斯科考大共和國。」布烈已將他的小傳照此語寫給那州志 The County History 上了。他步行回家，心裏想道：「境遇很好；億兆人中也沒多少個遠勝於此的呢。」

他經過他所與往來的銀行家胡倫的第宅，聽見裏面唱歌一個婦女喉音正在操着外國語歌唱。他便一邊緩行，一邊傾聽。在夕陽中，那銀行家的樓舍，草場，新娘的花冠，看來分外鮮明。那空氣乘那風雲編織他那參差的橢形時，迭爲濃淡。那聲音廣續下去。布烈感到突如其來隱然不彰的幸運；他的愉樂之情轉覺深濃了。「很好。在此億兆人中也沒多少個遠勝於這境遇的哪。」

在他的家庭之內，餐棹左右，家人婦子聚集一起。他所娶之婦，一生全是莫斯考大的氣派；他們的四個兒女，喜爭好辯，身上化粧胰皂的香味撲人鼻觀；他的母親，不聲不響，一團和氣；他的妻，似乎吃着飯即是正在去幹正經事的，伊說道：

「胡倫夫人請你和母親和我今晚到她那裏聽人唱歌。我太疲乏，不能去了。」布烈瞧也不瞧伊一眼，便答道：「我要到胡家去的。」他的母親說她也要去。他的妻手中正在忙着家常事務，失口插道：「家裏沒有東西作早餐咧。」

他們四面無數雲煙般的聲勢騰湧起來了：那漸就消滅的西斜咧，那黃昏天色咧，那從空地外送來的高揚的聲浪咧，那個房間變了一座空氣行動的舞臺了。次於這個便是牛肉排咧，蘋果麵點咧，關於 *Stoupe* 這個字音的公共爭辯咧，或他的母親喉嚨裏，當食物回味時，發出柔和的脹氣咧。那天上淡薄的亮光，在這盆盆繁雜的響聲和布烈催促進食的喧鬧中，竊自斂跡而為地下的黑影了。

在一個溫和，從容，而已拿黑暗來證實的，夜中，布烈和他的母親出去了。那胡倫的草場裏送出

一陣陣無花菓和野葡萄的香氣；布烈聞了，覺着幸運不小，便對母親說道：

「那新州志出來了；不知你可喜歡那志上關於我所說的話哪。」在那門廊燈光底下，她那大臉龐上垂下的肌肉展揚起來了。

那些賓客聚集在胡倫這麼布置齊整井井有條，這麼引人入勝不忍卻避的房室中。莫刮毛絨的 *Moguette* 氈毯，莫海羽緞的 *Mohair* 簾幕，莫霍根呢木的 *Mahogany* 几榻，全在那兒迎接他們啦。他們是些生意人帶同家小，那些相處慣的，那些守本分的，那些呆木無知的。謔浪笑傲談諧百出。其間具有使人震動之可能，及性命攸關的求存之常例。人人心中皆怦怦自覺其生命之小泉啦。

在他們突然中變而又混亂的沉靜時，布烈看見胡倫的姪女坐近鋼琴邊兒，伊的玉肩，伊的衣藍的身軀，伊的紆徐而飄浮的聲音全都教他銷魂失魄。他從伊身上所見所聞的無一非屬於少艾的，無一非屬於明豔的，無一非屬於殊異的。一雙看不見的手把布烈抓住了。他給剛中帶柔的勁力來要求，攜取，拉扯，撕裂。「這是什麼東西呀？」他感觸了，他從未感觸過這麼厲害的。他的重大的事，

他的新聞紙，他的家宅，他的眷屬，都是第一遭兒遠置度外。他見這女子度日別有其道，出乎他的道兒之外，而他所求志卽是伊的道兒啦。

伊歌罷時，他便走近伊處，不意伊貿然對他說起話來，他心裏想一定是弄錯了。難道伊看不見房裏所有的人，而會向丟眼色的就是他麼？他覺得暗自喊道：「你在那兒呀？我曉得的。用上帝的名義，攢條繩子給我吧！」但是他不那麼說，他倒說：「胡倫小姐，你竟如一隻雀鳥唱啦！感激得很，我的確的。我——」當別人岔開話頭時，他那個身軀強壯，臉堆笑容的人兒，便在琴邊等了好久。後來他得着了機會又對伊說：「我常常自吹副笛的。」終究他懷疑他說這話可會够響亮，因爲伊瞅了他一眼，微微一笑，雖然他已經隨同那句告訴伊的話兒，送給伊一些碩大而請求的東西。他沒有別個機會好向伊再獻殷勤啊。

在外面街上他的母親說：「我的晚餐還沒具備哪。」但是布烈正自猛攻強擊那無人知曉的事，並不理睬，野野蠻蠻急忙走去了。

他拿了一張毯子躺在青草上。莫斯科大的樹木或蝦蟆都沒有更變；牠們在那兒實與往昔無

異，但對於布烈一若新出的，連天上的星也是如此。也許這也是他一生所過的第一萬七千夜依舊是第一夜哪。他心裏覺着這麼說：『喂，音樂呀！我已常常纏綿於牠；但瞧瞧牠是什麼！瞧瞧牠做什麼！』隔壁樓上一個窗口裏大放光明，在那裏面愛佐頓臥病將死，眼巴巴在望好。除了愛佐頓而外個人都有省覺的。布烈早已爲此心中愁煞，但現在又給愛佐頓彌留不省這椿事所感觸，越發震動了。布烈懷着這事時時發顫；天色向曙則以懊悔而顫，或以憂愁而顫。他體驗愛佐頓，然後又體驗他自己未死之愉樂。那迴憶胡倫小姐及伊的歌唱底痛苦再三的返復，初則來勢強烈，繼則不勝感觸，終則擯棄一切了。

天明他醒了。那亮光底長而放的脈息似的跳搏使他震動了。是亮光呀，還是歌曲呢？他坐在毯上而從他的井式花園裏仰視天空。他想到：『我將學習音樂了。今天我將訪胡倫小姐談談這事啦。』其時無數的雲烟勢力在草場四面騰湧起來，那塊地方竟成了個變換光線和空氣行動的舞臺了。他一生中第一遭兒看見過這樣的晨景哪。

用晨餐時，他求精神上孤立之情欲發生疑惑了。他的母親說道：『你的行爲猶如你再要拿些

金錢來冒險，頂好不要如此吧！」他的妻很尖銳地問道：「昨夜有什麼婦女在那裏呀？」於是布烈怒喝道：「在我自己家裏就不能得安靜啦嗎？」兒女們很縝密地在那兒偷笑。布烈你動婦家之念，乃用他的震怒的話，不知怎樣把自己和胡倫小姐打斷了。嗣又對他的妻溫言婉語，以便回到胡倫小姐的世界裏去。

他在辦公室，頭一件事便是向那州志主筆處請還他的小傳稿子。布烈說道：「我能殼過我的生活依着命運的。」他想起他所撰的一篇小傳，沒有把他的生活發揮得淋漓盡致。現在辦公室常務開始了——常務，但仍舊是非常的呢。一片好似珍珠色的影子浸透那素淨的房間了。或者是那樣吧？他帶着不足信任的強力，望住他們一班排字部裏的工友，鍾士呀，老卜呀，茂海呀，勃辣呀，都披着腌臢細布的作裙，那雙染有墨汁的手，小指上戴着包金戒指，從臂肘上幌來幌去。可是布烈一向真視察他們直至如今麼？他覺得天秤般很巧妙地懸吊着，或者這是平衡麼？他又覺得舒適地休息而且彷彿各物都是簡單的。他和其中一兩個人說道：「你們可曉得麼，音樂是一件大事。真的。深願那時我沒有丟斷那副笛呀。」他說那話很帶點激刺，若果他們曉得日後陷累布烈的一齣悲劇，他

們自會牢記住啦。但是他們竟不知道那齣悲劇啊。

十一時他到胡倫家他在電話箱邊等候，在他的希望波浪中顛播着。一陣聲音來了：喂，胡倫小姐麼？胡倫小姐今早動身回家去了。請問那一位打電話呀？布烈含糊地說道：「莫斯科大共和報，多謝你這個信兒。」他摸到門口張眼向大街兩頭一望，但伊不在街上經過呀。

中午他到莫斯科大雲石眼櫃飯店裏用餐。那個場所很潔淨，飲食也好。掌管那店的婦人待客的禮儀也無虧缺。布烈坐在那蓋着油布的賬櫃面前，感着身體上的嘔氣，一隻小動物在夜間抖顫，無家可歸。

夜間他獨自個留在辦公室裏好久，直至莫斯科大街上空無行人。在他的門口他想起，他要他的母親了。他很歡喜見她的房裏還有個燈亮。他敲門，向母親方面側行而前，一心專在他那莫可言喻而無限度的喪失上。她穿着紅黑相間的格子布浴衣，大而無當的坐在器具罇瓶當中，顧視着他，聲色不改。他解釋道：「我以為你今晚將要帶我到圖畫展覽會去呢。」他無精打彩地站着，非為他自己的失敗呢，實為她的失敗啦。他含糊而退，在走道中遇着他的妻，她即拿臂膀摟住他和他耳語

道：「沒有一個人像我愛你這樣的！」這種行爲本來教他詫異嚇了一跳，但他不在傾聽。他的靈魂卻聽了嚷道：「這算什麼事呢？」

夜間他聽見愛佐頓的窗子裏亮光照耀。布烈覺得煩惱。現在是個印象，不是個情緒。他在太陽下醒轉來了，自語道：「又是一個好天，一個定式，不是個感情。他上辦公室去，那些人都是面色慘白的朋友，指染黑墨，首如飛蓬，不相親密的。他對着那人類孤寂的無孔之壁。他好比一個正望出世的人，生後即死，而不知有搖床，但知有死後之境界的。」

過了幾天，布烈出現於莫斯科大音樂隊領袖孟高麻里之前說道：「喂，我常慣獨奏副笛，我懷疑——」

當那「留演一宵之巡城劇團」One-night Stands 來到莫斯科大戲院時，布烈坐在音樂部裏奏弄副笛。他的貌合神離的妻子和長成的兒女入院觀劇，後來他們詰問他爲什麼入音樂部裏奏樂故作可笑之態。他不知如何置答，含怒避去。

布烈的小傳，在那莫斯科大州志上，印得很精緻，許多小圖書館尙未看過啦：「產生於莫斯科

大地方。肄業於莫斯科大公學。執筆政念五年於莫斯科大共和報。布烈已將他的小傳稿子一字不改送還那州志的主筆，並且說道：「我不知我將加些什麼上去好。無論那條目如何，牠總得離開我的。」

移居卽事

(秋山)

賃居江灣，左右瓜畦豆圃，新秋晚涼，蟲聲啾唧，頗有故鄉農莊風味，偶成二絕、

豆圃瓜畦似故鄉。農莊風味耐思量。可憐兒女生城市。初見流螢喜欲狂。
秋蟲慣喜入柴門。佔得牆陰地一分。且與棲遲莫驅去。本來我亦寄居人。

問蠟梅

(編者)

黃瘦真如蠟。兼於臘月開。兩名皆可取。何必費疑猜。一事吾須問。如何不是梅。

代蠟梅答

(編者)

勸君休問我。我自冒寒開。品格同清瘦。何須定是梅。笑他向炎者。要在嶺頭栽。



藏僧閒話

The Young
men go down.

原著者 Harry Hervey
譯述者 退翁

我初見他時，看他像個矮子站在大漢的石碗裏，一個肖像獨立在寺道兩傍所建之石塔左近。他的背後那喇嘛寺——卽所謂潛修僧之隱居——掩映於午照之中。谷中空氣凝滯如睡，那蟲中最蠢之蜻蜓乃徘徊於道上輕紗般的飛塵中啦。

他在大門口迎接我們——一個朱袍長髮南音嘛(Nying-ma)僧派的少年。他和我的喇嘛鄉導操着藏音說了幾句話。顯是那後者解釋他聽，說我是同旅遊團一起……我欲參觀潛修僧的禪房……

他引路直到廟裏，我們便在院子裏下馬。我到那兒眼睛還在受那日針的刺痛；我開始打量他一番。

原來他的年齡不滿二歲，但他的一雙眼睛倒許予他成了了，老氣橫秋，古貌盎然，那雙黑暗愁默的眼睛叫我永忘不掉了。他的容顏是金黃色帶點兒蒼黑，凸額薄嘴，明擺出是蒙古人的骨相。非純粹血統的西藏種：他的眼睛和那些住在拜喀勒湖（Lake Boikal）地方冰霜陰晦中的少年一樣的憂愁鬼祟啦。

我懷疑前曾在什麼地方見過他的。我深信總有一處。不知是否在長樂（Chang-lo）教士住所麼？我疑惑得很。不然就似是多年以前我的腦膜上把那雙深林般的眼睛用快鏡似的攝了一張乾片，而今牠們復出，把這幅照相來顯影了。

我從眩目的陽光中跟着他走進廟裏，留下我的喇嘛鄉導和喀咖（Gurkha）護衛伴着馬兒。那佛堂上香油氣味充盈空間。好一個陰涼空洞的場所，那擦得亮晶晶的寶器在暗中香烟裊裊；神壇上裝飾品，和古銅禮器；古代西藏人的鎖子甲和各種黃銅軍器，均皆嵌以白銀珊瑚藍玉……

我被他帶到後面一個苑子裏。在那邊，從那無瑕碧玉般的天返照下來的耀光幾乎使人眼睛
盲瞎啦；獨有一棵桃樹在熱波中搖曳着。那少年喇嘛指向幾個粗劣不成樣子的大窗打手勢。每個
大窗口都用一塊石版封閉着；光是牠們的樸素形象已是凜然可怖了。

「在那邊……麼？」我囁嚅地說，略有震驚之感。

他點點頭兒。

「登在黑暗裏麼？」我追着問道。

「有些人也有亮兒念經的。」他用着清朗的字音，慢悠悠地回答，教我聽見駭異起來。「他們
的燈每天當送派食水和三寶粉 Tsa-ma-flour 給他們的時候，便加滿油的。」

他的說話如施符咒般繪出些怪現狀來；一隻瘦削的手指描摹着一段佛經——一個皺得像
乾屍的喉嚨——或一個獨修僧處於極暗中，苦索那生死之隱謎。驀地裏那在活潑潑美麗中的桃
樹在那兒譏笑起來了。

那位少年僧人解釋道：「這是那些欲求功德或懺悔的人們投入一種祈禱和參禪的生活呀。」

這種生活共分三屆：第一屆六個月，第二屆三年零九十日，第三屆終身。他們——向那些石版指了一指——「乃是最虔潔的人。」

我疑惑地問道：「你……呢？」

點點頭兒。

「但是……」話又頓住，說不出來了。

有點像微笑的東西，深深地在他那愁點的眼睛裏煽動，彷彿他感覺我畏懼那幽閉，而以一個人反對這聖潔的習慣爲好玩。

「再過四天我便入第一屆了。」他告訴我，聲音中含着默許甚至預知的意思。嗣又自矜地申說：「我是從北方來的。我們蒙古坐關苦修的僧伽是從阿羅漢（Arahans）傳授下來，我們修煉魂靈的功課超越過單修肉體的呢。」

一句話，一個腔調，一瞬眼睛，一舉，一止；拿火石火絨敲火，火星迸散。

「是了，在大吉嶺（Darjeeling）呀！我得勝似的宣布道；因爲那記憶如畫軸般展開來了。」

他點點頭兒，臉上毫無驚愕之色。

「是的……大吉嶺。」一痕淺笑，追念前事的笑。「那事在……在我解釋偈謎之前啦。」他有口無心地說。那麼他的笑痕也就消滅了。「方丈身體不舒服，教我招待來賓。您老喝點茶吧？」

我們坐在一個又大又暗房裏的墊子上；房裏壁上畫着那釋家冥界中可怖的形狀，有一個窗口可以望見外面那些駝灰色的山。陳智靈（他說是他的名字）斟茶——一種令人作嘔的牛油調成的漿——同時兩個紅衣的侍僧，在傍供奉，腳下的靸鞋蹣跚於石地上橐橐作響。

「我在那老喇嘛的屋子裏遇見你的。」我說罷靜默片頃，從我肩上回顧後面——譬喻的話——橫過一條心靈的蔭路而進入一間小室，室中頭顱的假面具，法輪，以及其他喇嘛的表號，充塞於積滿塵埃的角落裏，又有一個門，開向那冷淡如冰而傍作紫色的金清贊加（Kinchinjanka）方面。「你記得麼？你正要教我俄語：你往那兒去？我次日回來。」我微笑着提醒他。

他不以微笑報我。他很莊重地答道：

「那天夜裏我們驀地裏離去，太戈烈和我。太戈烈是與我同行的斯溫米（Swami）他說他

將要到錫蘭(Ceylon)，再由錫蘭到俄羅斯。」

「但是你又不去呢？」

他搖搖頭兒。「我要解釋一個偈謎啊。」停頓一下，又說道：「一個偈謎」——漠然注視着一幅絳帳，而那法輪曳曳的響聲，和一種單音的唸誦的腔調，即從那帳背後傳出來。

他若有深思之狀，繼續說道：「我能記得，我覺着這個偈謎好像個童子登在那喬松長柏從雪裏長出來的地方上頭，在化克呢天丁斯克(Verkhni Udinsk)相近之處，甚至在喔加(Urga)的寺裏……一個關於世人的偈謎呀。

如今他直接對我說：「你曉得，當方丈派我到突羅志卡沙斯克(Troize Casauk)學習俄英文時，我年紀還輕，是的，真真年輕——但非少不更事，多疑多怪罷了。我常慣坐在學校裏窗口，靜觀那西比利亞兵士經過，負着陽光，寒冬暗淡的陽光，彷彿白舌頭在鎗頭刺刀上一舐一舐似的。還有別的從各城來的面色慘白的人們，城名我是記不清了。中國人從買賣城(Mai-mai-cheng)來；卡爾卡斯人(Khalkas)和查卡斯人(Chakars)從我家鄉來，有老有少。但是我并不關心那老的；

絕不；我祇窺察那青年的；窺察他們過，窺察他們去——往何處去——覺着……我怎樣說法好呢？」

他略微表演一種古怪的手勢；他說：「只要想像一塊青玉，想像一條深入牠中心的瑕紋好了，你必已見過一條瑕紋在那些玉石之一塊裏面，而又巴望牠沒有瑕紋啦，是麼？那麼你便明白，當我窺察那些青年在突羅志卡沙斯克經過，作如何感想了。」

還有婦女經過。有些……有些嘴唇塗得血紅，臉頰拿米粉搽得雪白……但是沒有一個像金黃色的那麼可愛；簡直沒有。然而方丈警戒我們拒絕她們。」

一個黑影入了他的眼中；顯然他看不見我了。他倒是注視着那邊一個看不見的人。他所與講的話的就是這個魂靈啦。

忽從那絳帳背後來了一句經語：「唵囉呢叭囉吽！」善哉，你坐蓮花之上！」

這句祝詞似乎把陳智靈召回到我面前的實事上了；他好比一個驀從睡夢裏驚醒的人，望着我笑笑，含着道歉的意思。

「我忘了。請勿見怪？但是，你曉得，你使我記起——特別地記起那個黃金色的……」

「那黃金色的，」我重述道。「一個女人麼？」

那回憶又迷蒙了他的眼睛，拿令人愁慘的智慧遮蔽雙目了。

他像做夢似的輕輕地說道：「這就是我告訴你的教義了。求知識的人底教義啊。我來講講阿羅漢……阿羅漢者，是一個人已經修到「涅槃」Nirvana 之境地的，即肉體狂熱後完全冷淡之境。欲達此境，必須經歷過「苦難時期」Nirayas。在我的地位呢，這個向上行的程途之初——猶如一切魂靈的程途先要向下行的一般——是在我投赴喇薩(Lhasa)聖地之時。那時我剛十九歲，那是我第一遭的長途呀。童子時我也曾見過駱駝大旅團指向南方滄 Tsang 甘 Kham 之地而行，并曾夢想過我也可旅行到那祥瑞者 The Auspicious one 居止之地的日子；但是我的夢想不能趨近於實現，充分地實現那沙漠上，營帳之火光照耀，駱駝之氣味飄流的暮夜……在那考考哪(Kokonor)雪中，和那懸於山間如雷火神之能力的冰霧中，沍寒體白的暮夜……天氣清朗，成羣星斗伴隨我們進行的暮夜。那回憶真如麝香之馥郁呀！

「在我們到了喇薩之後的那天，方丈領我進去大喇嘛(Dalai Lama)法主的大殿。我們

走過整千間的廳堂，登上整千道的階梯，然後得入那祥瑞者的朝堂。他在茶上念了咒，我們纔飲啜。那末他告訴我，說我已得派到突羅志卡沙斯克的學校預備一切以待旅行赴俄的時期。時期到了。適遇那英人設計派大兵入藏來毀城殺人，他說。然而俄王甚是和好，特派密使到喇薩來。現在他，那祥瑞者將要回禮致謝。太戈烈和我，及別個沙彌名叫剛猛陸省的一同下來，入印度，到加雅（Gaya）的普地德藍嘛（Bodhi-druma），即由此到錫蘭乘船到俄國口岸……當那祥瑞者朝見事畢，他便行宣言那三剛錯（Three Konchog）祝詞。那末我們再是行經盈千的廳堂，走下盈千的階梯了。

『過了幾天，我們便離開喇薩，太戈烈剛猛陸省和我，橫過唵母區（Ammo Chu）經過（Chumbi）仲比，而進入世界。就在那兒……在那兒我遇見那金黃色者。』

說畢了，隨即啜飲他的茶；一種冷淡的態度。現在鄰近的禪室裏一無聲息了，外間也無聲息了，一片絲般柔細的寂靜。

他重復說道：『在大吉嶺，我是第一遭見伊哪。我正站在市場裏瞧那些經過的白種人時，伊從大道上一路下來，帶着腳鐲的鏘鏘之聲，腳下的烟塵一團團金雲般細細地升騰起來。伊的一雙眼

睛……伊的一雙眼睛是棕黃色的，好像燈蛾翅膀那麼嬌柔。伊的皮色是青白的，但在喉嚨以下稍帶蒼黑。伊行動時，伊的頭帕的小金飾彷彿冬夜的寒星搖搖顫顫。伊微笑——是的，向住我——走過去。我跟着……看住那日光在伊的金髮上發亮。

「伊走進一家小客店。裏面有幾個別的婦女都是照伊一樣的打扮。還有變把戲的，耍音樂的，整大堆的人擠着瞧。一個人彈着琵琶，一個人敲着鼓兒，伊自己跳舞。伊跳舞的當兒，那些大毒蛇在伊脚下四面像烏焰般起伏不定地擺動着。當他們敲打，當他們發出那嚇嚇的討厭之叫聲，伊惟有哂笑，跳舞得更起勁。我逗留……：逗留到伊停止，等到我見伊笑嘻嘻的走向我這面來，請我把一枚銀幣放在伊的額上……」

次夜我們下山，到普特加雅 (Buddh-Gaya) 的大智菩提寺 (Mahabodhi Temple)，這個地方就是那棵菩提樹 Bo-tree 默授釋迦牟尼佛 (Gautama) 在那樹枝底下，所得的正覺的。雖然我試把保爾登亦安奴 (Palden-Ihano) 女神的念頭來作替代——我還是常常想及那大吉嶺的印度式舞伎跳舞會，當伊向我這面含笑而來的時候……

『我們旅行經過許多城鎮，最後來到七塔城（The City of Seven Pagodas）一座新奇的城……巨大的波浪撞在海岸上像打鼓似的。多數人民面目黧黑，映着那白沙青天尤其黑了。』講到這裏他忽然向我望望：『你正以為在這個新國裏，我已把偈謎忘掉了；但怎能忘記呢？牠永久在我面前，無論置身在經過的白種的權貴之間，在纏頭巾的兵士之間，在黑棕色的人民之間。但是我見得那答覆……』

『我不知道怎麼會來到那敲鼓街上呢。』他宣言道，垂下眼睛。太戈烈和剛猛陸省不同我一起。那是條黑暗的街呀，因為祇有幾盞燈燃點着，街頭有一株孤獨的棕樹斜倚着蔚藍的天。有一家正敲着鼓。在我經過的當兒，那鼓彷彿就在我的眼上心上敲打。我想像我能聽到音樂琤琮之聲，我想像我能見到伊含笑向我而來……但我有說我經過麼？

『一個婦人走出來握住我的臂膀。伊是一個舞伎，穿的綢衣紅得像滿洲婦女的嘴一樣，伊的唇也是通紅但是用檳榔染紅了的。伊的頭髮裏送出那夾竹桃的香氣，一股甜香好像一陣香烟圍繞着我一般。但我退去。要不是別個婦人從橫過那街的一間屋子裏出現，我便要跑了。她向那舞伎

怒罵甚至要打伊。我見她的臉好似夜間新月那麼慘白……景物中有一張蛛網兒。我記得她帶我進去她的屋裏，我便跟去——瞧着火光在她的金頭髮裏跳舞。

「她給些東西我喝，一些像珠菓凍汁般的又清涼又香甜的東西。當我操俄語詢問許多的話，她似乎現出驚愕的樣兒。她說俄羅斯是她的祖國。但她絕不類我所見過的俄國婦女。當時我坐下來——啞，她在燈光底下竟是個慘白金黃而有詩意的人呀！——我害怕起來了，好像在大吉嶺那天一樣。我走了。在門口她的手觸着我的手；是的一絲頭髮也像檀樹枝兒那麼香啦；她告訴我不要再到那敲鼓街去。」

他的聲音漸漸收小變成耳語了。

我靜默一刻，來想像那伎女的明豔，她是雜種所出，而已從良的了；她被機會從喜馬拉雅高處攜帶到高羅萬代爾（Coromandel）海濱……後來我的情緒擾亂，喟然嘆息。

「但你竟回去了。」我宣言道。

那時陳智靈向我望望，那幻感而愁慘的哂笑閃入他的眼睛裏去了。

「第二天夜間太戈烈剛猛陸省和我預備離開錫蘭去參謁晏拿辣合普拉 (Anaradhapura) 的神龕，然後開駛赴俄。黃昏後我們出去，登上船港中一艘大船，啞，一艘極大的船呀！太戈烈說那船要等到早上纔開行。他和剛猛陸省入眠之後，我躺在那流汗發臭的人當中胡思亂想。我能聽得見海濱上的波浪像撞鼓一樣。我聽見我的心似乎隨同波浪跳躍。我看見她笑嘻嘻的向我這面走來……

「那末……那末我偷上甲板。見有一隻舢板泊在船旁我便叫艇夫送我到海濱上。到了那邊我趑趄不決，幾乎要決心回去。當我到了她的屋子，我見那門關着，但我把牠開了走進去……

一層黃褐之色漸漸緣進日光裏去了；那些山嶺蒙着晚烟暮色把那谷口封鎖得嚴密如堡寨一般。我實覺我已經逗留太久了；然而我覺得不願擾亂我心，覺得未去之前先要做一件工夫啦。

我於是失望地開口說道：「但是一定，一定你不肯讓……」

但我沒有講完這話。因為我從他那副臉上（一副怪似銅鑄的聖約翰的臉，若非眼睛略微歪斜些）瞅出那確定不易的東方……

他明說道：「我本能回到喇薩去了，而我所違背的那祥瑞者或可以……呀，祇有上帝能說出將會遭遇何事啊！那是太無定規的。我有一點瑕疵就不能進入涅槃之境界了。此地，在我的小室裏，那些日子將會消遣於祈禱和懺悔之中。然後……」

他閉起眼來，引證經典念道：

「若爾默無音息猶如破磬，爾便是入於涅槃之境，即自我主張而發出之聲完全靜息也。」
於是他的眼皮兒從他的黑暗擾亂的眼睛上張開來了。他說：「但在我的睡中，我做夢時依舊看見他們——那少年們下山入世；有莊嚴的，有嬉笑的，有漫不經心的，但一般都是尋求知識。」

當我最後見他的時候（我們正在騎馬過山向蕩子（Dongtse）進行，而暮色濃罩在世界上面）他看來好像個矮子站在大漢的石碗裏一樣。在他背後那喇嘛寺混入羣山蒼灰色中，而谷中空氣沉靜如睡啦。

商務印書館出版

吳承
洛編

四開本 二厚冊

五百六十六頁

定價 二元五角

今世中國實業通志

。為物質建設作基本的調查

。為經營實業者作忠實的嚮導

統一完成，訓政開始。為求民生主義之實現，自非依照中山先生實業計畫，以從事於物質的建設，不能為功。顧中山先生常謂實業計畫一書，不過提綱挈領，至其細密計畫，當俟經驗者與專門家之察奪，而察奪之前，尤賴專門學者之有調查紀載。本書編者係工程學專家，研究國內工商業有年，茲據其親歷十餘省調查所得之結果，並參考各項公私紀錄，輯成此書，適足以應時需。全書分礦冶業及製造業兩大編，凡三十六章，三百餘節。國內各種重要實業，靡不應有盡有，各就材料上、技術上、管理上作有系統的紀載。取材豐富而新穎，尤多數字的統計。凡有志經營實業，或已從事而欲謀發展者，此書為設計上必不可少之參考要籍。至於研究中山先生實業計畫，及國內實業狀況與其發展史者，尤不可不體。

商務印書館

最新出版

黃炎培著

朝鮮

紙面洋裝
一册定價
一元三角

著者鑒於朝鮮所處地位之重要，及最近日本對鮮政策與鮮民對日態度之嚴重，因親歷考察，歸而稽考諸籍，成此閱者第一章，述著書之動機及經過，與著者對我國人並對朝鮮對日本之掏誠獻議，皆本世界的眼光，為未來的推測，語語懇切，精到第二章，天然的朝鮮。第三章，過去的朝鮮及朝鮮人。第四章，現在的朝鮮。第五章，現在的朝鮮人。附章，朝鮮之中華僑民。每一現象，皆用科學方法，闡明其因果。間下評判，皆深刻精當，見人所未見，附以圖表，文件及參考書目，全書凡十餘萬言。

臺灣

一册定價
一元一角

袁君曾親赴臺灣考察，旁稽日人專籍，廣為搜討，編成是書。於臺灣之史蹟、地情、政治、教育、實業、俗習諸端，均有詳確之記載。並附臺灣地圖，風景圖十餘幅於編首，俾讀者易得明確之觀念。編者於臺灣以一遠嫁女為現，國內之未忘情於同懷而欲知其近狀者，當可於此中得之。



林中 In a thicket

原著者 Glenway Wescott
逡譯者 退翁 吳衡之

那蛛網般的煙霧在五月的陽光裏由輕淡而至於消散了。一個妙齡的女郎展開星眸穿過伊牀邊的窗櫺外，注視着一叢開花吐蕊的梅樹。伊與乃祖同居的那間小屋，立在一個樹林裏，葡萄烏葉叢生其間。伊看那霧水，露珠似的落集在園裏的菜蔬葉上；和那些黑色而彎曲的樹幹負着重壓的花。

伊曾被夜間的回憶所擾，東一鱗西一爪，莫名其妙。正思憶間，忽被一種聲音驚醒了；伊睡得神智昏迷，猜測不出聲從何來。那隱沒於雲霧中的月，隨同一陣迴旋而晦暗的空氣，掠過這間草廬。伊臥着不動，伊的心弦卻怦怦鼓動，又急又響。

既而又來了一起行動；門廊上有些腳聲，一步接一步，其間隔以少停，似乎緩步而行的。它是隻動物麼？貓沒有那麼沉重，狗又沒有那麼輕軟。林子裏還有更野性的獸麼？伊的臥室和門房兩中間的一扇門本是打開的。伊的猜測隨同呼吸消沉下去了。原來有隻東西攻逼窗上的鐵紗門；彷彿拿刷帚磨擦，又好像抓住門門搖撼似的。它踱來踱去，作一種柔軟而堅忍的巡邏。

伊懷着奇怪而恐怖的心戰栗起來了。天生的靈性警告伊，說這不是個尋常盜賊。伊本欲起來察視，究其原因；但是伊的四肢不能應命，而夜色昏晦，神經又失效用。

強制的聲音和動作，時起時止，堅持了大約一點鐘之久。有一次伊聽見這些聲音動作掠過青草，往後門而去，門裏也是鈎着，又甦了回來。但伊夜深不眠，防守漸懈，那一切聲音動作也就消沉於無知無覺飄搖之中，忽然一覺醒來，安臥於朝曦之下了。

乃祖正在廚房裏，行動於蛋香酪味之中，這孤兒——現在十五歲了——隨這老翁同居了三年。他是一位教師，他的日用所需如此簡樸，所以從他多年的苦薪水積蓄下來的一點，足夠贍養晚年綽有裕餘啦。伊見他坐在門廊上，雙手置膝間，那去秋野瓜藤的影子斑斑點點映在臉上。

「麗梨，早安呀。」他用着和悅而清朗的聲音說道。

「祖父，早安。」伊吻他的腮頰，所吻之處一無暖氣，像張紙在那白鬚上頭一般。吻後便在臺階上蹲下來了。

他們所必須做的那小小一點兒事，是同那陽光柔和地照落在花鳥上——諸如新葉，菜蔬，楊梅，青草，花瓣之類——所致的一種進步一般的孤單簡易。他們爲樹林阻隔，以致不通大路，不聞塵囂過客，不見他家屋舍；這樹林乃獨開一面，而又在一片以樹爲界的麥田上。

原來麗梨因爲乃祖高年遠居，沒有進本區學校兩年了。乃祖在家教伊，不拘形式卻易領悟。伊在家裏翻閱藏書，深思苦索，時虞失望。書爲歷史尺牘，尤其是博物志，如阿杜邦 (Audubon) 和亞格脣斯 (Agassiz) 的筆記之類。際此隱退之秋，他日惟遊行林下，或林外草地，或稍遠之田畝間，背着雙手，嘴裏哼着或吹着歌曲。黎明祖孫二人共在園內操作：種菜養雞，收採時菓，賴此出產以資生計。他的生活已縮入樹木範圍之內了，而對於那些樹木無人賞識的美觀與其天然的叢集卻是愜然自足。但是這個女子的眼睛有時朦朦朧朧還向天邊遠眺啊！

「孩子，你預備用早餐麼？」那老翁問道。當他們吃過之後，他便在藍色檯布一隻角上擦一擦他的眼鏡，立起身，從一個專擺聖經的小架上取下一本來，從容沉著地誦讀啓示錄的一章。

凡遇這晨禱中間有所阻斷，麗梨便有重新舉行之恐慌。而今天伊的情感卻比平常啓示得越加顯明，好像一種低凸的雕刻，脫離石面卓立表外一般。那侵擾神經之惡劣情感和無人知覺的罪咎二者之紛煩，既亂其心，又忤其意。伊謹記着那遭事之夜和那阻斷之人。伊和乃祖各自跪在所坐的椅邊；他禱告道：

「嗚呼，親愛的天父，陶冶吾輩俾得履行父命。使吾輩之足常賴天父所賜之光而行。毋使吾足迷途失於誘惑之境，或被罪惡之污玷。親父啊，吾輩自知身負罪孽——貪婪易怒，羨慕權勢，蕩檢踰閑，特爲低首下心，皈依寶座之下。請勿依據吾輩行爲而施以徵罰，但求依據父的愛子之犧牲而行。其赦宥。」

在這當兒，那女子的胡思亂想被他的聲音之莊婉與詞意之蒙昧所激刺。他曾喚醒伊了，他是什麼呢？他需求什麼呢？他現在在什麼地方呢？伊平時該看見他，認識他麼？

「臨了攜挈吾輩入於父的天府，永遠與父居處。亞門。」

正在麗梨洗淨那幾個盆子，并放在飾以紙花編的架上的當兒，伊聽見陽臺上的人聲，見是乃祖對那常不常來替他們做清潔事務的婦人璧氏講話。

「那人幹了什麼事呀？」他問道。

那婦人不理會他所問的話，拿着狡滑的眼光注視那女子。她本往別個農莊去，順路在此暫停報告一樁新聞；因為那妙齡莊重的人兒在面前，迫不得已減省了它的詳細。她斜着眼睛望那太陽，一雙紅手撐着腰下，將那聳人聽聞而又平泛的故事述其大略。

原來一個黑人從改過所裏逃了出來。那國家監獄翼覆着這邊的鄉境，一座可怕的紅磚堡壘，而被一行靠牆種的樹木使他越加可怕了。守獄者在牆頂上由壘過壘地日夜巡行。那隔開那座屋宇的乃赤裸裸的一個空場，場中每個影子都立刻可見無從避匿的。入夜，衆壘中有一個，像燈塔般高豎起一枝大燈來，燈的亮光閃閃地照入許多臥室窗內，成了一件提醒物，使人憶起那林澤田園以及慘黑稠密的麻田上面一些玄祕而湮沒的事情了。

麗梨害怕起來，退入門內甚爲注意。

那個黑人曾於數年前因犯了強暴的罪名而下獄的。他在獄中似已馴服，安分守己，快要變成一名許予便宜權利的罪犯了。他替監督御車，有時且承辦差使，獨赴市鎮咧。他常不常發出一種內心的奮激而可視爲宗教的甚或懺悔的性質；因爲這種奮激是由高度之和緩的憂愁，及低聲條發之神聖的歌誦所表示的。想起來，最好是值此情感的發作間，而約束他的行動；但那獄吏於其發作之前一天，漫不經心遣他自赴郵局。他遂離獄未及一英里，卽下車亡去了。

幾乎立刻那些昏亂無主的官吏投集本鄉，希望在黃昏邊，把他捕獲，無奈大失所望；那囚犯還是鴻飛冥冥逍遙天外呀！他通夜地四處遊蕩。他如今脫離羈絆自由自在了。

麗梨在此激刺之風潮中，沒有一件事可使較爲明瞭的。這樁新聞對於伊的閱歷之關係，似乎有些不盡不實；但伊覺得那使伊煩惱的許多蒙昧，以及無人知曉，難以索解，使人作睡，種種缺點都要從璧氏所流露的一閃之光中啓示出來的。於是伊將身縮回一張椅子上去了。

璧氏迫切得氣吁吁地把每件事實覆述數遍。她收低了語聲，滾轉着眼珠。卒至達到她的報告

的終點，纔垂頭喪氣地停住了口。

那寂靜的光陰自在那禽鳥磔磔聲中延長下去。那老翁捋髯長嘆；他道：「唔，不幸的人，我料他們要捕捉他呢！」

璧氏高聲問道：「你一點不害怕麼？」那女子覺得被她偷覷第二回了。

「啊，不怕，」他溫和地回答。「我們是平民，貧民；我們沒有錢。我們沒有什麼他所需求的東西啊。」

那麼，她帶着一點像膽怯般的東西，問道：「你歡喜住在此地樹林裏，離開大路這樣遠的麼？我常常懷疑你何以這樣做法啦。」

「唔，我不知道，我習慣了。我已經在此長久了。來往車輛霧塵不及，而閒禽野鳥卻時常到來呀。」這是他有口無心的回答。

他慢慢地踱下陽臺石階。璧氏負着驚駭底重擔匆匆而去，把她的頸巾拖拖拉拉絆在野草低叢之上；而他的鬚髯卻在日光中閃爍於那些皂莢樹底下啦。

在那屋子裏沉寂中，麗梨幹伊那被人阻斷了的功課。

午餐之際，乃祖枯坐無聊。他過他一種早懷成見的日子，即那女子所謂「老了」的。這個成見在他的胸中長起來，純淨的，不宣布的，顯明的，好像一朵燭焰貫穿油蠟而散射於下的光一般。伊懷疑那黑人的愁慘的故事是否像他所知的一樣。伊知道他已忘掉那晨間的新聞，又知道他不去深思伊所知的事情。

當一團陽光和香氣的午晝過去時，他的心景便深暗沉昧起來了。伊苦苦追索此事的真相，費了一年的功夫，而所得僅爲半明半昧而薄弱的終結。難道費他一生精力而博得者就是憂愁嗎？給與那些和他同時知曉的人們者就是孤寂嗎？擾動心房像池水般使沉下之物升浮面上者就是記憶嗎？

他的視線似乎離開那園林樹木，禽鳥雲天，以及那女子的身上，而移向胸襟之內。他作工僅僅數分鐘之久，便繞着園子踱步一回，坐在一張柳條編的椅上，舉手加目遮蔽着陽光。

那女子坐在樹下，他的身邊，縫補衣服。伊的勇氣逐漸銷沉，但還在堅持不滅。斜陽照落梅樹上；

尖銳的光芒射入林裏樹幹中間；那些白楊即變作銀灰之色，赤楊變作緋紅，鐵木變作蒼黑了。在此幽靜中，鵝聲震動，響徹天空，造成一種顫聲，好像牠們自身在那兒一樣。

伊站起來爲乃祖接吻。伊的嘴唇覺得他的臉頰光滑，冷凍，薄弱。「好一個女孩兒呀！」他沉吟自道。伊應該把關於那夜之事告訴他麼？因爲伊知道那黑人一定會回來的。有什麼法子阻止他進來呢？沒有法子，一點都沒有。

當伊想起這個景况時，伊感到伊素未提及的本身底依靠來了。伊的愚蒙不會拿具體的形像來供給伊的恐懼的；而伊心中有點東西懇求那泛泛者自行打破而成形體。伊的勇氣中寓有好奇心；好奇心中寓有挑戰意啊。

夜色在樹葉底下一塊塊地表現出來了。麗梨伺候着乃祖。方在暮色轉深之際，一個相同的黑影似乎在他的眼睛後面，在他的心裏漸漸大起來了。他的氣色蒼白不是出於自然的——不過一個殼子把那身外身內的兩個黑影隔開而已。有一天那殼子破碎了；伊便成了孤獨，時常孤獨，身體的孤獨，那時伊自會覺着這樣的。

忽然間伊自信地想起那生客來了。他會給伊什麼傷害呢？伊怎能受傷害呢？伊看見他十分清楚，非目擊其身呢，不過見一個同伊的手那麼小，對它自己唱着曲子，另自分立的外形，和一個悲愁之具體物罷了。

如今加了些理由在伊那天性的決斷不去參預這秘密的事上，使伊歡悅起來了。乃祖年高體弱，昏不解事，徒然使他受驚而提起他的耳聾來。此刻天色太暗不能縫紉了，伊便把那白布摺好擺在草上。

這天夜裏伊一覺醒來，知道那黑人已經來了。伊的身軀早已呆如木雞，心房跳動，愈加急速，宛如前次一般。是時月影落在地上作參差的長方形。有些樹木從草地上一行行的挺然而起，彼此相離，斷而不合。其間輕作了丁之聲，有如指上嚮板。廊上足音乃信步而行，坦然無隱。他在窗口鐵紗門上摸索一回，又拿別的金屬物試刮那鐵紗，旋又停止，髣髴怕那聲響似的。伊在牀上拿臂肘撐起身來。齒擊作聲，嗒嗒長嘆。

伊的雙臂緊張作痛。目前一派大大的沉靜之象，好似一株正往上長的樹枝般高升起來了。伊

的幻想便注於樹上，半在驚駭半在希望之中。它在開枝散葉了。

園裏一個綠樹的雨蛙叮叮自鳴。

伊從牀上脫然而下；寢衣搖曳於腳踝上。伊在月光中踱過去的當兒，伊的兩條腿兒閃耀於透明的紗布之內。一條帶子絆住了，從椅背上輕掠而過。伊進前的行動又慢又亂，身在飄浮中似的。伊那赤裸裸的雙足，腳板之下和自腳背以上，竟無一護物之抵抗。伊的眼睛睜開來容納些尚未顯明的東西，而受那天生靈性爲之指導於桌椅之間啦。

那前廊的門把一道闊而短的亮光送入漆黑的房裏，麗梨沿着光線邊兒行去，果然瞧見那黑人了。

他正在移步而前，兩足跨開，禿頭低垂，注視着腳下的蒼草。他穿的是網球鞋，長褲，破敝的外衣。那月亮從它那沒有鈕子的兩襟中間射入他的腰腹的緊密之纏束上，好像鑿成的凹溝。

伊從未見過黑人。相距十尺之遠並隔着一重薄薄的鐵紗，便見他沒有照伊所想像的那麼黑。在那月色皎潔之中，他的腮頰溫柔地閃耀着。他本身並不蒼白，但是一張擦亮了的的面子，一層有

色的皮膜黏貼着他的唇上罷了。他雙手捧着下巴頰兒，掉轉他的巨大的白眼向伊那邊。同時那霧氣在伊的裸體四周繚繞而上。

午夜過去了。那兩個人在那邊如天平上秤物般使其兩頭均平。「自覺心」懸在空中，但不使將會更變他們關係的接觸成立呀。月兒不知不覺地移過天空了。有時他的嘆息很清朗；似乎輕輕吐出一個神祕的字音來。伊倉卒間把枕頭掃下來，很沉重的墮落地上。一定他會聞聲而至的。那血液衝上伊的頭腦，像洪水般澎湃有聲。

但他大有不然者。他的欲望——伸向屋子裏的一點東西底觸鬚——已經退卻了。收斂內心的危機作成一個幾乎看得見的結束。他倉卒起來，伸腰舉步，跨過草地而去；那露水激揚，濺濕他的帆布鞋了。

在乃祖下樓之前，伊即起來，覺得這一天慘淡可怖岌岌不安。有些知更鳥在那芳香明麗的綠坵上工作。處處都是伊從未見過的團團凝結之色彩，和縷縷流動之漩渦。一朵威嚴的烏雲，好像一棵長滿黑花的樹，在天空中跳動。

當伊注視之際，一個較小的景象感觸伊了：在那紗窗發見一條三寸長的斧鑿痕，乃在伊未醒之前所爲的。伊凝視那洞，見那柔輦的鐵紗齊齊整整地從洞口處朝外拗彎了。

那老翁，像個兒童嘴裏吹嘯着，尋着伊在那邊。他沒看見門上的痕跡呀！

納涼

紅嬋

月上晚風涼。悠揚幾縷香。晚妝人更好留影入地塘。

苦熱

前人

揮扇不能止。驕陽苛政似安得。如蓮花常浴清流。

一翦梅 梅子

綠雛

四。月。江。南。春。已。殘。雨。打。欄。干。花。壓。欄。干。無。言。搓。弄。只。
低。鬟。恨。上。眉。彎。愁。上。眉。彎。閒。倚。欄。干。子。已。繁。綠。滿。
衣。間。香。滿。衣。間。任。他。纍。纍。莫。須。看。青。也。辛。酸。黃。也。辛。
酸。

名 人 尺 牘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范文正公書牘……………	二册	三	角	文信國書牘……………	三册	口	角
司馬溫公書牘……………	二册	三	角	歸震川書牘……………	二册	四	角
曾南豐尺牘……………	一册	一	角五分	史忠正尺牘……………	一册	一	角
歐陽文忠公尺牘……………	四册	七	角	錢牧齋尺牘……………	三册	五	角
王介甫尺牘……………	二册	三	角五分	姚姬傳尺牘……………	二册	四	角
蘇東坡尺牘……………	四册	六	角	袁簡齋尺牘……………	四册	六	角
黃山谷書牘……………	二册	三	角五分	曾文正公尺牘……………	四册	六	角
胡澹庵尺牘……………	二册	二	角五分	曾文正公家書 <small>附大事記家訓</small>	八册	五	角
朱文公書牘……………	四册	六	角	俞曲園尺牘……………	二册	四	角
呂東萊書牘……………	二册	三	角五分	吳欒甫尺牘……………	三册	一	元六角
陳止齋尺牘……………	一册	二	角五分	歷代名人書札……………	二册	四	角
王梅溪尺牘……………	一册	一	角六分	歷代名人書札續編	四册	六	角
陸象山尺牘……………	四册	六	角	歷代名人書札註釋	四册	八	角
陸渭南書牘……………	二册	三	角	歷代名人小簡……………	二册	二	角五分
張南軒尺牘……………	二册	三	角五分	歷代名人小簡續編	二册	二	角
陳龍川書牘……………	二册	四	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郭任遠編著

心理學與遺傳

(心理學叢書)

一册 定價二元五角

著者前在美國時，嘗以提倡否認本能及心理的遺傳，引起該國心理學界的大爭論。此書十章十七萬言，即將此問題詳細討論。首章述遺傳在最近生物學中的位置，中述關於本能情緒及其他心理遺傳之種種概念、歷史及實驗，復以嚴厲批評的態度，詳述現代心理遺傳的學說及事實；末後數章評述最近反對心理遺傳之經過，社會心理學者反對本能的真相及其錯誤，行為學者對於此問題的態度；最後一章詳述著者否認心理遺傳之種種理由，而側重心理遺傳的觀念不合於最近生物學上關於遺傳及發育的學說一層。不但為心理學者所必讀，凡哲學家、倫理學家、教育家、社會科學家、生物學家各宜人手一册。

行為主義心理學

講義

(高級中學教科書)

一册 定價八角

此書為著者最近作品之一，從最革命的行為主義的立場，敘述心理學的綱要，自成系統。內容除討論行為學或心理學的普通原理外，又有關於遺傳、學習、語言、飲食、性慾、紛亂的行為、變態的行為、動物的行為和心理學的應用各章，末附行為主義者對於意識之新解釋。文字清楚，引例淺近，最合於高級中學、師範學校和大學預科心理學教科書之用。

人類的行為

卷上

一册 定價一元

書分九章，總論行為的通性，首章述心理學發達之徑路；次章論心理學之目的、範圍及方法；三四兩章論行為之生理；五章論刺激；六章論行為；七章評「意識」之問題；八章論行為之進化；末章論動機。著者以美國 John B. Watson 的學說為基礎，而避其缺點，增其遺漏，專從建設方面創立行為的心理學。識見既精，魄力尤偉。



呂西盎致梅斯妮書

法國卜爾忍等四人同著 董家傑譯

譯者按：卜爾忍 (Bourget) 全名為薩爾勒約翰保羅卜爾忍 (Charles-Joseph Paul Bourget)。法國近代的小說家與批評家，一八五二年生於阿米亞 (Amiens)；他的父親卜爾忍舒斯丹，是法國的一個數學家。(1822-1887) 他最初在 Clermont 的中學肄業，後來就轉入巴黎師範學校。一八九四年被選為法蘭西文學會的會員。

他的觀察力非常的銳利。無論小說或批評，他全是用極深刻的心理學去描寫的。
格哈特杜微勒 (Guérard d'Houville) 亦近代作家，但其身世不詳。

亨利朱維老 (Henri Duvernois)

比利貝老 (Pierre Berolt) 皆近代作家。

這一次譯的，是四人短篇小說集裏面的一篇。(第二章第二十九頁)

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由大孟爾札

我親愛的小梅斯妮，你從未認識過巴黎，所以常常要求到那裏去。好！我同你談談巴黎。你要知道，靠哈里（巴黎一種多樹木並設有市場的街道——譯者）的左近有一家名叫金鍋牛的客店。你拿起附在波馬爾式商店的賬本後面很精細的那幅略圖來，你尋一尋孟特格爾街——我想你必定有時間，並且必能體貼遠離故鄉的表兄的意旨，——尋一尋孟特格爾街吧。那些好事的人們在這圖上加了許多生的米達線，所以你很迅速的就能發現了這條街。那金鍋牛客店就位於這條街的街頭上靠右邊點。我從這裏遠望那個客店，也如同望見你那漆桌上的賬簿似的，還比較小些，——不是靠近壁爐的那張桌子，——不要見笑，不要厭倦。你要知道，當一個人遠離故鄉，能用那樣簡便的方法來表顯這種滑稽而和悅的小事情，是最好不過的！

在我離開法國十天之前，我又到金鍋牛客店裏去了一趟，這就是我在那裏進最末一次的午飯，多麼美味的午飯。梅斯妮！有柏爾拿蘇思亨利斯幹和其他二三位的朋友一同在座。他們現在仍留在法國，祇有我到這裏來了。

當着斯幹同那個好談人短處的火夫爭論起來的時候，我們才離這店的。我偶然回過身子，就看見那客店的玻璃櫥裏，有一個滿盛着蝸牛的碟子。碟子上面貼有一張廣告，寫着：

蝸牛在乳瓶裏生活着。

若是我姑夫准許你到巴黎去玩要幾天，請你到孟特格爾去一趟，並且請你告訴我那張廣告是否仍然在那裏。

現在，你願意我告訴你爲什麼我憶想到這些蝸牛身上去麼？

請你聽着：

八天之前，我跟幾個同學到特柏里大孟爾札去，同學，未免太誇大些，不過幾個礦工罷了。我們是獵山羊去的。我最傻不過了，我自負的了不得，自覺是精於射擊的。結局：我只傷了一個母山羊。牠

跑到牠們的巢穴傍邊才死的。那巢裏還遺留下一個可憐的小山羊，大約剛出世十五天的樣子。牠看見我們，不住地閃動牠那碧色的眼珠子。梅斯妮，我把小山羊帶回大孟爾札來了。這是很麻煩的。我抱着牠上山下水，幾乎把我自己跌傷了。我的同伴們全譏笑我。但是要等我們到了家，那可憐的小動物必定要餓死的。於是我就覺着有點困難了。怎樣去飼養牠呢？請你教我！幸而，慈善的上帝供給了我們。你也曾研究過宗教的道理，梅斯妮，你應該能明瞭他的真意吧。我偶然想起馬丹徐勃亞麗來，她是稅關主任的太太，她有一個剛八個月的乳猴，她用煉乳喂養牠。當我求她讓給我一個乳瓶，一個樹膠的乳頭，同六罐煉乳的時候，她臉上就現出一股哭喪的神氣。現在一切全很好了。我給我的小山羊取名爲「蒲勒第二」，並且想到你的那隻狗身上去，現在我請你從今後叫牠做「蒲勒第一」。十五天之後，牠的小角就漸次生長出來。這是很公平的，我很受了點痛苦呀。我不知道那些蝸牛們能否很容易地在乳瓶裏生活着。但是，牠們至少不會把樹膠的乳頭咬壞了。給「蒲勒第二」用的乳頭，最結實的還不能經過三天。下次信差來時，我希望你給我送來四五打的乳頭來。但是無須乎寄信來。

你看，現在結束了一個問題。若是你有興，我們再談談別的。我要給你講述一個夢，我前天晚上做的那個夢。

我夢見了你，梅斯妮。不祇你一個人，還有媽媽同亞儂的麗。我那時正在由大孟爾札到阿特夷佛那條通衢上走着。阿特夷佛是從蘇士直達美特拉烏夷的一個火車站。我望見一個土人鼓盪着胳膊向我這邊跑來，立刻我就認得是美薩烏特，他是我的沙武式（土耳其的門役——譯者）梅斯妮，沙武式的講解，就是傳命者的意思。美薩烏特是一個很良善的沙武式，很和藹，很親切。他也會做菜，雖然他攔油太多，與我的胃口不甚相合。這是我這裏最欽敬的人類，因為那些歐洲人，特別的為我的同鄉……但是，不要把一般的全混雜了。

於是美薩烏特鼓盪着胳膊向我這邊來。他漸漸走近，對我喚道：

——你有好消息來了，斯的（阿拉伯語即法文麥歇之意。）

——有什麼好消息呢，美薩烏特？

——有好消息嗎，很好的消息。

——來了一封信嗎？

——不，不是來信，斯的。有人來拜望你呵。

——有人來拜望我，或者是礦工監督吧？

——美薩烏特直幌搖腦袋，顯着不耐煩的神氣：

——監督來了也有好消息呀，我告訴你好消息罷了。

——那麼我不見他，美薩烏特。

——美薩烏特忽然很精細地說道：

——就是像片上那位小姐來看望你呵！

我不記得同你說過沒有，梅斯妮，那張裝飾在我屋裏的像片，我們倆，還有媽媽，我們三個人在木扶梯前邊一同照的那張。你應該還記得，一年前你會把牠放大過。我不知道媽媽同你提過沒有，當我走的時候她給了我一份。現在我告訴你，美薩烏特已經把這張像片拿去了。所以他當着給我收拾屋子的時候，總貢些你必定愛聽的頌詞，並且常常使我很感動。

你想想看我喜歡得要跳起來吧。

——你瘋了吧，美薩烏特？

——沒有，美薩烏特沒有瘋，也沒有狂，斯的。

說着話的時候，他直鼓動他的外衣。你猜猜看我到外面看見了什麼東西？你，媽媽，亞儂的麗，蒲勒第一一家子的人。你微笑地瞧着我，並且帶着一種神氣，表明你到這裏來是很自然的。

我固然是喜歡的了不得，但是心頭上感着一點小困難。我自問道：

——糟了，我把他們安插在什麼地方呢？

這個問題下的不很恰當，因為，唉！並非我屋裏缺少位置。你想想看六間的房子，可以說是六個掃灰水的白匣子，房門是朝着一堵小院子開敞着的。還有些竹莉的芨芨，院子的上面懸掛着一片四方形的蔚藍的天空。但是，藍色，你看，如同石灰球似的，當着我們幼小的時候，人家老借着這個去禁止我們的玩耍。當我一天的工作完畢之後，當我獨自的時候，或是煩悶的時候，梅斯妮，我就端一張摺凳坐在這院子的中間，眺望着一線的天空，並且拿着預言家的態度，勉力地去預算將來。鳥兒

們也不時從我頭頂上飛掠過去。居多是那些麻雀們，飛的如同流彈那樣快，一瞥即渺。有時野鴿子們亦張着V形的翅膀在那兒飛翔着。昨天我在那高頭還看見一隻鶴鷹。

六所房子，你必定知道我沒有全住下了；除掉我的房子以外，還有一間廚房。那廚房由一個圓孔透進日光來，並且同時做爲窗戶與烟筒。就是這麼簡單的建築。當做飯的時節，美薩烏特就在那兒走動着，在破陋的廚房傢俱中活動着。當我給你寫信的時候，我還看見他在那裏走動呢。他正在那兒預備盤碟，正在那兒炒雞蛋呢。一會兒，他必定要帶着很滿意的微笑把牠端到我的跟前，並且還要咕嚕着他常說的老調：

——好呀，斯的！給菲給菲（阿拉伯俗語即「一樣」的意思）巴黎最好的滋補品呀。

其餘四間房子裏面，沒有什麼東西。有一間放着一只空箱子，還有一間擱着一座茅草編的昇牀。那隻小山羊就睡在那上面。這是大概的情形。你現在可以明白我夢中所發生的困難罷，就是：能把你安插在這樣的地方麼……並且你知道郊外是沒有客店的。

到我醒來，知道你不在那裏，就不禁惘然。就是因爲這緣故，所以才給你寫了一封比平時特別

完長的信。

請你告訴媽媽說，嚴格論起來，一切的事情對我全很相宜。我現在亦不拿開採磷酸的詳情去擾亂你的神經；算起來，有六個月我沒有去留意牠了。我應該到那兒工作去，並且要好好的工作，既然覺着我的身傍圍繞滿了妬恨。我很能夠到格佛沙或美特拉烏夷去做開採的工作。我想到這裏來。爲的再去度那幽鬱的縣長的生活，無須乎離開本國，是不是在大孟爾札我每日差不多沒有兩次開胃口的快樂，或是談談總工程師同土木監督的太太，至少的限度，祇是差不多我能自由地隨意安排我的工作。我老惦着離遠了人類，離別了世界。真的，每天兩次美特拉烏夷火車的笛聲，往往喚回我充滿了孤獨的夢景。但是我不能恨牠，不能恨這可惡的火車。也就是虧牠，我才有回到法國的一天。這一天，何能才能到呢？蒲勒第二也要變成一隻大山羊了，並且帶着兩隻很粗大的角。讓我起個誓吧，梅斯妮，我必定要把牠帶回去的。人們做事，總是有始無終；並且因爲回旋家國的喜悅同匆忙，於是就拋棄下這可憐的小動物，同那些混雜而能分你回國的心緒的物件。

三年，少說點或許二年。我極力制止我被人所誘惑。但是二年之後，我必定可以回到巴黎去，並

且要在社會中佔一個中堅的位置。多麼離奇的事呀，現在生命所安排的受驗處永往是有幸福的！
幸福？梅斯妮，你懂得牠是什麼嗎？

天氣很悶熱，並且很陰沉，太陽亦落下去了。不久，蝙蝠們也快要出來了。你知道我如何地愛牠們！我不懂得歐洲人同法國人爲什麼總是那麼恨他們。我現在給你講一段小故事：在我院子的四邊有一種畫着圖案的迴廊，從前顏色還很鮮明，現在差不多黯淡欲死了。迴廊上有一片已被蟲蛀的天花板，還帶着些邊緣。當我到這兒的那一天，那上面淨是些喧鬧的聲音。這是那些蝙蝠們住在那兒。一個輻重隊兼礮兵營副將，一個棕色的翩翩少年，他幫着我搬移物事。當他聽見喧鬧的聲音的時候，便惹動了他的火性；他拔出他的利劍來，用力地刺進天花板裏面去，於是就不斷地發出一陣噦噦喳喳的響聲……不久，就掉下來一羣赤裸裸的小蝙蝠。我隨手拾起一個來看看，多麼可憐的小動物！牠終於死在我的手上了。我不但不敢向礮兵營的副將尼爾米拉提一提，並且還請他喝一杯的波爾多酒（Porto 葡萄牙所產的葡萄酒——譯者。）他隻手按在腰骨上很滿意的喝下去……你看這就是我的小故事。不很複雜吧。但是我爲什麼向你講述牠呢？大概是因爲我想起來

那些蝙蝠又快到我的頭頂上飛翔來了的緣故吧。這裏沒有可以使牠們留戀的東西，生活既不容易，並且可食的蟲類也很少，牠們爲什麼仍然要勾留在這裏呢？梅斯妮，我們的四圍，永有許多不可解的事情呀，最後，我才相信沒有一件東西能謹守牠的範圍的。

我的姑夫現在怎樣呢？你常常接到他的消息麼？我到這裏來起，他給我寫了兩封信，他的來信永遠是使我喜歡的。親愛的梅斯妮，你應當好好的愛他！

請你給我寫回信，並且請你告訴我你所做的事情。你的長衣現在怎樣了？我本來想給你寄點東西回去，但是也沒有什麼可寄的。你願意要些克爾克拉的多螺紋的紫色的蚌殼嗎？或是格佛沙的羊毛的幔帳呢？那上面畫着些駱駝，魚類，同阿拉伯的軍官。我屋裏也掛着一張，但是不久我就把牠脫下來，因爲許多的黑蠟子老藏在那後面。

還同你說什麼呢？我已被任爲尼章夷菲加的少尉了，所以我應該付給文案處二十五個佛郎。當着人家當一個騎兵的時候，這是一個很好的標識，因爲那些紅綠的線紋可以同十字會的混雜起來。但是要到當了少尉，就帶着玫瑰紫的線紋；於是想要混雜是不可能的了。所以祇好老老實實

地呆着。

.....

我要擱筆了，因為雞蛋已經炒熟了；美薩烏特到這兒找我來了。你看，這個笨東西給我放了多少的辣椒！並且沒有一點水爲的泡這上火的東西。我蓄積的酒亦喝完了，我寧可渴死，不肯向克利委要一瓶去；他是我的會計，一個赭色斜眼的瘦人，他總不肯允許我被任爲某一官職，若是這官職是他所要圖謀的。總而言之，他是世界上一個最有禮貌，最親密的下屬官。

現在，我正在呷咖啡呢，我把鋼筆直直地插在杯裏，如同要把牠種在那裏面似的，而且這咖啡還很不壞呢。梅斯妮，我想亞儂的麗曾把西高雷（一種植物，取他的根焙炒成粉，可以滲和咖啡。——譯者）和在咖啡裏吧……我說這「曾」字，如像我走的那一天，一般的鐘表全停止敲打似的。

我在菲多菲爾之下給你寫的信。菲多菲爾是一根鐵條，那上面安着一條蠟燭，蠟燭的傍邊放着一座玻璃的地球。在玻璃杯的四圍，來來往往飛翔着神秘的蟲類。我頭頂上那片四方形的天空

也漸漸變成褐色了，許多的星兒在那裏閃爍着。我知道這些星兒的名字就是「尼爾的委加同格」肖柏（星座名——譯者）

我應該離開你了。因為我這裏還有一堆的廢紙，我要快快的把牠看過一遍。明天晚上這些全要送到格佛沙去的……外面的請求……各人的薪俸……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是稽核欄，呀！在標着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那一行上，誰能禁止我寫：「無日不在想念梅斯妮的」呢？

疼愛媽媽，疼愛蒲勒，告訴亞儂的麗說，西高雷並不是一個溫和的咖啡的必需品，並且請你給我回信。

呂西盎。

再者——若是你星期一同星期三給我寫信，我可以比較早一天收着你的信，因為牠是由蘇士那方面來的。若是從加柏斯郵來，時常有一天或兩天的耽擱。

小詩 (一航)

(一)

知我者何在？
蘊鬱滿腔的熱淚，
待向誰灑！

(二)

潔白的花兒呀，
你是伊的化身嗎？

(三)

春，
你太刻薄了！
不該在我這樣無聊的時候，
還如此驕我。



深夜

杜少山

無數寒星，捧着一輪瘦月。花呀樹呀的影子，映在地上。因為夜風停了，動也不動一動。此時人們都在做甜蜜的夢。門也關了。窗子裏的燈火，也次第的暗了。只有那溫黑的舊瓦屋中，尚有間房點着一盞煤油燈。從小窗中射出慘淡的光來。忽然間，從那屋宇中，發出一陣拍……拍……拍的聲音。接着就有淒慘的哭泣聲。打破了這深夜的靜寂。

「哎喲，媽呀，我再不敢睡了。饒我這一遭罷。好媽媽……」這是個約十三四歲的小姑娘，在那裏討饒的聲音。她直挺挺的跪在地上，哭喪着臉。兩手護着頭。睡眼惺忪，表示剛由黑甜鄉裏醒回來。旁邊有個五十歲左右的婦人，手裏拿了根粗柴，兇神也似的

站在那裏，板着脸指着她罵道：「小賤人，小懶鬼，我叫你紡紗，你却在這裏偷着睡覺。真會享福呵。我現在對你說明白了。你今夜若不將這些紗紡完，你看，明天可送你的命。」說完，又瞎七瞎八的在她背上亂抽起來。任她痛哭告饒，只當沒有聽見。等到打的沒力再打，始恨恨的往自己臥室裏睡覺去了。

那小姑娘見她走了，趕緊用袖兒拭去了眼淚。站起來坐着紡紗。但手裏雖然紡着，心裏却狠不平。不禁默默的在那裏思想。她現在睡覺享福去了。我就該在這裏工作受苦麼。不同是個人嗎。唉。我不知世上婆婆對於她們的媳婦，大半總是這樣的苛刻。只知道自己的兒女，難道做重養媳的，不是父母生的，狠辛苦養大的

麼。我們的皮肉。難道就可以如橡皮一般。任人打割嗎。未免太不公平了。唉。婆婆對媳婦。還說甚麼公平呢。以前我娘家的媽。待我那已死的小媳婦。不也是這樣的嗎。日裏令她吃不飽。晚上令她沒的睡。一點事不好。就暴打一頓。可憐呀。她名義上雖然是我的媳婦。實在不過是我娘家的丫頭罷了。恐怕比別人家丫頭還不如呢。我媽若有點佛意的事。總是打她罵她出氣。我那時不知她的苦處。還笑着對別人說。我媳婦是打不怕罵不怕的。現在却深悔了。何必笑她呢。自己現在不也是和她一般嗎。唉。想是天公見我媽待媳婦太苛刻了。所以罰她親生的女兒。也受受這樣的罪呵。假若我媳婦還生在世上。不知如何笑我。說是報應呢。或者不。我看她狠忠厚的。不見得就這樣。恐怕還要替我灑點同情之淚呢。可惜她現在已死。不能和我再見面了。因為她的身體。向來很弱的。像這樣生活。那裏能熬得住。她死的時候。我還記得很清楚。她不是睡在牀上死的。是倒在籠屋裏地上。我媽看見還說她是睡着。拿根柴棍將她一頓敲。到後了方知是死了。不過我媽還時常說。像這樣癆病鬼。只能吃飯。不能做事。死了還好些。唉。實在的。

不錯。死了是好些。像這樣生活。那裏是人過的呢。簡直不是人過的日子。若是死了。還可以免去許多勞苦。她們再也打不到了。我若早一天能像我姨子一樣。那才是我的幸福呵。她一面工作。一面呆呆的想着。不過眼眶上却又掛着兩滴晶瑩的淚珠。

書信

(張子金)

麗：

你帶來的書信，

便是片片的落葉嗎？

吻

(張子金)

謝了的花，

陽光，

還熱烈的吻着！

總 理 遺 著

及 其 譯 本

三民主義

一冊紙面定價四角特價二角八分
布面定價八角特價五角六分

編首列中山先生遺像、遺囑、及陵墓圖案等銅版精圖六幅。

英譯三民主義

一冊精裝本布面定價二元
普通本紙面定價二元

San Min Chu I,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此書由美國人畢範字(Frank W. Price)博士根據本館發行之修正第十版三民主義逐譯而成，並經太平洋國交會議中國出席代表陳立廷君加以校訂，譯文忠實流暢，能將原書意旨，曲曲達出，更於每講之前，附加概括之提要，專門名詞及引用典實，亦加註釋，使讀者益覺便利。

建國方略

一冊紙面定價五角特價三角五分
布面定價一元七角

書內所附港口鐵路圖，均依原稿最新繪製，異常清晰。

孫文學說

(建國方略之一) 一冊定價二角

實業計畫

(建國方略之二) 一冊定價二角五分

民權初步

(建國方略之三) 一冊定價二角

五權憲法

一冊定價五分

軍人精神教育

一冊定價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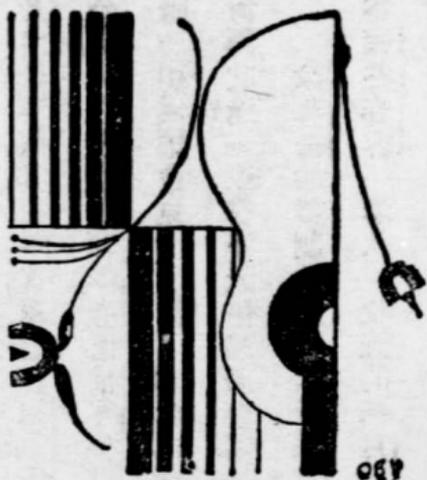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新 時 代 史 地 叢 書

本叢書以新時代必要的史地智識，供給於一般讀書界，每冊均由富有研究者擔任編輯，並請專家負責校訂，全書由蔡子民、吳稚暉、王岫廬三君主編。關於社會進化、社會運動、政治運動、國際運動、國際問題、各國現狀、政黨政治、各種政策、國際戰爭、各國革命以及外交、經濟地理等，莫不分別門類，輯成專著，加以系統的編制。全書十二類分八十種，已出左列多種。

- | | | | | | |
|----------------|------|---|------------------|---|---|
| 中國民族志……………張其昀 | 五 | 角 | 世界大戰史……………陳叔諒 | 六 | 角 |
| 中國國民黨史……………華林一 | 五 | 角 | 日俄戰爭……………呂思勉 | 五 | 角 |
| 帝國侵略中國史黃孝先 | 二冊一元 | | 現代政治思潮……………薩孟武 | 四 | 角 |
| 西藏問題……………王勤培 | 五 | 角 | 國際聯盟……………夏渠 | 三 | 角 |
| 中日外交史……………陳博文 | 五 | 角 | 世界各國新社會政策鄭斌 | 五 | 角 |
| 中法外交史……………束世激 | 五 | 角 | 各國社會主義運動史華超 | 五 | 角 |
| 中俄外交史……………陳博文 | 五 | 角 | 社會主義史……………趙開坪 | 五 | 角 |
| 中美外交史……………唐慶增 | 三 | 角 | 世界各國無產政黨史劉秉麟 | 五 | 角 |
| 英國現代史……………賀昌羣 | 五 | 角 | 世界各國新經濟政策鄭斌 | 四 | 角 |
| 法國現代史……………金兆梓 | 四 | 角 | 實業革命史……………林子英 | 五 | 角 |
| 德國現代史……………張世祿 | 五 | 角 | 國際智識合作運動史張輔良 | 四 | 角 |
| 土耳其革命史……………柳克述 | 五 | 角 | 各國勞工運動史……………林定平等 | 五 | 角 |



柳翠傳說考

日本青木正兒原著

鄭師許譯

我景仰徐文長先生很久了，曾於本誌（譯者案：即指支那學。）略敘他的行事和藝術。其後大正十四年春（譯者案：時為我國十四年。）再遊江南的時候，至紹興訪其「青藤書屋」的遺蹟，禮拜其神位；旋出杭州探訪其所作的雜劇「四聲猿」裏的柳翠的故址。城中有「柳翠井巷」，南宋之始，妓女柳翠所居之處；有溝渠流於其西，渠上架一石橋，名曰「柳翠橋」，相傳為柳翠投其私財所建造的。巷中舊有「柳翠井」，柳翠所掘，所以供公衆之用的；但於今業已湮滅了。詢之巷中一老人，立在柳翠橋的東邊上，口講指授；但他所告訴我的，頗屬曖昧。總之：柳翠為實在的人物，遺跡昭

然，無半點可疑之處。但是見之明人之書，關於柳翠的傳說，頗有不盡可信之點。

柳翠的事蹟，以明嘉靖二十六年的時候田汝成所編西湖遊覽志（卷十三）所載，爲最早且詳；其事亦轉載於明梅鼎祚青泥蓮花記卷一中。據此，柳翠爲南宋之始，居於杭州抱劍營的妓女。初紹興年間，其父柳宣教者，赴任爲臨安府尹，經過這地的時候，以水月寺僧玉通，不來參謁，懷恨於中，計以妓女吳紅蓮誘惑玉通，遂以一破其色戒。玉通悔之，且悲憤已中宣教的奸計，必欲敗壞他的門風，抱怨自殺了。已而宣教去世，其遺腹孕卽爲柳翠。分娩之夜，其母夢見一僧，曰：「我是玉通。」柳翠乃出世。不久，其家零落，翠遂在抱劍營爲妓女。但是她好佛法，喜施與，造柳翠橋，掘柳翠井，圖謀種種公益。久之，皋亭山顯孝寺僧清了使淨慈寺僧如晦往柳翠處說以因果之理，翠稍悟，生出家之願，如晦乃引導她會見清了。清了爲說佛法的奧旨和本來的面目；末了，厲聲喝道：「二十八年烟花業障，尙爾耽迷？」翠言下大悟，歸，廢藝者業，沐浴端坐自化。其遺骨葬於清了所居的寺中云。

徐文長的雜劇的編排，大體與之相同。但是超度柳翠的人物爲月明和尙。明萬曆間世德堂刊本繡谷春容（卷八）收錄的「月明和尙度柳翠傳」爲小說體，雖至細微的情節，大概與文長的

雜劇相一致，但省略了月明和尙使柳翠大悟的結束，而以「觀者端的要知詳細，請看『月明和尙度柳翠』」二句爲結。而所謂見「月明和尙度柳翠」或者爲元人同名的雜劇，或卽指這個也未可知。這篇小說與徐文長的雜劇的孰前孰後的關係，遽難斷定。以其書的新舊而言，勿論文長的四聲猿，或者是成於嘉靖隆慶之間的作品，出現在先；而繡谷春容爲叢刊之書，較古的作品也有收錄，所以這篇小說的年代，不限定是當時出版的東西。但以理推測之，若小說是把文長的雜劇改爲故事，事的風格而作的，結局的月明和尙的事實也應寫完了；或者不然，必不如此說，「看月明和尙度柳翠」當舉文長的雜劇的題目「玉禪師翠鄉一夢」了。照這樣看起來，小說不爲根據文長的雜劇的，就此恐怕可以斷定了。然則文長是根據這篇小說的嗎？也不能斷定。何則？蓋柳翠之事，爲從早流行於杭州的通俗歌曲；田汝成的西湖遊覽志餘（卷十二）所舉當時杭州流行的陶真（原注：卽盲人的歌曲。譯者案：堯山堂外記，杭州瞽女，唱古今小說評話，謂之陶真。）的曲目中，發現有「紅蓮柳翠」卽謂小說和戲曲的編排，爲取材於這種陶真，也未可知。要之這些東西，像上述明人的傳說，大略是一致的。清陸次雲的湖壩雜志也不消說是根據明人的舊說而已。但就我所考據，以爲紅蓮

之事與柳翠之事，舊屬不同系統的傳說，至明代乃被結合的，可不是嗎？以下是考證這些。

今元曲還有無名氏的「月明和尚度柳翠」據說，柳翠乃是觀世音的淨瓶內的楊柳的枝葉，因爲偶然受污於微塵的原故，受罰遣居於人世，化身而爲杭州的抱鑿營街（原注：抱劍營之誤嗎？）的妓女。這事爲戲曲作家的慣用手段，（原注：如明初的新劇「金童玉女」等是；像這樣筆法的劇本，在別處也有。）與傳說並無關涉，但所可注意的，柳翠的父名爲誰，這劇裏沒有說出；又無紅蓮與玉通一條，但全篇只以月明和尚三次超度柳翠的事做首尾一貫而已。即是：柳宣教與紅蓮與玉通的關係，和玉通的冤魂投生而爲柳翠云云的前段的事情沒有了。而這前段的事情，很爲曲折，很有趣，若果從最初出來的柳翠傳說，已有了這前段，元曲作家必然演之於楔子或者上場白之中，或者暗示於其中，也未可知。關於前面所稱柳翠的父親宣教在紹興年間爲臨安府尹一事，清翟灝曾有考證，通俗編（卷三十七）謂，「按咸淳臨安志，載紹興間尹於臨安者二十五人，除罷日月，秩然無紊，並無柳宣教姓名；」果然如此，元曲裏沒有翠的父親的名字，想起來這個當可爲最古的傳說。其次，紅蓮破和尚之戒一條，作與舊爲別一獨立的故事。這個，大略考得如次。

宋張邦基的侍兒小名錄，載有五代時，至聰僧修行十年，嚴守戒行，一日下山，見道旁美人自稱紅蓮者，大爲動心，遂與合歡，翌朝沐浴，共其婦人自殺云云的傳說。因而從這裏脫胎的作品，或者也有成爲短篇小說，流行於明代。卽是：萬曆時的繡谷春容（卷十二）所載題爲「東坡佛印二世相會」的那篇小說。這個故事的編排，爲宋英宗時杭州淨慈孝光禪寺的五戒禪師，拾一女兒，取名紅蓮，置寺內養育，紅蓮生長至十六歲，禪師一日見之，道念亂，遂犯之，五戒的僧弟有名明悟禪師者知之，賦一詩諷諫之，五戒悔，遂坐化，紅蓮被別嫁；其後輪迴五戒投生爲蘇東坡，明悟投生爲佛印禪師，共爲親交云云。（原注：繡谷春容本所收錄的，其安排或者是刪節結尾的；但這個事情不明瞭。）關於這個場合，據長澤規矩也君的調查，這篇小說與嘉靖版（？）的清平山堂殘本（原注：內閣文庫藏本）的「五戒禪師私紅蓮記」及古今小說的「明悟禪師趕五戒」大略相同云云。（原注：見東洋學報第十七卷第二號京本通俗小說與清平山堂。）又大略，萬曆間（？）人陳汝元的雜劇「紅蓮債」（原注：盛明雜劇第二集本。）也是演作這事。這種小說，戲曲，做資料的，只是嘉靖以後的東西而已。彼紅蓮與柳翠並存的西湖遊覽志，以或者同時，或者其後的材料而成；明代的短篇小

說，頗多像是改鑄（譯者案：原文直譯當爲「鍛冶修補」，似較有意味。）宋元小說的東西；所以這篇小說也有格外古老的歷史，也未可知。那麼，原只是紅蓮之事，賴或人之手，合併柳翠之事而成一種傳說；又以柳宣教之事爲兩者的楔子，潤色之而爲又一種傳說；是不是呢！

然則原始的柳翠的傳說，有些甚麼東西呢？柳翠爲實在的人物，其事既如前述；而月明和尚或爲架空的人物，是不是呢？武林舊事（卷二）列舉元夕舞隊的名目中有叫做「耍和尚」的。只是名目，而做成怎樣的跳舞，沒有明瞭；但是依據名目以爲想像，後世文獻裏，往往有這樣記載着的。杭州名產，成爲元夕兒童的遊戲之一的東西，和尚戲女的跳舞，叫做「跳鮑老」，又叫做「大頭和尚」者，有連絡的材料沒有呢？（乾隆年間的書武林新年雜詠裏斷爲「大頭和尚，亦宋時鐙夕舞隊之耍和尚也」，但無確證。）康熙時的湖壖雜誌有「跳鮑老者兒童之戲也……今俗傳之月明和尚馱柳翠，鐙月之夜，跳舞宣淫，大爲不雅。」武林新年雜詠裏有「大頭和尚……兼扮山神童子，跳舞而來，皆戴彩繪之假頭，故曰大頭和尚。」今在較古的文獻裏，明末范文若的「鴛鴦棒」傳奇第四齣，杭州元夕演熱鬧一場，其科介中有「雜扮舞鮑老調柳翠上介。」又這戲不獨杭州有之，北京（譯

者案：即今之北平，下同。從早已被輸入，明末崇禎年間編的帝京景物略（卷二春場）裏見載。（正月）八日至十六日，集東華門外，曰燈市……戴面具，耍大頭和尚。這種跳舞，據最近傅芸子君所計，近頃流行於北京，名之曰「大禿和尚鬪柳翠」；戴和尚與婦人的面具者二人，相跳躍，無復歌唱，僅有動作表演，像是啞劇的樣子云云。（原注：見南金雜誌第十期。）

兒童的遊戲種種，比較看起來，往往有未經修飾過的古俗存留着。例如今北京由舊曆年末至正月所做的「跑旱船」等，也有宋代的遺俗；范成大的「上元紀吳下節物」詩的「旱船遙似泛」的自註有云：「夾道陸行，爲競渡之樂，謂之划旱船」；武林舊事的元夕舞隊的名目，有「旱划船」而「大頭和尚」等也是由宋代存留的跳舞，恐怕「耍和尚」是有的。但是那個女子是否即爲柳翠，尙屬疑問。恐怕元夕舞隊的「大小斫刀鮑老」「交兌鮑老」之類，是扮演某特定的故事的，可不是嗎？所以名叫「月明和尚」者，蓋由扮演這種戲的上元（正月十五日夜）的明月而來，沒有實在的人物的。月明和尚相當於遊覽志的清了；湖壖雜誌云，「清了又號月明」，但恐爲便宜捏造之說；通俗編（卷三十）辨道：「五雜會元謂清了字真歇，亦無月明之號。」果然如此，柳翠爲某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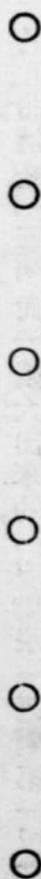
師所超度云云，事實之有否呢？今可不信，文獻也可否定，以資料也找不着故；然假令有之，月明和尚與柳翠元來已無關係，於考證上沒有障礙的。

今又得一旁證。卽元初時人李壽卿的雜劇，有名叫「月明三度臨歧柳」的。（原注：今不存，錄鬼簿見其目。）王國維氏以爲這個與今元曲選所收錄無名氏的「月明和尚度柳翠」爲同一的東西；（原注：見曲錄第二。）我以爲不能斷爲同一。今李壽卿的作品題目有「臨歧柳」字樣，可解作三度迷臨歧路的柳翠的意思，或者是採取柳翠的事實；似得以考證李壽卿的作品與元曲選的爲同一的東西；但元曲選中的雜劇，並不見柳翠有迷惑於人生的歧路的樣子，故我不能承認其爲一致。就我的考證，以爲「臨歧柳」決不是柳翠的故事，是立在歧路上的柳樹，或者這篇劇本是柳精出現呢，可不是麼？元曲說柳精出現的，有馬致遠的「呂洞賓三醉岳陽樓」一劇，卽是編排呂洞賓超度岳陽樓下的老柳樹的故事；明初谷子敬改作爲「呂洞賓三度城南柳」。（原注：並存元曲選中。）就我的想像，李壽卿的「月明三度臨歧柳」爲與馬致遠的作品相對抗的東西，是以佛教的劇本對抗那個道教劇本的，是不是呢？且「月」與「柳」在詩的景色上關係是很深的，古來

幾多詩人吟詠懸於柳樹的明月的事，尤其是新月；雖則月明與元宵時候的枯柳配合，也不覺討厭。「度柳翠」劇裏像「若不是月正明，柳也偏可有誰做問？」等句，往往月明與柳相對照。因此更可以想像言之，這篇戲曲，或者是從「耍和尚」脫胎出來的；「耍和尚」是元宵的戲曲，因為十五之夜的月亮的關係，遂生「月明和尚」的名稱；以之與「歧路之柳」為配角，叫做超度迷惑於生死歧路的衆生，為表演宗教的意味的劇本，可不是嗎？那個柳精現實化了，拿「柳翠」來掉換了它，恐怕就成為無名氏的元曲。這是「耍和尚」擴大出來的，「度柳翠」雜劇第一折描寫月明和尚妝成瘋僧，調戲柳翠，勸說「無常」的模樣，或者是「耍和尚」的流風餘韻，表現出來的呢。

從以上的考證，我欲下個結論了。宋朝的「耍和尚」與近時的「大頭和尚」大略為同樣的滑稽的兒童遊戲，以諷勸墮落和尙勿過一次皮肉生活的東西；但是元曲的作家，得了這個暗示，把「月」與「柳」擬人化了而成為宗教劇；其後「柳」更與妓女柳翠結託，至明代小說家或警詞的作者，更將紅蓮的故事與之牽合，這個傳說遂擴大了。其後漸漸地那些東西因街談巷議而生為事實，遊覽志的著者至採用這些發為文字，遂益備史實的形態。但追溯其源，實為有子虛之類而已！

一方面在兒童遊戲中還沒有修飾過，爲從古至今不守清規的和尙舞，爲天真爛漫的跳舞。以此，與「度柳翠」的故事，其間生出非常的距離。像湖牆雜誌的著者頗注意這不守清規的和尙舞，發爲警告曰：「父老乎！盍亦令兒童改正度柳翠乎！」但直至今日，經二百年間，一向無改之者。卻得爲我們所採取，確是快活極了！何則，這些或者是那「度柳翠」的最原始的東西。傅芸子君謂今北京的下乘俳優，尙有爲「大頭和尙」舞者，如徐狗子尙優爲之。（原注：見南金雜誌。）余不幸，未得一觀，殊以爲憾。



青木正兒爲日本東北大學教授，雖年輩後於狩野直喜、鈴木虎雄等老支那學者，然卽以其所著書支那文藝論叢而論，於青藤文學、通俗文學，再三致意，實不愧爲後起之俊。日本學者邇來研究者，我國俗文學的風氣甚盛，我國汪馥泉君曾一再譯登小說月報和語絲，頗足以引起我國研究文學者的注意。這文（原文登載本年支那學第五卷第一號。）雖屬考證的文字，然於「臨歧柳」「度柳翠」「紅蓮債」「四聲猿」的演變史，尙能別出心裁，言之成理；未始不足以爲我國學者研究

擬人化的故事文學之助。譯者邇來研究孔雀東南飛，也疑其爲擬人化的故事演變而來。初爲黃鵠的故事「鵠欲南遊，雌不能隨」，漸訛爲孔雀的故事，其後又演變爲夫婦情死的故事詩，以警告閭里兇悍的惡姑，其後以焦字與雀字字形相像，遂至與廬江小吏焦仲卿的故事相結託。考其源流，案之郭茂倩樂府詩集的漢樂府瑟調歌，「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五五，羅列行行。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和徐陵玉臺新詠所收「飛來雙白鵠……」一詩，當爲孔雀東南飛的最原始曲詞。與我故鄉的土文學二荷記以蓮花擬人的故事歌曲相似。因此對於青木氏的見解，頗爲贊同，因亟爲逐譯。他日有暇，當另爲文論之。譯文中如有錯誤，尙乞大雅指正！

十八年夏節日譯成於滬上四部書齋

老鼠嫁女（本期插圖老鼠嫁女的明說）

老鼠嫁女。爲日本民間流傳極普遍的一個故事。大意如下。「老鼠生了一個女兒。她的父母極愛她。要把她嫁給一個好女婿。他們以爲太陽高了的懸在空中。應該是世界上最高貴的一個了。就去請求太陽。請太陽做他們的女婿。太陽說。我不行。只要雲一來。就把我遮沒了。老鼠想。還是雲好。就去請求雲。雲道。我不行。只要風一來。就把我吹散了。老鼠想。還是風好。又去請求風。風道。我不行。只要有一道牆。就把我擋阻了。老鼠想。還是牆好。就去請求牆。牆道。我不行。只要遇著老鼠。就把我打穿了。老鼠想。還是老鼠好。於是就把他們的女兒嫁給老鼠。」本期插圖中的一幅老鼠嫁女圖。就是繪那老鼠帶領女兒請求太陽的一節。是日本名畫家剛本歸一的手筆。



搜神記的研究

胡懷琛

——標點搜神記序——

搜神記，人家都知道他是中國小說界裏一部名著。不過人家誤認他是文人編造的「神怪小說」，其實，他是一部古代的民間傳說，是一部古代的神話。

我們要研究中國古代的民間傳說及神話除了楚辭淮南子等幾部書而外，就要說到他了。中間所收的傳說有許多至今還流傳在平民口上。列如「蠶神的故事」(卷十四)如「盤瓠的故事」(卷十四)如「顯項氏二子的故事」(卷十六)如「細腰的故事」(卷十八)或至

今整個的流傳於民間，或經過許多變化而演成今日流行的傳說。我們只要留心考察，就可以看出總之他是古代民間傳說的總匯，而有一部分是後來民間傳說的根源。

搜神記的作者，是晉朝時候的干寶。不過，現在流傳的二十卷本搜神記，並非干寶的原書，有後人增改的地方。這是民間傳說常有的事。他的原文，也有許多不是自己寫出來的，是抄錄他人的作品。這也是民間傳說的通例。如四庫目錄提要說：「第六卷，第七卷，全抄續漢書五行志。」對於他很不滿意。其實，當他民間傳說看，抄不抄就不成問題。他全書中間，有幾個故事，大同小異的，他也兼收並載。這尤可以看得出是民間故事的本色。如「丹陽道士謝非的故事」（卷十九）和「魏郡張 奮的故事」（卷十八）和「安陽書生的故事」（卷十八）三個是從一個演繹出來的。「古巢 老姥的故事」（卷二十）和「由拳老嫗的故事」（卷十三）兩個也就是一樣。「晉時吳興人 父子的故事」（卷十八）和「北平田琰妻的故事」（卷十六）兩個妖怪：一個冒充人父，一個冒充人夫，也是一樣的結構。這幾個故事，很可以做我們研究的資料，不但供我們的賞鑑。

當然，全部搜神記中，並不全是有價值的民間傳說，而大部份却是好的。不幸為舊文學家當作

談神說怪的小說而屏棄，又不幸爲新文學家當作文人編造的神怪小說而不屑一讀。這真是冤枉了。

在搜神記以後，再有一部後搜神記十卷，舊題爲陶淵明撰。這當然是後人假托的。就說不假，也沒有前搜神記好，所以我們沒有注意的必要。

搜神記的作者是干寶，可以說是真的。不過，今二十卷的搜神記，已非干寶的原文，這話也不錯。但是我們現在當他是古代民間傳說看，只知賞鑑作品，不必問作者；那麼作者的問題，就不成問題了。

這本搜神記，是根據崇文書局百子全書本而加標點的。除了加標點而外絕沒有刪削，便是卷數，也照舊分爲二十卷，以存他本來的面目。

以上的幾句話，就算是我介紹這部名著給讀者的介紹書。有不對的地方，請讀者指教。

春郊

偌大一個春郊載着四隻馬脚，

馬脚馱着我，

我馱着我的樂。

快樂之神所過處，

減卻山的嚴重，增出水的活潑來。

(彭霞園)

小說世界叢刊

商務印書館
出版

本館發行
小說世界
刊載名家
小說久已
膾炙人口。
茲將其中
重要作品
用叢書體
裁另印單
行小本，最
便攜帶。

- | | | | | | | | | | | | | | | | |
|-----------------|----------------|----------------|---------------|-----------------|-------------|---------------|---------------|-----------------|------------------|--------------|----------------|-----------------|--------------|----------------|---------------|
| 歐戰從軍記……………二册三角半 | 時代之花……………一册二角半 | 午夜角聲……………一册二角半 | 歐亨利短篇小說集一册二角半 | 戀愛與義務……………一册一角半 | 三靈……………一册二角 | 他與她……………一册二角半 | 佈雲作障……………一册三角 | 荒服鴻飛記……………二册五角半 | 荒服鴻飛記續編……………五册八角 | 黑白記……………二册三角 | 黑白記續編……………二册三角 | 月球歷險記……………二册三角半 |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一册三角 | 文藝叢說……………一册二角半 | 古畫徵……………一册一角半 |
| | | | | | | | | 獸王豪傑錄……………二册五角半 | 覆巢記……………三册七角 | 重圓記……………四册八角 | 寶窟生還記……………三册七角 | 倭城歷險記……………二册八角 | | | |

野人記

- (一) 野人記……………二册五角
- (二) 還鄉記……………二册五角
- (三) 猿虎記……………二册四角
- (四) 弱歲投荒錄……………二册五角半
- (五) 古城得寶錄……………二册四角半

- (六) 獸王豪傑錄……………二册五角半
- (七) 覆巢記……………三册七角
- (八) 重圓記……………四册八角
- (九) 寶窟生還記……………三册七角
- (十) 倭城歷險記……………二册八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文學研究會叢書

新著短篇小說

醉裏

一冊 八角

慘霧

許傑著 一冊 九角

羅黑芷著 這是羅先生的創作集，有幾篇曾登小說月報及文學週報。他的創作深沉凝練，造句不同凡俗，一腔不

得發洩的悵鬱，都用細琢細磨的文筆抒寫出來，頗具北歐作家風格。

羅先生已於去歲逝世，遺作尤覺可貴。

詩意，都是本書的特點。

孤雁

王以仁著 一冊 五角五分

這是一部連貫一氣的短篇小說集，書中的主人翁本是一個可以奮發有為的青年，但是受了社會的壓迫，精神和肉體飽嘗了無限痛苦，終於走上了墮落的墜路。在藝術方面，他的造句的複雜和美麗，描寫的富于

春兩之夜……王統照著 七角五分

綴網勞蛛……落華生著 六角五分

空山靄雨……落華生著 三角五分

海濱故人……盧隱女士著 七角五分

超人……冰心女士著 五角五分

瑪麗……敬隱漁著 三角

葉紹鈞著

末厭集……六角

隔膜……五角

火災……六角

線下……七角

小說彙刊……四角



一個民間故事

呂伯攸

清明插楊柳的來歷

這故事是起於黃巢時候的；所以，我們在開始講述以前，先要把黃巢的經歷，約略表敘幾句。

據說，黃巢的家鄉，是叫做楊柳村，至於這村莊命名的來源，就因為村上有一株很大很大的楊柳樹。而這株楊柳樹，又齊巧生在一座古寺前面，因此，村人們也把這寺稱做楊柳寺。

當黃巢還沒有起事以前，本是這楊柳村上一個著名的無賴；不必說，和他結交的，也當然是些專好吃喝的地痞流氓了。

楊柳寺裏，有一個主持和尚，名字叫做空；他是懂得相法的。有一天，黃巢到楊柳寺裏去玩，了

空和尚一見了他的面，便稱贊他的相貌，不是凡夫俗子；將來一定有九五之份。

黃巢聽了他的話，心裏便蓄下一個造反的念頭了。況且，了空和尚是不持口戒的，喝酒吃肉，沒有一樣不來，對於黃巢的脾氣，更是相合，自此以後，黃巢祇要一有空閒，便溜進這楊柳寺裏，和了空和尚密謀起事的方針。他們相處日久，話很投機，交情也一天天地深切了。

這時候，黃巢已在暗暗地佈置一切，手下的黨羽，除了本村的流氓以外，居然在別個村莊上，結納了一萬多人；實力既已充足，祇要動手搶掠，糧餉也自然到處都是；更用不着預備甚麼了。

黃巢即刻通知他的黨羽，揀定了一個吉日起事；並且約他們在楊柳寺前集合，以便動身殺進縣城，開始他的爭城奪地的大事業。

起事的前一天，黃巢先召集幾個小頭領，在一個祕密地方，開了一個預備會，討論那殺人放火的手續，到了會議將完，其中便有一個叫做獨眼阿龍的，很得意地跳起來道：「現在，吉日既已選定，一切總算都籌備妥貼了，但是，據我看來，却還有一件最要緊的事，沒有提議呀！」

「甚麼事，你怎麼這樣吞吞吐吐地快說吧！」黃巢很不耐煩地催逼着。

「甚麼事——就是那「開刀祭旗」的大事，我們難道不要預先商量一下嗎？」

「對呀，這是行軍第一件要事，怎麼我們都把他忘了？」大衆都響應起來。

「呀，「開刀祭旗」我委實從來沒有幹過這勾當，究竟要怎樣的祭法呢？」黃巢向大衆問。

「這事很容易，祇要在明天起事的時候，先殺死一個人，拿來祭了我們的大旗，就得啦！」頭領們都這樣說。

「那麼，殺誰呢？」黃巢又向大衆問。

「那到要仔細想一想；因為，這是有關大局的，當然要圖個吉利的兆頭。——依我看來，最好是和我們的大首領頂知己的人！」獨眼龍上了這樣一個條陳。

「爲甚麼呢？」黃巢覺得還是一個不近人情的提議。

「因爲，不是知己朋友，他被殺了，他的靈魂一定在怨恨我們的，要是和我們搗起蛋來，我們還能夠佔勝利嗎？所以，一定要相信得過的好朋友，他才能在冥冥中呵護我們，使我們不致失敗！」獨眼龍解釋了一翻。

黃巢便默然了。雖然，他的理知並不願意這樣做，但是，他的慾望是無窮的；他既然相信自己將來有坐龍庭之望，自然，便無疑地祇有犧牲他人；因此，在他的不語中，已選定了一個「開刀祭旗」的人。

到了晚上，黃巢便帶了許多酒肉，到楊柳寺裏去，和了空和尚吃酒。他們照常的談笑，照常的暢飲；十分親密，直到各人有了八九分酒意的時候，黃巢才把酒杯放下，站起來向了空說道：「和尚哥哥，明天是我真的要幹了呢，你可知道嗎？」

「幹嗎？我說過，早就可以幹了，何必等到明天！」了空還是照平日一般地慫恿着。

「那麼，我要請你幫幫忙！」黃巢懇求似地說。

「幫甚麼忙？我早就對你說過了，我是出家人，決不管這種事的；祇要你將來登了大寶，給我蓋一座大寺院住住就夠了！」了空開着玩笑說。

「你真不管嗎？」黃巢臉上變了色。

「真不管！」

「哈，我到一定要請你管一管了！」

「這到底是甚麼意思呢！」了空問。

黃巢就把剛才會議的結果，告訴了了空；了空不自知地嚇得顫抖起來，一面哭着，一面跪下來向黃巢求饒。

「這有甚麼用呢，我既已選定了你，當然不能改動的了；況且，我如果不拿你來開刀，就是我不認你是知己的朋友，這個，我怎樣對得起你呢？」黃巢義憤填胸地說。

了空和尚知道難以挽回的了，他酒也不喝了，連忙躲進禪房，關門睡覺。他想，黃巢一定是喝醉了，等他明天酒醒以後，再向他求饒罷。

第二天，便是清明日；了空和尚一早起來，記起了昨夜的事，終於覺得有些不妥。他很想趁早逃跑了，可是，黃巢的黨羽遍地都是，怎麼避過他們的眼睛，逃到村外去呢！他想來想去，想了一陣，便想到了寺門前的一棵楊柳樹。

這楊柳樹幹，幾個人都合抱不攏的；而且，因為生長的年數太久了，中間已裂成了一個大窟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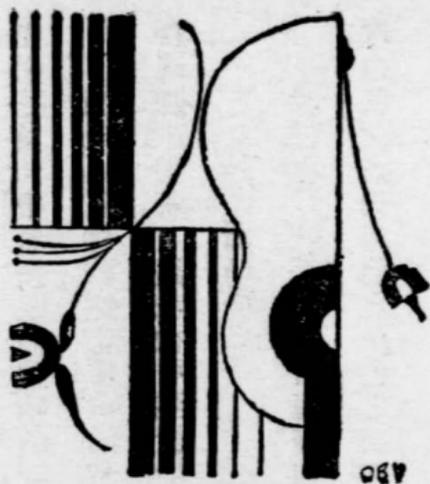
了空和尚心裏十分歡喜，立刻便跑到門外去偷偷地躲進了樹窟窿裏。

黃巢的黨羽，到了時候，一個個都聚集攏來了；黃巢身上穿了新做的黃袍，頭上紮了黃巾，提起鋼刀，一直走進寺門，去找尋了空和尚；可是，他找遍了各處，也不見了空的影。他怒氣沖天地回到寺門前，向他的黨羽們探詢，他們也都說沒有看見和尚。

黃巢憤恨極了，他擡頭瞧去，祇見那株當門的楊柳樹，非常有氣派，他便大聲嚷道：「吉時已到，不要找人了；不如就拿這株楊柳樹，代替和尚開了刀罷！」一邊嚷着，一邊已舉起鋼刀，把那株大樹砍成兩斷，倒落在地上了。

衆人定睛一看，却有一個血淋淋、光滑滑的和尚腦袋，打從樹幹裏滾了出來，黃巢早已認清是了空和尚，不覺喜得眉花眼笑，拍手大叫道：和尚哥哥，難爲你了！」

這楊柳樹的枝葉很多，無賴們一齊把他摘了下來，各人插在頭上，做個徽記；祭過了旗，他們殺進了某城，更把這些楊柳枝，插到人家門上去，一直到現在，便成了清明日的一種風俗了。



西洋名詩譯意

蘇兆龍譯

人生

Amory Hare 作

人生是一個牧羊的童子，他高視闊步地唱着歌兒，領着他的羊羣向前走，他的眉毛上帶着紅通通的目光，他認得好的青草，並且知道那流出無盡的美麗的泉水的那個深深藏着的源泉。

人生是一個牧牛的老人，他的嘴唇流着鮮血，驅着他的恐怖的牛羣下小山去，他的膝頭上和腿股上遮着那鶉結的不會製熟的獸皮，他不知道睡眠是什麼，也沒有閒工夫略歇一歇。

天所支配與童子的只是露珠兒，鐘形花兒和曲調兒；天所支配與老人的只是污泥，忙碌和皮

帶子。

晚鷄鳴聲

William Ernest Henley 作

一個歸宿很晚的天鷄的啾唧聲從那寂靜的天空傳來；從那西方傳來，那裏的做完了一日的工作的太陽快活似的盤桓着，在那古的灰色的城頭上射着一種徹靜的光，一種光明的和平。

煙兒上升，像玫瑰色和黃金色的霧。尖形的塔兒發亮，改變了樣子。深谷裏的影子也上升了。鷄仍在唱着。太陽完畢了他的祝禱便沉落了，漸漸昏黑的天空歡迎着勝利之夜——那帶着許多星光做隨員又帶着睡眠做禮物的夜。

願我也這樣的逝世吧！我的苦活已做完了，長天已晚了，我的工錢已拿到了，我的心裏也有一種晚鷄歌唱着，且讓我被引到恬靜的西方去，到又壯美又岑寂的日落處去，到死地去。

航海熱

John Masefield 作

我誓再行航海去，去看海靜和天空，我只欲得高大之舟船，嚮導之星光，機輪之磨盪，狂風之歌呼，白帆之搖動，海面之灰色之濛霧與灰色之黎明。

我誓再行航海去，潮聲呼我洪且清，雖欲不去而不能；我只欲得一天大風白雲飛，浪花噴射浮泡吹，海上浮鷗鳴啾啾。

我誓再行航海去，去尋流蕩飄泊之生涯，去尋鷗之巢兮鯨之宅，其處風聲刮刮如鏹刀；我只欲得自由散人信口開河之浪漫史，與夫退工後之安靜之黑甜甘美之夢鄉。

風琴

David Herbert Lawrence 作

黃昏時候有一個婦人宛轉地唱歌給我聽；把我帶到幾十年前的景況裏，我便見一孩子坐在那風琴的底下，在嗚嗚的絃音裏擠壓着那母親的纖小的平列的腳兒，她只是笑着唱着。

這唱歌的魔力叫我不由不迷入到從前的環境，我的心軟了哭了，因為我又在那老家庭裏度那禮拜日的夜晚，外面是隆冬酷冷，安穩的廳堂裏却洋洋地唱着聖詩，有那風琴兒做我們的嚮導。所以那唱歌的人現在也不能不按着那大的黑風琴悲壯蒼涼地高唱起來。兒時的魔術迷住了我，我的成人的境况被那洪水般的舊回憶完全沉滅掉。我像孩子似的悲哭着我的過去。

折日學

David P. Sentner 作

我和一大羣的哲學家們環坐着，到了最後，我纔知道頂頂和人生日用相宜的是一個野蠻人。

慎勿採野花

John V. A. Weaver 作

「慎勿採野花啊！」——這是她常常說的話——「任牠們自由地長在田野裏，在那裏牠們可以遊戲！」

「可以遊戲，還可以在那闊大的天空之下呈現出牠們的美麗；

倘使你把牠們採到家裏去，野花便枯死了。」

於是她搖了她的小頭，我因為失了她就發了狂，站在那裏好像那帶着棕色的眼的雛菊，

「這種話！」我那時候想着，「完全是騙人的話。別人總採牠們，爲什麼我不可以呢？」

我巴不得聽了她的話！我做了怎樣的一回事！

「慎勿採野花」——我的花兒到那裏去了？

星

Grace Hazard Conkling 作

黃昏刺戟了我的心，一只星光像快刀似的。

我已經忘却了戰爭，雖是砲的聲音仍舊隆隆的響，彈子仍舊不住地鳴鳴的鳴。叫那黑的戰濠再行眈眈虎視的，並不是那些聲音和烟霧，乃是天上的一只星光。星光星光，有了牠我便看見美和愛都立刻消滅了。

箏篌

Aline Kilmar 作

我有一只許多弦子的箏篌，但是我祇要兩根弦子便够了：

一根弦子彈的是愛，一根弦子彈的是死；還要第三根弦子彈什麼？

等不到我再學一個調子，恐怕我要忘却一切辭別一切了，

所以趁着我的手兒還輕便還穩健的當兒，我且彈一彈我所學會的弦子。

禮拜堂

Mercedes De Aosta 作

(堂內)

攏總人們都雙膝兒跪着，在那同一的杯子裏吃着酒——耶穌的血。

(堂外)

大家唾着痰——吸着煙——彼此相罵着——用那同一的嘴唇，牠會嘗着酒——耶穌的血。

介紹少年哥德

(秋山)

少年哥德，爲柳無忌君編譯。這幾年來，中國人關於中國文人的傳評一類的書，已經編得不少；卻是關於外國人，除了托爾斯泰、泰哥兒等一二人外，並不多見。這一部少年哥德，是哥德傳評的性質，在今日中國文壇上，是很需要的作品了。



從彝器文字裏所見的

先民文學思想

(野鶴)

文字製作。昉於象形。故上世初文。未有不具圖繪之意味者。即其所圖。以推其意。而先民之文學思想。亦可藉以窺其崖略焉。新歲多暇。偶涉阮吳以下箸錄金文之書。爰本舊說。戲爲此篇。穿鑿之誚。所不辭也。

野鶴記於上海郊外之蓬廬



這是商犧尊上的犧字。陳介祺說。「𠄎」牛首飾。「𠄎」牛口。即犧字象形。「我們向來在彝器裏所習

見的犧形。大概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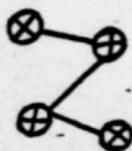
之類。完全和普通田間活着的相同。沒有一點祀神的

意味。積古齋所箸錄的雖則有一個



形。阮元說他「犧陳祖俎饋奠之義。」但是描寫太繁。

未免失之於笨。這個犧形。却是用一種特寫的手段。把重要的部份。（首上的飾物）直顯出來。使人一見聯想到宗廟祭祀的禮節。這是何等經濟而動人。



這是楚公鐘上的雷字。吳大澂說「轟轟如連鼓。」這句話還不很明瞭。我以為這字中的四個⊗。都是象車輪的形。因為雷聲是抽象的。而車輪輾動的聲音。又恰和雷聲相似。所以就用他來象徵。這四個輪形之中。還有一層曲折。便是象雷聲的低昂。大概先民的聽覺最銳敏。他們在連續不斷的聲響中。還聽出他音波的高下的姿致。彷彿有一個手挽雷車的神。在那裏作許多尊嚴而有趣的遊戲。

（後來搜神後記裏阿香推雷車的故事。大概就是本著古代傳說。蛻化下來的。）於是就造這一個形象來表明。從這一點看來。他們對於自然的認識。和他們所憧憬着的一種神祕的境界。都活潑地在我們眼前了。



這是亞形裏面很習見的象形字。向來多說  是尊字。  是棊字。而那個  卻釋他做格上

三矢形。矢爲甚麼和尊棊並列。意義殊欠圓滿。阮元把   兩文相合。讀爲奠字。而以  爲

堂構形。徐同柏以  爲酌字。以  爲史字。也覺得含糊不明。直至吳大澂才說  是「婦

人之戴器。今朝鮮人負戴於道者。男子多負。婦人多戴。猶古制也。戴器一名簠數。此卽象簠數形。」他又承認  是古酒尊字。  是古箕字。而說「酒漿箕帚。婦人之職。」這大概是不错的。因爲這

個形有時還寫做形。便可以相信他決不是格上的矢。不過古代的戴器。究竟怎樣。顏師古漢書注裏也沒有十分詳細的說明。從「賣白團餅人所用」一句話。和目下男子頂物的情形。推想起來。大概戴得純熟的時候。也是可以不用手的。所以我的意見。這一個圖象是表示古代的婦女。戴物以外。同時還須捧尊。。積古齋有一個亞卣。畫的是形。手形與尊相連。更是極好的證據。。大概那時候的男子權力。已很發達。所以女性的操作。也已拿繁重服從做準則。而且這個形。牠的下半形都是非常屈曲。可以確信牠寫的是女性。更可以確信那時的女性。已經多以婀娜取悅於男子了。這一個小小的象形文。牠的描寫。是何等地透澈。




這是宗周鐘上的閒字。小篆寫作。小徐說他是「夫門夜閒。閒而見月光。是有閒隙也。」這個

古文的意義大約也與之相同。不過從配置上看來。小篆却遠不及古文的好。因為那個月太低了。那

個門隙也太大了。門隙裏所見的。不過是月的光輝。而不是月的本體。所以那個  形。一定要把他嵌在門形之內。是未免太笨了。古文却先寫高高的月。照在兩扇短門的上面。短門中間。又微微有一道隙縫。把月光承受進來。這是何等幽雅而有詩趣。



這是吳季子之子劍上的之字。說文說「之」字是象草過屮的形。但是古器文裏的之字。一上的草。都寫得非常剛硬。如聊膚盤作  邵鐘作  古鉢文作   都沒有。一點豐潤的意味。散民盤寫作  更髣髴是鹿角的形了。惟有這個鳥篆的  字。令人看了。起一種纖軟可愛的感想。雖則地下的草。並沒有那們柔曲。但是他却把牠美化了。正如詩人在詩歌裏歌詠着的一樣。



這是𠄎乙𠄎上的𠄎字。說文說「𠄎左右視也。」這一個文正是描寫左右視的情形。牠的配置雖則並不合於生理。但是惟其與常態不同。愈覺得神采動目。（汗簡裏的  則奇而無理了。）這種描寫。可以說是浪漫的描寫。也可以說是印象的描寫。因為他已經把「左右視」的靈魂。直抉出來了。上面的  楊詠春說是象眉骨形。也描寫得非常深刻。



這是吳尊上的旦字。吳大澂說。「象日初出。未離於地也。」我們向來的天文思想。都以爲太陽繞地而行。所以把  寫在  的上面。但是  體的大小。寫得遠過於地。頌敦上有一個旦字。寫作 。相差更多。和現代太陽地球小的學說暗合。却很有趣。大概造這字的時候。對於自然的觀察。還完全是宗教的和文學的。所以他們自信所處的地上。是又黑暗。又渺小。而惟企求上面那個浩大的光海的來臨。所以旦字的本訓是明。而古書所用。都有「清明」「神明」「日新」的意味。

國學小叢書中之

哲學及經學新著

商務
印書館
出版

本叢書用科學方法，研究古代學術。已出四十餘種，下列數種，專就哲學宗教經子學案，考訂舊說，發爲新論，爲治國學者所必讀。

尚書論略	陳柱著	二角
詩經學	胡樸安著	五角
詩經研究	謝元量著	四角
詩經之女性的研究	謝晉青著	三角
經今古文學	周子同著	二角
經子解題	呂思勉著	五角五分
楊朱	陳此生著	三角
荀子哲學	陳登元著	六角
孟子學案	鄭擊香著	七角
公孫龍子釋	金受申著	二角五分
孔子	字野哲人著 陳彬蘇譯	三角
論語要略	錢種著	五角
儒教與現代思潮	服部宇之吉著 鄭子雅譯	二角
儒道兩家關係論	津田左右吉著 李繼煌譯	三角
道教概說	小柳司氣太著 陳彬蘇譯	三角
宋儒與佛教	林科棠編	三角五分

其 他 名 著 請 見 圖 書 彙 報

商務印書館出版

字學新書

國學小叢書

字例略說

第一冊 定價三角五分

呂思勉著 此書共十
三章，分述六書之名及次
第，以及文字之孳乳、文字
之淘汰、字形之變遷、中國
文字之優劣等。書中例證，
異常確實，雖篇幅不多，而
中國文字之要義已盡具
於斯。凡欲窺小學之門徑
者不可不讀。

簡易字說

第一冊 定價四角

胡懷琛著 本書的主張，是
將原有漢字略加改變使之筆
畫簡單，意義明瞭，故稱為簡易
字。與其他簡字新字有不同之
處。內容分「甚麼叫簡易字」
「簡易字構成的經過」「簡易
字表」「簡易字彙」等十八章，
全書條理清楚，文筆活潑，能一
洗學術文枯燥沈悶之弊。

說文解字研究法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馬敏倫著

著者遠於國學，近復潛心許書，多所發明。此書為其前在北京師範
大學時指示學者，隨口講說錄之成書。為篇七十有一條，分條析釐，
然有鏡，其詮發六書，證明本字本義，及說篆文之偽，正說解之失，雖
屬舉例，莫不厭當，誠治說文者唯一之津梁也。



八卦與數目字之關係

編者

△八卦爲上古數目字（此節爲已刊稿以下爲未刊稿）

伏羲所畫之八卦，爲中國最古之文字，今人多信此說矣。余亦以此說爲然。顧余之所見，有略異於他人者：竊以爲最初之用途，非記物之符號，乃記數之符號也。

何以謂之記物之符號？即今人所謂：三本爲天字，推廣爲父字，爲老馬字。三本爲地字，推廣爲母字，爲牛字。三本爲水字，推廣爲月字，爲耳字。三本爲火字，推廣爲日字，爲目字。其他各卦，亦皆爲物之符號也。

何以謂之記數之符號？即余以爲：三爲三字，三三爲六字，其他各卦，亦皆爲一數之符號是也。假使卦爲記物之符號：何以畫符號時，只知畫直線，不知畫曲線？只知畫橫線，不知畫縱線？只知

畫平行線，不知畫斜線，或交叉線，此不可解者一也。

假使卦爲記物之符號，則以三爲老馬，以☶爲牛，以☷爲月，爲耳，以☰爲日，爲目，其用意比象形爲深。疑非初步造字者之所能爲。此不可解者二也。

既言伏羲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卦。（易繫辭。）是謂依天然之現象而畫符號也。☰☷☶☵☴☳☲☱果爲天然現象耶？此不可解者三也。

是三者，可證明八卦非記物之符號。於是再言其爲記數之符號。

蓋在未有文字以前，記數之需要，與記物之需要相等，或且比記物爲更切。因物有形，易以腦力記憶；數無形，難以腦力記憶。而一說到物，卽不能離數：如一人，二人，一馬，二馬，是也。數既無形，容易相混，故不得不有符號以記之。當日所造之符號，卽今日之八卦也。今再言造此符號之方法及次序。

吾以爲最初畫一，爲一字。畫二，爲二字。畫三，爲三字。（一≠不是卦，下文再說明。）至此而停頓，不復再向前行。然則何以記四？曰：將三之最上一畫截斷，成☰，爲四。再將次畫截斷，成☷，爲五。再將最下一畫截斷，成☶，爲六。至此不能再畫。於是復將☶之最上一畫連續，成☵，爲七。再將次畫連續，成☴，

爲八。再將最下一畫連續，成三，爲九。於是一至九之數目已完備矣。然九與三無別；吾以爲在當時必於三上別加符號，以爲九字，惟此記號今已失去，致與三相混而不分，故卦只有八而無九也。

一 今再須說明一事：如上文所言，自三至八之數目字，皆是一個卦。而一、二兩字，作一、二，獨非卦，何也？而卦中之三三三，又爲何字？曰：三三三，是後來之變形也。本爲一、二，後人因其與他卦並列，形式不整齊，於是於一之上下各加一，於二之中間加一，成爲今日之卦形。是與今人寫一作弌，寫二作弍，同一理也。

再有一說：當時數字或只有八而無九。九字，則以兩個數字（卽兩個卦）相加，而取其總數，三三或三三，是也。應用此法，則十以下亦可記之。如三三爲十，三三三爲十一。於是遂由八卦而演成六十四卦。文王所視爲神祕不可測者，其實爲算法中之玄妙耳。

復有一說，可以解釋卦只有八而無九之疑問：或當時計數法以八進，不以十進。此例亦常有之。如英國計數法以十二進，數目字有十二個：十二寸爲一尺，十二個爲一打，是也。旣可以十二進，何獨不可以八進！又中國以十六兩爲一斤。旣可以十六進，何獨不可以八進！

統觀上說，可知視八卦爲記數之符號，比視八卦爲記物之符號，較爲確切。然謂八卦爲記物之符號，余亦不謂全無其事，特爲後來之借用，非最初之運用耳。借數目字爲記物之符號，是源於卦有陰陽。然陰陽生於奇偶，奇偶爲數之關係，故最初仍爲數也。

故八卦本爲記數之符號。較後乃兼用作記事之符號。再後，人事日繁，不敷應用，另造文字，八卦遂棄而不復用，乃又變而爲占卜之具。蓋數之變化，甚爲奇妙，在初民時代，視爲神祕不可測，用以爲占卜之具，亦應有之事也。

△引其他民族之數目字爲旁證

前節既辨明八卦爲中國最古之數目字。繼欲搜羅他國在初民時代之數目字，及現今未開化民族之數目字，以供參考。自愧材力不及，見聞有限，一年以來，所得無幾。然亦不忍棄而不錄。爲記於此，至於博採旁搜，請俟他人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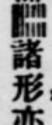
前節謂：在九以下之數，無獨立之記號，則以兩數相加，取其總數：如三三三（三三）爲九，三三三（五六）爲十一之類；此法在中國南方之黎人，在日本土人，在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在澳洲土人均運用

之。今彙集其記數之法如下，以資比較，可證吾言之非妄也。

謝彬雲南遊記云：黎人不識文字，故其相互間之契約，極爲簡單。舉凡山地之租批，移轉；銀錢之借貸，往來；貨物之訂購，承攬，所有契約，均以竹箭充之。法以徑二三分，長一二寸之竹管一段，用刀刻文其上。前係年限，後係錢數。以×爲五，餘皆用一。如錢十七千，則刻爲×××一。年限爲九年，則刻爲×一—一—一。刻畢，自正中破分爲二，彼此分執。近年以來，亦有於竹箭之外，請託漢人代寫簡單契約者。（三十五頁。）

黃遵憲日本雜事詩注云：（世傳有肥人書，有薩人書，如一二五作一—一，今蝦夷尙沿用之。五字之外，或變換點畫，如阿刺伯字，或畫作○□，或作鳥獸草木形之類。蓋萬國造字，象形之先，必先計數，如一—二—一—，正如「阿」字爲字母之首，小兒墮地，先作此聲，爲天地之元音也。（末次刻本卷一第二十七二十八頁。）

張鳳數字原始云：「埃及數字，至爲簡明易曉。自一至十，皆作一形。如一爲一，二爲二，三爲三，六爲一—一，十爲一—一—一。（民國十六年份一般雜誌。）

又云英人在印度西方印度施河流域，掘得象形記數刻文……又有  諸形，亦爲記數字。
(同上)

徵知云澳洲的伏昌奇種族，叫一爲 *Coo-te-on* 二爲 *U-tau-ru* 三則用多，叫 *Boo-tha* 三以上叫 *Boo-tha-bat*。意思是「非常之多。」但若遇必要，必須指出三時，他們就用一與二連合表出。必須讀出四時，他們就叫「二個二個。」（民國十六年份東方雜誌）

又，前節謂：三爲四，而三爲八。筆畫相同，惟一之位置在上與在下不同。按羅馬數字 VI 與 IV 及 XI 與 IX，筆畫亦相同，惟 I 之位置在左與在右不同。二者同爲一例，可以互證。

△中國數目字之初步止於二即可證明卦卽數

初民時代，或現今未開化之民族，其數目往往至三而止，或至四而止，三以上或四以上，統謂之多。

徵知論一三四，載於民國十六年份東方雜誌，其原文云：

據語言學家舍衣斯教授說，印度特拉維達民族，對於數詞，只知有一二三；自此以上，一概都稱

爲「多」。但他們若驅三四十成羣的羊，至牧場中去，每晚歸來，卻一隻也不會少去。他們既沒有數的計法，用什麼方法去記取羊數呢？原來他們雖不知羊數，對於每一隻羊的面貌，卻審視甚周，他們回家的時候，只須仔細查察一遍，「這隻有了，這隻也有了，那也在，這也在，統統都在。」於是他們就可以很安心的牽回去了。

太羅的人類創造史中也說：「某種野蠻民族，沒有四以上的數詞。」又說：「巴西的低級種族，在三以上，都叫『許多』。」日本北海道的蝦夷人種，能自一數至五，他們稱五爲「埃西庫納」，「一言一手，因爲一手是有五指的。這在馬來語亞美利加印第安及非洲黑人間，也大都這樣。庫頁島的蝦夷人，則又稱四爲「許多」了。

澳洲的伏昌奇種族，叫一爲 *Coo-te-on*，二爲 *U-lau-ru*，三則用「多」，叫 *Boo-ltha-bat*，意思是「非常之多」。但若遇必要，必須特別指出三時，他們就用二與一連合表出，必須讀出四時，就叫「二個二個」。又澳洲的太斯馬尼亞稱一爲 *Parmary*，二爲 *Calabawa*，三以上也用意義爲「多」的 *Cardian*。

美洲印第安人中有巴特克特語，稱一爲 Mokenan，二爲 Uruhu。Uruhu 已經是「多」的意義了。其實這也並不奇怪。因爲現在最發達的英法德各種語言，不是都是一爲單數，從二以上卽爲複數嗎！

余按：在中國古代，亦復如是。古代常以三爲多。凡言三，不必確爲三數也，乃「多」之意。可知最早之數目，亦但至三而至也。此說汪容甫（中）早已發現。容甫釋三九上篇云：

……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以三，以見其多……易「近市利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爲良醫」，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雌雉三嗅而作，孟子書「陳仲子食李三咽」，此不可知其爲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知其爲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述學卷一第二頁）

汪氏全文，雖未免有迂闊處，而此數句確有至理。汪氏所謂「虛數」，卽吾所謂「多數」也。卽統云「甚多之數」，而非確定之數也。以三爲多之習慣，相沿至周秦而未改，可知古代最早之數目

字，至三而止，三以下乃其後所加造耳。於是可證明第一節造數目字之次序，初步只造一、二、三，作一停頓，後乃續造三以下也。

因以三爲初步，故以六爲第二步，故以九爲第三步：此是中國最古造數目字之次序。故又以九爲「極多數」。於文字中稱「極多數」，亦有以九字表示之者。故汪氏釋三九上篇又云：

……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有九也。詩「九十其儀」，史記「若九牛之亡一毛」，又「腸一日而九迴」，此不必限於九也。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也。故知九者「虛數」也。（述學卷一第二頁）

較後之數目，至九而止，不能再增，故以九爲極多。凡言極多，皆以九字表示之。如前引汪氏所言云云是也。

他國在初民時代，或現今未開化之民族，其造數目字，又有自一至五爲第一步，倍之爲十，爲第二步；因五爲手指之數，十爲兩手手指之數，是得於天然之暗示也。然中國造數目字，則非如此；乃以三爲第一步，六爲第二步，九爲第三步：觀汪氏釋三九，可以知矣。於是可證明吾第一節所言造數目

字之次序，爲不誤，即可證明八卦爲數目字之不誣也。

△數文卦同爲一物亦可爲卦卽數目字之證

八卦與數目字之關係，古人亦有發現之者。漢書律曆志云：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卦由數起。」

顏師古注曰：

萬物之數，由卦而起也。（漢書注。）

劉攽駁之曰：

志言：「卦起於數，」顏云：「數起於卦，」非也。（宋祁漢書校文引。）

余按：以志言及劉攽駁語爲是。所謂「由數起，」所謂「卦起於數，」是先爲數，後爲卦也。同此八個符號，初爲記數之具，稱之曰數；後爲卜筮之具，稱之曰卦。故班固及劉攽云云。但班劉只知其嘗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耳。此可證明第一節所言由記數之具，變而爲占卜之具，爲不妄也。

且在古代，「數」與「文」亦常相混。試舉周、秦書中語一比較之，可以知矣。

學惡乎始終……其數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荀子勸學篇）
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禮記郊特牲）

孔子曰：「春秋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離婁下）

前二者，「數」「義」對舉；後則「文」「義」對舉；可知「數」字之用，同於「文」字。是一證也。

荀子之言，經與禮包乎「數」之中，「數」非「文」而何是二證也。

禮記之言，所謂「義」者，微言大義，卽孔子所謂「丘竊取之者」，所謂「數」者，卽記事之字，卽孔子所謂「文」也。是三證也。

且荀子書中言數者尤多。曰：「官人守數，」曰：「守法之吏，誦數之儒。」苟「數」非典籍，又何須守而「數」非書籍，又何必誦是可知「數」卽「文字」也。是四證也。

「數」與「文」何以相混如此？曰：是則仍爲八卦之關係矣。蓋此八個符號，最初用爲記數之具，而稱爲「數」；繼用爲記事，記物之具，而稱爲「文」；符號未變，而用途已變；然用途雖變，有時亦

仍沿用舊名，未能盡改。故「數」與「文」常相混也。

苟八卦不先爲數目字，則何以有此情形？是可證明吾第一節所言：卦本爲記數之符號，較後兼用作記物之符號，爲不妥也。

此文共分四節，其第一節之一大部份，已刊入東方雜誌。今爲修正之稿。第二節以下均爲未刊之稿。 作者記。

詠長烟筒詩

(編者)

友人自浙中來。出示舊刻秋坪新語小說十二卷。暇時爲翻閱一過。了無佳處。惟所載呂惟精妻詠長烟筒詩。頗有天然意趣。詩云。者個長烟筒。粧台放不開。伸時窗紙破。鈎進月光來。新語刻於前清乾隆時。作者自署天漢浮槎散人。姓名未能詳也。其書雖不甚佳。然頗少見。余尤愛其詠長烟筒詩。爲轉錄於此。



民間文藝書籍的調查(二)

(秋山)

(以前見小說世界民間文藝專號)

從民間來

陳百峴編述。開明書店出版。五號鉛字印一冊。包括民間傳說的故事二十七個。

民間文學

徐尉南著。世界書局出版。五號字鉛印一冊。前五章爲民間文學概論。後五章爲民間文學略述。

波斯故事

章鐵民譯。北新書局出版。五號字鉛印一冊。全書包括波斯的民間故事三十個。

三公主

阿皮斯爾孫原著。顧均正譯。開明書店出版。四號字鉛印一冊。爲挪威民間故事集。包括故事十六個。

神話究研

黃石著。開明書店出版。五號字鉛印一冊。上編爲神話概論。下編爲各國神話。埃及、巴比倫、希臘、北歐等共十四個。

俄德西冒險記

謝六逸編。商務印書館出版。四號字鉛印一冊。卽荷馬詩史 (Odyssey) 之本事。

希臘神話

商務印書館出版。四號字鉛印一冊。爲兒童世界叢刊之一。

閩南故事集

黃振碧編。泰東書局出版。五號字鉛印一冊。包括閩南的民間故事二十二個。

歌謠與婦女

劉經庵編。商務印書館出版。爲描寫舊社會婦女生活的歌謠。

臺灣情歌集

謝雲聲輯。民俗學會編審。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印行。四號字鉛印一冊。

狼獾情歌

劉乾初、鐘敬文合譯。餘同上。

吳歌乙集

王翼之輯。餘同上。

廣州兒歌甲集

劉萬章輯。餘同上。

孟姜女故事研究集

顧頡剛輯。餘同上。

印歐民間故事型式表

楊成志、鍾敬文合譯。餘同上。

民間音樂

顧子仁編。採錄民間歌曲。附以樂譜。

呆女婿故事

林蘭編。鉛印本。北新書局出版。

粵謳

清道光時招子庸作。爲著名創作之一。雜用方言。打破格調的束縛。爲當時的人所辦不到的。惟仍出於文人之手。與純民間文藝。略有不同。粵謳二字。本爲專名。但來後學他做的。都稱粵謳。如今粵謳已變爲公名了。我所見的本子。爲木刻一小冊。書面題「粵東省狀元坊內新街以文堂發行」。

再粵謳

體裁同粵謳。非招子庸作。不知何人所續。我所見的本子及發行處。均同上。

客途秋恨

七言夾雜言的長歌。記名繆蓮仙自述他與粵妓麥秋娟事。歌中有「小生繆姓蓮仙字」句。是否真爲繆氏所作。尙待考。我所見的本子。爲木刻一冊。書面題「粵東省狀元坊內新街以文堂發行」。

鳥龍精

中華書局鉛印。爲民間故事叢刊之一。

杜鵑鳥

同上。

貓師傅

同上。

玉葫蘆

同上。

水仙花

同上。

大石橋

同上。

中國神話

胡懷琛編。商務印書館出版。四號字鉛印。爲兒童世界叢刊之一。

北京俚曲

太平洋書店印行。

高加索民間故事

鄭振鐸編。商務印書館出版。鉛印一冊。

民間文藝叢話

鍾敬文著。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出版。鉛印一冊。

揚州的傳說

蕭漢編。餘同上。

情歌唱答

丘峻編。餘同上。

閩歌甲集

謝雲聲編。餘同上。

小孩子們的歌聲

黃韶年編。餘同上。

謎史

錢南楊編。餘同上。

紹興的歌謠

婁子匡編。餘同上。

廣州謎語第一集

劉萬章編。餘同上。

歌謠論集

鍾敬文編。北新書局出版。係採輯近人關於歌謠的論文編輯而成的。五號字鉛印一厚冊。

十二姊妹

袁家驊譯。北新書局鉛印一冊。

新仔塔故事

林蘭編。餘同上。

巧舌婦的故事

同上。

民間趣事新集

同上。

馬來情歌集

鍾敬文編。遠東書局鉛印。

（以上以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出版者爲限）



金剛石

夢僑

奢侈之風日盛，金剛石在交際場中，遂具有莫大的權威，爲一般人所崇拜。中國婦女的妝飾品，素以珠玉爲重，三十年以前，幾乎沒有人談到金剛石的。斷沒想到這種寶貝，到了今日，居然飛揚拔扈起來。我的朋友說：「國勢日衰，人心日壞，金剛石的魔力，便日強。」這種說法，似乎過於偏激，然而金剛石的魔力的確令人可怕：有因爲牠失節的，有因爲牠喪品的，有因爲牠墮業傾家的，有因爲牠身敗名裂的，此外還有因爲牠傷生喪命的，也是不計其數。世人祇知金錢萬惡，殊不知金剛石的罪惡，更在金錢

以上，而一般的青年婦女，却瘋狂似的崇拜牠，這不是奇事嗎？其實所謂金剛石，也不過是一塊堅強難化的頑石而已，既不能止饑，又不能解渴，並且不能禦寒，祇能引起種種罪惡，爲甚麼一般人偏要崇拜牠呢？吾以爲崇拜金剛石，與崇拜偶像，同出於一種心理。與其說金剛石的魔力過大，不如說一般人的迷信過深。然而迷信金剛石的，並不以中國人爲限，世界各國的人，又有幾個不迷信金剛石的呢？現在且把世界著名的幾塊金剛石，開寫出來，以備迷信家崇拜。

第一 杜蘭斯瓦爾的耶克塞維 出產金剛石之地，原先

以印度最爲著名，近因杜蘭斯瓦爾屢出奇石，這老牌號的印度，便噫乎其後了。杜蘭斯瓦爾第一塊大金剛石，是從耶鳴斯分天坑中掘出來的，形如長卵，長二寸九分餘，寬二寸零八毫，取名耶克塞維。此石估價一千萬圓，但是始終沒遇見買主。

第二 杜蘭斯瓦爾的加里南 值一千萬圓的耶克塞維，稱得起是極貴重的金剛石了，然而若與加里南一比，耶克塞維，又噫乎其後了。加里南是從哈涅斯堡附近的布耳米耶坑中掘出來的，重三千二百二十四噶拉特，形成八角，品質純良，實爲亘古未曾有的尤物，估價五億圓。加里南本是杜蘭總統的名字，今以總統之名名之，其名貴可想而知了。

第三 葡萄牙的國寶布拉康維 布拉康維，是葡萄牙國

寶中的一塊金剛石。此石重一千六百八十噶拉特，市價雖定爲十億圓，然據人傳說，此石並非金剛石，不過是一塊美麗的黃玉，或者是一塊水晶而已。其實是否金剛石，一經專門家鑑定，可以立辨真僞。但葡國當局，恐怕萬一鑑定爲僞石，殊與國寶的光榮

有礙，所以始終不肯鑑定。

第四 衆說紛紜的大蒙古石 大蒙古，是一塊金剛石的

名字，在二百六十七年以前，早已聞名於世界，但是到了現在，已經不知下落了。據說在一千六百六十五年的時候，有個法國人，名叫達比洛尼，在印度貼耳四府大蒙古王傑列尼節比的宮廷，曾經目觀。此石重二百八十噶拉特，琢成洛節脫形狀，這是一說。

有人說，現在英國國寶中，有一塊名叫尼諾耳的金剛石，大約就是名滿寰球的大蒙古石。這尼諾耳，是在七十年前，英國印度公司獻與維多利亞女皇的，雖也是洛節脫形狀，但是重量爲一百八十六噶拉特，與前述的重量，大不相同了。又有人說，這尼諾耳原是洛節脫形狀，後來送到荷蘭阿克斯地方，琢磨了一回，改成布利央特形狀，重量愈減，僅餘一百零八噶拉特了，這又是一說。

又有人說，以前俄國皇室有一塊名叫傑利洛夫的金剛石，就是當年的大蒙古石。這傑利洛夫是半球形，在球面上，琢磨成洛節脫形狀，重量是一百九十四噶拉特，這又是一說。

又有人說，傑利洛夫，並不是當年的大蒙古石，是個神像的眼睛。原來印度的佛像和神像，往往鑲嵌各種寶石，這就是鑲在大梵天王像上當作眼睛的。這隻眼睛，在二百年前，被一個法國兵偷去，經過數人之手，遂出現於俄國傑木斯克地方，被一個公爵用一百四十萬盧布買到手裏，轉獻於俄皇喀果利那第二。俄皇因為這個公爵名叫傑利洛夫，所以給這塊金剛石取個名字，也叫傑利洛夫，這又是一說。

第五 法國的國寶攝政 法國國寶中，有一塊金剛石，名叫比特，又名攝政。此石在一千六百零一年，發見於馬拉加牛島，被一個名叫比特的官員用二萬四百磅，買到手裏，所以此石遂得比特之名。十六年後，法國的攝政傑爾連公爵又用二百萬佛郎，從比特手中，買了過來，所以此石又名為攝政。據說，此石的重量，原為四百喀拉特，後經倫敦玉工琢成布利央特形狀，遂減輕至一百三十七喀拉特，其體質雖不算大，然玲瓏秀麗，可稱為世界第一。

此石在一千七百九十二年法國大革命之際，被亂民劫奪，

不知去向。但是這種重寶，落在一個平民手中，他倒無法應付牠了。他想着自己玩罷，但是不合身分，且恐淺藏誹盜，連性命都許保不住；想把牠賣了，換些錢用罷，又怕一經究詰，無異於自投法網。他千思萬想，沒有兩全的辦法，到末了，他竟把這塊尊貴的攝政，暗暗的藏匿在道旁的溝渠裏去了，他藏了以後，又寫了一封匿名信，報告警察署，於是這種國寶，復歸國家所有。那時候共和政府的財政，正在困難之際，便把這塊國寶典質出去，換了一筆錢用；後來到了拿破崙時代，纔用款贖回。此石至今尙存，為法國政府所有。

第六 有歷史的寶石桑米 前述的攝政，已算是有歷史的名石了；可是這桑米，比攝政的歷史更多了。此石重五十四喀拉特，產地無可考。據說此石，首先為法國公爵暇魯所有，暇魯帶石出爭，死於戰場，此石被一個瑞士兵卒，從暇魯的身上，劫奪而去。但是這個兵卒，並不知道這是一塊寶石，三文兩文的就把牠賣了。後來傳到一個名叫桑米的人手裏，此石纔得桑米之名。其後又入英皇愛利沙伯之手，至查理斯第一時代，又傳到法國馬

維拉僧正之手，又由僧正轉移於法王魯易第十四之手，等到法國大革命時，此石便不見了。後來也不知幾經展轉，又發見於西班牙國寶之中；不久又爲俄國蝶米德夫公爵所得，公爵死後，他的子孫，不能保存先人的遺物，心想高價出賣，所以於一千八百六十七年，遂發見於巴黎萬國博覽會的陳列室中，定價二十萬圓。此石現在爲印度瑪哈王所有。

第七 舊俄國皇家的寶石 當年俄國皇室，有一塊極貴重的金剛石，名爲波斯王。據說此石是一千八百十九年赫斯洛耶司親王獻與俄皇的。此石形如桂花，並於雕琢面上，刻有波斯文字，牠的重量，是八十六喀拉特。

第八 藍色的金剛石 人人都知道金剛石是無色透明的，其實金剛石，並不以無色透明爲限；也有黃色的，也有綠色的，也有藍色的。帶色的金剛石，尤其少見，所以也尤其貴重。據說法國國寶中有一塊金剛石，重六十七喀拉特，琢成布利央特形狀，便是塊含有藍色的。此石非常名貴，可惜當法國大革命的時候紛失了，直至今日，尙無人知其下落。

(完)

雜詩

(孔芥)

皎皎東升日。黯黯西沈月。遙邈兩相對。相
去萬千尺。猶憶昨夜時。月光明如雪。徘徊
月光下。鷄鳴猶未歇。何意片刻間。遽爾明
輝滅。本自無其實。外假亦何益。

雜詩

(孔芥)

長蛇銜玉環。旛旛向君壁。此意君不知。迎
頭遭痛擊。蛇蟻玉亦碎。空留蛇血迹。

商務印書館發行

辭書詞典

- 教育大辭書……朱經農等 洋裝布面二冊十元
 新文化辭書……唐敬果 洋裝布面一冊四元
 國文成語辭典 莊 適洋裝布面一冊二元五角
 中國人名大辭典 方 毅洋裝布面一冊八元
 哲學辭典……樊炳清洋裝布面一冊五元
 動物學大辭典 杜亞泉洋裝布面一冊十二元
 植物學大辭典 杜亞泉洋裝布面一冊八元
 中國醫學大辭典 謝 觀洋裝布面三冊十二元
 國音註 學生詞典……李康復 洋裝布面一冊二元
 國音 白話詞典……方賓觀 九角
 國音平 國語辭典……周銘三 五角
 音對照 上海商業習慣用語字彙……徐滄水 二角五分
 標準 外國人名地名表……余祥森等 一元六角
 漢譯

元	十	二	冊	裝	種	<p>源 辭</p> <p>編等奎爾陸</p>
元	十	冊	裝	種		
元	四	冊	裝	種		
元	七	冊	裝	種		
元	五	冊	裝	種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筆 記 小 說

- | | | | | | | |
|---------|--------|------|---------|-------|------|----|
| 鬼董狐 | 不著撰人 | 三角 | 正續子不語 | 清袁枚撰 | 二冊 | 五角 |
| 清賢紀 | 明尤鐘撰 | 二冊 | 連史 | 一元二角 | | |
| 增廣智囊補 | 明馮夢龍撰 | 四角 | 毛邊 | 九角 | | |
| 說郭 | 明陶宗儀撰 | 廿四元 | 履園叢話 | 清錢泳撰 | 二冊 | 三角 |
| 香祖筆記 | 清王士禎撰 | 一角 | 兩般秋雨盦隨筆 | 清梁紹壬撰 | 四角 | |
| 池北偶談 | 清王士禎撰 | 五角 | 春在堂隨筆 | 清俞樾撰 | 一角 | |
| 增聊齋誌異評註 | 清蒲松齡撰 | 一元 | 庸盦筆記 | 清薛福成撰 | 一角 | |
| 增聊齋誌異新評 | 清蒲松齡撰 | 一元二角 | 遺愁集 | 清張貴勝撰 | 八冊 | 二元 |
| 白話聊齋誌異 | 江倉經註 | 八冊 | 一元 | 淞濱瑣話 | 清王韜撰 | 二角 |
| 鮐臙 | 附續編 | 清鈕琇撰 | 六冊 | 夜談隨錄 | 清宣鼎撰 | 三角 |
| 廣陽雜記 | 清劉獻廷撰 | 一角 | 然犀錄 | 清袁枚撰 | 三冊 | 六角 |
| 虞初新志 | 清張潮編 | 二角 | 秦淮廣記 | 清袁枚撰 | 四冊 | 一元 |
| 虞初續志 | 清鄭樹若編 | 二角 | 畏廬漫錄 | 清袁枚撰 | 四冊 | 一元 |
| 虞初支志 | 清王葆心撰 | 四角 | 畏廬瑣記 | 清袁枚撰 | 四冊 | 一元 |
| 閱微草堂筆記 | 清紀昀撰 | 五角 | 技擊餘聞 | 清袁枚撰 | 四冊 | 一元 |
| 聽雨軒筆記 | 清清涼道人撰 | 一角 | 武俠叢談 | 清風編 | 二冊 | 六角 |
| 茶餘客話 | 清阮葵生撰 | 一角 | 上海閒話 | 姚公鶴撰 | 二冊 | 六角 |



流星過客(續)

過客譯

第四章

再說自從我們的兒子生產後的那一年當中。腦娜和我的處境。都很安寧平靜。腦娜和我呼喚我們的兒子。喚做葆愛。辣克司城中的各個瑪列諾人。也都喚他葆愛。在辣克司城中。像葆愛那模樣的小孩子。祇有他一個。腦娜和我固然非常的愛他。便是那班瑪列諾人。因為稀奇的原故。也十分的重視他。

那時候。腦娜和我過的光陰。是罕有的快樂光陰。腦娜和我都有一種想像。以為像葆愛那模樣的小孩子。在辣克司城中。固然是獨一無二。便是在全部分的宇宙間。也未必能尋出第二個來。他的皮膚。有紅有白。嬌嫩非常。藍色的眼瞳。很有光彩。眉尖眼角間。且時時微露笑意。在他那端整的小頭上。覆着金絲般的秀髮。令人見了可愛。在我們屋中的起居室的中央。放着一隻白色的大介殼。我們便當做葆愛的搖牀。把他睡在當中。那一縷縷的水草。常常順着水流。流過他的臉上。他便抬起兩隻小手。把水草捉住了頑耍。那水草好像正是他的玩具一般。腦娜的全副精神。都放在他的身上。或是喂食物給他吃。或是低聲吶呀着。慰安他幼稚的心情。當他生產了一兩個月後。腦娜更領導着他在水中游泳。他簡直是腦娜的注意力的焦點。除掉他以外。甚麼事伊都不注意咧。

至於我自己呢。幾乎已成爲他們母子倆的無關之人了。可是我有我的應盡之職。隨時的保護着他們。我瞧見腦娜的眼光中。滿含着慈愛的光輝。伊的臉上也露出慈愛的光輝。心中十分的快慰。

我在上文已經說過。那辣克司城中。有一個時期。是不分晝夜的。你們諒必都還記得。那不分晝夜的時期。後來也在安寧狀況中。悄悄的過去了。我們對於光陰。原很不介意。但在這時候。却覺得已過去

了許多時日。因為我們瞧見我們的兒子。已長大不少了。他的四肢。已強壯有力。他的頸項。已能承受他頭部的重量。他的頭。已能俯仰自如了。他且已會得游泳。又過了不久。他又已會得講話了。我們的處境。雖然很是快樂。但悶居在住屋中。也未免索然乏味。所以腦娜和我常常攜帶着葆愛。去到凱安的家中。我和凱安原是很要好的朋友。我和他住屋的距離。又很接近。往返很是便利。彼此聚在一起。閒談消遣。有時候。葆愛睡着了。腦娜和我加上凱安和他的眷屬。便作一種遊戲。那遊戲法很單簡。是拿許多介殼在水中浮沈。那時候覺得很有趣味。如今回想起來。卻真不值一笑了。我並常常伴着那位王子。一同出去打獵。那王子似乎很喜歡我。我能够和他結成朋友。以爲是一樁很快活。很可驕傲的事。這個和你們地球上的情形。不差上下。你們地球上的人。倘有人能和國中的王子結成朋友。時常聚合在一起。怕不也是很快活很驕傲嗎。那辣克司城中的王子。名叫亞塔。是一個善於運動的人。他常常率領着一隊他的朋友們。或是和我二人出去打獵。我們更常常朝着那野物河。游去很遠。游到那些峭壁下。那些峭壁。是在瑪列諾人統治的區域的邊境。並常常在那裏遇着種種奇異而可怕的生物。

我想你們聽到這裏。定將發生一個疑問罷。那瑪列諾人。雖是一種半開化的民族。但必然也有謀生的方法。我雜處在他們當中。我是怎樣的謀生呢。是的。這一層。我應該說個明白。請你們仔細聽着。我謀生的方法。彷彿是一個工人。和那城中的普通的瑪列諾人一樣。原來在那辣克司城中。絕無懶惰人生存的餘地。腦娜和我。當然沒有人長久的供給。我們初到那城中時。他們肯供給我們。讓我們過了一兩月安坐而食的日子。已是破例的優待了。所以他們既把房屋給我們居住後。便指派我去和凱安工作。我們在每天睡眠時間以後。便攜帶着大籃。游到那些草叢外的空間中。那草叢是包圍着辣克司城的。我們游到了那裏。便把水底上生產的介類食物。收集攏來。等收滿了一籃。便回到城中。交到政府的倉廩。儲藏起來。

凱安的妻子。也和我們在一起工作。因為那城中的定規。婦女們雖然已結婚了。仍強迫着分出一部分的時間。收集公眾的食物。腦娜起初也是這樣。及至產生了葆愛後。雖仍常常加入工作。不過不再受強迫。因為照料嬰兒。也是一樁重要的事。倘仍去工作如常。不將遺誤了嬰兒嗎。那瑪列諾人。固然是一種半開化的奇異的民族。但這種種的規定。卻也很是文明。而且人人必須自食其力。這種美德。

你們地球上的人們。且恐還及不上他們。你們祇知仗着金錢的勢力。不論心中想要甚麼物件。不必親自動手。祇須略一睇盼。便可到手。和瑪列諾人比較。真未免慚愧極了罷。

在那安寧的一年光陰中。辣克司城中。也曾發生了好幾樁怪異的意外事件。那些事件。都是非常不吉利的。因此便把我們領到瑪列諾人的歷史中最煩擾而最危險的時期中。不過那時候。我們並不曉得啊。

那許多不吉利的事件。並非同時發生。是逐一的發生的。(我以為奧克不在辣克司城中。正是那許多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那許多事件。彷彿是一種破壞的計劃。傷害我們的勢力。簡直好似一柄聽不出的利刃。起初我們原不很介意。後來纔覺察那危害的重大。再到後來。我的住屋。竟然也大受攻擊。我的生活界中。便發現不穩的現象。於是我不得不率領着一隊瑪列諾人。挽救那紛擾的大局了。

我在敘述那些事件以前。先要把瑪列諾人世界中的種種情況。對你們說個清楚。然後你們聽了我那敘述。纔能容易了解。我想你們定然表示同意罷。

二

瑪列諾人的區域。是一片廣闊的水。四下裏都有大峭壁維護着。那片水不是在地面上的。卻是在地
面的下方。所以那片水可以喚做地中海。辣克司城正在那地中海的中央。那地中海究竟有多麼廣
闊。我不曉得。因為各種計算法。和各種的比較法。我都已忘却了。我祇覺得從那地中海的海底。直到
海的面。大約有二千尺深。或許超過這數目。也未可知。辣克司城的深度。當然比不上那地中海。那
地中海的深度。較之辣克司城。大約要深三四倍。究竟有多少條進路。可以從外界通到那地中海。我
也不得而知。祇曉得當初腦娜和我無意的走進了那地中海。遇見了凱安。而被他們捉住。那不過是
許多條進路中的一條罷了。那瑪列諾人。本不是善於進取的人們。水面以上的情形。他們是茫無所
知。我雖曾講解給他們聽。他們始終不能領會。

在那地中海中。不祇是辣克司一座城。除掉辣克司城以外。再有好幾座瑪列諾人的城。不過都沒有
辣克司城闊大罷了。那裏自然也有居住的人民。有的用水草當做材料。就着那些高大的水草的支
莖。搭成小屋居住。形狀和你們地球上的鳥巢一般。有的便居住在水中。更有許多。在那黑色的污泥

上。掘些小洞。在洞中居住。

瑪列諾人區域的四周界線。差不多都有陡峭的峭壁。黑色而嶙峋的石頭。黑色的泥堤。各種顏色的珊瑚叢。或是植物叢生的所在。但有一道界線。——正在腦娜和我走進那世界的進路的對面。——景況卻和別處不同。有一條很可怕的空道。那空道足有一百多尺高。至少有一英里闊。那空道中的水是黑色。水底積有很厚的污泥。經過了那條空道。便去到另一個區域中。據瑪列諾人說。那個區域喚做野物河。那空道正是前往那裏的一條進路。那個區域中。究竟是甚麼景況。卻沒有一人曉得。從前雖曾有人。從那進路進去。但去不多遠。就回了轉來。說出許多荒唐絕倫的事。沒有一人肯相信。又曾有人不顧危險。繼續前進。要探查個明白。但是去了之後。再也不見回來了。因此那區域中的景況究竟如何。無人能夠曉得。但那裏必然住着半開化的人們。卻是人人相信的。有些人說。奧克便是那裏的種族。所以他敢於前往。居住在那裏。從那進路中。並常常有怪異的獸類走了出來。從前有過一次。忽然走出來一頭海中的怪物。但這件事相距的時日已久。有許多人已經不記得了。我以上所說的。都是辣克司城中的狀況。

如今我要把那種種意外的事情講給你們聽了。起初那些事件和我本身上原無關係。我所以絕不介意。但過了不久。那慘酷的力量。竟然影響到我的家庭。我這纔慌張起來。那些瑪列諾人。大多數原都是我的朋友。我眼瞧着他們忍受災禍。心中的恐怖和悲憤。總不及自己身受災禍時來得深切。這個並非是我私心太重。沒有愛羣的心。便是你們地球上的人們。恐怕也是如此罷。

三

閒話少說。且說辣克司城中。發現第一樁意外的禍事時。我們的葆愛。差不多纔生產了兩個月。有一個青年處女。——是凱安管轄下的一個工人的女兒。忽然的不知去向了。他的年歲。比腦娜再輕。伊的容貌。當然和那些瑪列諾人相同。但在他們當中。總算是很美麗的。在你們的思想中。自必以為瑪列諾人是一種怪誕的民族。甚致於以為他們不是人類。其實他們也有地球上人們的智慧。不過比較的薄弱些罷了。他們也能辨別容貌的媿妍。你們聽我在上文中。形容瑪列諾人的形狀。必然以為他們的容貌都是醜陋不堪。無論如何。談不到美麗一個字。但是你們要明白美麗和醜陋。是沒有一定的界限。更不能够用世界的眼光評判美醜。必須用局部的眼光去鑒別。就如你們地球上的人們。

總以爲你們這副模樣是很美麗的。可是薩錫巴地方的土人們。必然把你們這副模樣認做是醜陋。而以爲他們自己的模樣。黑皮膚。厚嘴唇。是地球上最美麗的。這樣說來。瑪列諾人的形狀。我們見了。雖覺得十分醜陋。但他們自己瞧起來。卻以爲是很美麗的。那也不足爲奇了。

這個是無關緊要的。不必多說了。再說那個失蹤的女子。原是和凱安部下的一羣工人們。在那海底下。收集介類的食物。不知伊爲着甚麼。曾離開大衆。單獨的游了開去。出發時那班工人原不會留意。後來到了應該回轉辣克司城的時候了。仍不見伊回來。我們總以爲伊必是身體不舒適。先行回家去了。但是伊並未會回家。我們隨即在那城中各處搜尋。也尋不着伊的蹤跡。這一件事。雖然稀奇。卻不算甚麼大事。自然不能引起公衆的注意。不過伊的直系的家屬。覺得很是煩悶罷了。有許多人推測伊失蹤的原因。必是被一個青年的瑪列諾男人引去做妻子了。你們聽了這話。必然覺得很驚奇。一個男人。如何能够這樣便利的把一個女子引去做妻子呢。其實在他們瑪列諾人當中。卻不算希罕。他們本有一種習慣。一男一女。可以一同棄家外出。住在一個荒僻無人的所在。躲避工作。等到他們相愛的第一個時期已過去了。再行回到家中。於是他們便成爲夫婦了。那女子失蹤。倘果是由

於這個原因。辣克司城中。便該有一個少年男人也忽的失蹤纔是。但是那城中並沒有少年男人失蹤。而那個女子又久久不見回來。那末那女子所以失蹤。當然是另有因原了。

凡是曉得這件事的人們。雖然覺得很稀奇。可是過了些時候之後。大家便把這件事忘懷了。誰知後來又有一個少年女子忽的失蹤了。總計在那一年當中。莫明其妙失蹤的女子。足有三十個之多。這纔引起了全城人們的注意。我們出去工作。都不敢帶着婦女們同去。那些居住在水草中和泥堤中的瑪列諾人。又都紛紛的遷到辣克司城中居住。或是遷到附近的城中。我們到了這個時候。自然已曉得那些女子們所以失蹤。必是被甚麼劫去。可是究竟被甚麼劫去了的。我們卻推想不到。大眾都陷在非常疑慮而恐懼的狀況中。後來因又發生了一樁意外的事。那個絕大的疑問纔得明瞭。

有一天的夜半。——瑪列諾人的言語中。沒有夜半這個名詞。我爲着要你們容易明瞭起見。祇得採取你們言語中的字句了。——辣克司城的人們。都已睡眠了。凱安和我因爲負着一件重要的任務。仍在一條垂直的街道中游泳着。那條街道。是個冷落的所在。街道中。一個行人也沒有。那些房屋的側面牆壁上。有燈光射過來。照得街道中的水。變成一種闇綠的顏色。——就如你們地球上的夜間。

從濃霧中射出的燈光一般。——那些房屋的沿街的窗戶。大多數都是開着。四下裏都寂靜無聲。祇有凱安和我在水中游泳。發出一陣陣撲刺的水聲。我們正着力游泳時。忽見在我們下方的一條平行的街道上。有一個綠色的形影。我們不禁很是注意。我忙定睛瞧看。是那個形影。好像是一個男人。他身上穿着一件用海草編成的綠色衣服。他瞧見了我們。立刻往上面升浮。升到附近的一盞街燈前。再用一樁物件。把那街燈罩住。燈光既不能外射。各樣物件上。便都蒙上了一層黑影。凱安和我見了他這番舉動。自然十分驚異。便不再發展。停止在那兩條街道交叉處的上方。因為這樣可以瞧見兩條街道中的景況。在那兩條街道中的遠處。原再有好多盞街燈。所以那兩條街道中的景況。我們仍能瞧看得出。當我們剛正停止住時。我們忽然聽見有一個低而動人的呼聲。從近處傳送過來。那呼聲原來正是一個暗號。呼聲過後。那條平行街道中。再現出幾個人影來。他們都立即從水中上升。分別的把那些街燈罩上。那條平行街道。便全部分的隱沒在黑暗當中了。

凱安和我一壁向水下沈落。一壁高聲叫喚。同時又瞧見一種驚人的狀況。只見從一所房屋的窗戶中。有一個婦人的僵直的身體。從屋中飄流出來。幸虧垂直街道中的街燈。依然光亮。我們就着那燈

光更瞧見那婦人慘白色的臉和膀臂。原來正是一個知覺已經迷失的婦人。伊的知覺怎會迷失的。當時我們原不曉得。後來方纔曉得是那個誘劫伊的人利用他那股獸電。震蕩得伊的知覺迷失咧。那婦人的身體。從那窗戶中飄流出來。彷彿伊的後面正有一人。把伊推出來的一般。等到流出了窗口。外面水中的那些人。便把伊抱住。一刻也不耽擱。非常迅速的游泳去了。凱安和我急忙跟隨在他們的後面。一壁大聲叫喊。我們叫喊的聲音。已經驚動了附近的居民。有許多人在屋中大聲詢問爲何叫喊。再有許多人從屋中趕出來瞧看。於是我們追隨那些人前去。我們後面的街道中。頓時現出紛亂的景象。那些人游泳得真快。彷彿是怕被我們追上的。但凱安和我都是空身。不像他們抬着那個婦人的身體。所以往前游泳。比較他們更快。不多一會工夫。已經追上他們了。我們自然要把他們捉住。他們又自然要抵抗。兩下裏便在那黑暗中爭鬥起來。他們當中有一個人發射出他那股獸電。希圖迷失我的知覺。但我上次已上過奧克的一次當。曉得了那獸電的厲害。剛正交手。已嚴密的防備。便被我躲避開去。凱安因受那些人的合力攻擊。憤怒的幾乎發狂了。放開了喉嚨。不住的高喊。那一片寧定的海水。因爲我們作劇烈的爭鬥。便擾得波翻浪打。我們的四周。都被那激起的水沫。

包圍着。凱安和我二人和他們鬪了一會。我居然捉住了一人。剛巧有一個浪頭。正打在旁邊一盞街燈上。把罩在那街燈上的物件。沖將開去。燈光復行射了出來。我就着那燈光。瞧見我捉住的那人。不是別人。正是上次鬪敗我的那個奧克。我不禁高聲叫道。原來正是你啊。我說這句話的聲音。似乎正鼓起了他的勇氣。他竟然掙脫開。逃入那旁黑暗的地方去了。

凱安也大聲呼喊。是很得意的呼喊。原來他已打敗了他的對手。那個婦人的身體。他們已經棄下。沈到那街道的底上。我們立刻沈了下去。在伊的膀臂和頸項裏。細細的按摩。不多一會。伊會蘇醒過來了。那街道中。已復行大放光明。那些房屋中的人們。都趕出來瞧看。有許多人圍繞在我們的四周。神情很驚異的探問究竟。我們雖救下了那個婦人。但竟被奧克和他的賊黨們安全逃走。我們很覺得懷喪。

一小時後。我回到我的住房中。見葆愛正睡在那隻大介殼改造的搖籃中。哭個不止。心想腦娜怎麼會這樣大意。讓他哭個不停呢。再瞧腦娜。——我親愛的腦娜。已不在屋中咧。

四

在那往後的若干小時中。我既是非常的恐怖。又非常的失望。時時的和凱安討論那種災禍。我們倆都以為那災禍是十分重大。為瑪列諾人的歷史中從來所未有的。但那災禍的內容。我們起初原不明白。後來經過一再的討論。便斷定屢次失蹤的婦女。必是被人劫去。我們親眼瞧見那個婦人從窗中流出。可以當做一個鐵證。我們又斷定那些婦人被劫往的所在。必然正是野物河。我曾親手捉住奧克。也可當做一個鐵證。我們再往深處推想。奧克溜往野物河後。自然和那裏的居民居住在一起。那裏的居民。比較瑪列諾人。諒必更是野蠻。他和他們相處不慣。所以便在睡眠的時間。再溜回辣克司城。劫取些婦女們前往。以圖他生活上的便利。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啊。我們隨即又議決設法保護我們的婦女。而最良的保護方法。在嚴密的看守通往野物河的進路。不許那裏的人或獸。來到瑪列諾人的區域以內。

我們議決以後。立即實行。實行以後。果然不再那種事件發生了。後來過了些時候。辣克司城中的國王。特地在王宮的屋頂上。對着大衆演說。說是危險的時期已經過去了。野物河那裏的人。絕然不能再溜來了。並對我們竭力的保證。說婦女們今後絕無危險了。

腦娜倘安全的在我身旁。我聽了那國王的演說。一定和那些聽他演說的人們同樣的鼓掌歡呼。但是腦娜已不在我身旁。伊已經被劫走了。被劫往那可怖的所在去了。凡是前往那所在去的人。從未有再能回轉來的。那末腦娜能不能够安然回來。委實沒有一些把握。那國王說瑪列諾的婦女們。如今已經安全了。這話怎能使我得到慰安呢。因為腦娜已經被劫去了。已經陷入那很不安全的境界中了。

曾經有人主張組織一個遠征隊。前往野物河去查察一切。但一般人的心中。都把那裏當做是絕地。不去則已。去了便難生還。所以竟沒有人敢加入遠征隊。冒險前往。祇有那些已失掉了妻子或女兒的人們。希望去到那裏。或能尋着妻子或女兒。一家團聚。都肯前去走一遭。凱安雖未身受那種災禍。卻很熱心。也答應前往。至於我自己。當然很願意前去的。一來也是希冀能尋着腦娜。把伊搭救回來。二來我若不設法前去救伊。縱然安居在辣克司城中。這一顆心必然不能放下。必能不思睡眠。不想飲食。與其那樣憂愁抑鬱而死。不如去走一趟。前途反較有生望了。但有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便是辣克司城中。沒有人造的武器。祇有一種。是用魚骨造成。打獵用的瘦長的標槍。——我先前剛來到

辣克司城中。那位國王坐在他那游車中。瞧見了我。曾把一樁物件向我拋來。那物件便是這種標槍。

——那位王子迭次和我同去打獵。所用的武器都是祇有標槍。

辣克司城中的瑪列諾人。除掉標槍以外。當真沒有別種的武器嗎。從前原是有。有一次。有兩座城池中的瑪列諾人。爲着一些爭端。發生了內亂。兩下裏戰鬪得很劇烈。及至戰事平息以後。爲着免除以後再發生內亂起見。便把各種武器——除掉標槍以外。一齊毀滅掉。就事實上說。瑪列諾人委實不需要武器。因爲瑪列諾人區域內的水中。並無何等凶野的生物。從前雖曾有怪物到來。他們很受着些傷害。但那已是不知若干年以前的事了。所以他們平日的的生活。是在一種虛偽的保證之中。他們絕無有抵禦的力量。因而他們也絕不想和外人爭鬪。他們並忘卻掉自家沒有抵禦的力量。適足以引起外人們侵略的野心。

我們既決意前往。便不顧有無武器。立即着手組織遠征隊。說起這遠征隊。真個令人可憐可笑。人數既然不多。設備又非常簡陋。由凱安和我做遠征隊的領袖。——我們曾經議定我出發之後。我的葆愛。由凱安的妻子代爲照管。——隊員祇有五十人。等到組織就緒以後。忽然有意外的發展。便是那

王子亞塔情願加入。親自統率我們。你們聽我說到這裏。總可推想到我當時的快樂罷。亞塔加入遠征隊。他父親原不贊成。但他不惜違抗父命。毅然加入。這真是遠征隊的大幸了。

亞塔年紀很輕。比較我再年輕些。他是一個身體瘦削。容貌清潔的少年。臉上時時露着幼稚的笑容。眼光卻很有威稜。足以攝服一般的人。凱安原已過了他生命的一半。他的膀臂。雖已不及少年人的健壯。他的體質。卻仍很堅強。我得到他們二人的幫助。以爲前途不論遇見何等的奇人怪獸。定然能够戰勝。而把腦娜安然救回。

我正在那沾沾自喜的當兒。不料亞塔忽宣布我們的錯誤。因他這一宣布。那遠征隊便不能成立了。那遠征隊的隊員。本共是五十個人。事實上。又可算各人都沒有武器。據亞塔說。倘這許多人一同前往。當然不能祕密的進行。既不能够祕密進行。又當然隨時隨地。會引起許多攻擊。我們倘有武器。原不懼怕甚麼。倘有人來攻擊我們。我們便和他們正式對壘。但是我們簡直是赤手空拳。試問怎能抵擋那許多的攻擊呢。我聽了亞塔的一番話。覺得很是不錯。很佩服他見解的周到而深遠。便連忙請教他對於進行上的計劃。

亞塔的計劃。很是簡單。他主張遠征隊暫緩出發。先由他和凱安再有我自己。悄悄的溜往野物河。考察那裏的種種情勢。倘能不遇着何等攻擊。再能把那被劫的婦女們搭救回來。那是最好的。否則我們仍悄悄的回來。索性把遠征隊大加擴充。多招若干隊員。再浩浩蕩蕩的向那裏前進。正式的攻打。結果必能得到圓滿的勝利。亞塔這計劃。原很周密。不過我的意思。祇想追蹤而往。把腦娜搭救回來。其餘那些被劫的瑪列諾婦女們安全與否。本用不着我操心。所以我聽了亞塔的話。覺得未免太多事了。然而亞塔定下的計劃。是從各方面的利益上着想。我也未便因我個人的私念。公然的反對。而且縱然反對。也未必便能打銷亞塔的計劃。我祇得也表示贊成。於是便決定我們三人先往野物河去了。

當亞塔在那王宮的屋頂上。拜別他母親時的一番情形。我是再也不會忘却的。因為我們前往的所在。人人都以為是絕地。都以為我們去了之後。凶多吉少。他們必然不能再瞧見我們。不能再聽見我們的消息了。那些瑪列諾人當中。秉賦着英雄本色的。本來很少。他們眼望着我們三位英雄。前往那非常危險的地方去。祇有耽憂和惜別的意思。既不歡呼。也不鼓掌。聚集在王宮前面那個立方形容

間的四周。浮蕩在水中。一些聲響沒有。那位王后。站在亞塔的前面。亞塔隱在伊的腳旁。伊先瞧瞧亞塔。再瞧瞧凱安和我。一壁說道。亞塔。再會罷。我們靜心的等候你們。希望你們都能安全的回來。伊說了這話。又伸出一條膀臂。在亞塔的頭上。撫摩了幾下。亞塔也不再耽擱。站起來。轉身走去。凱安和我緊緊的跟隨着。那王后的臉上。露着勇敢而不可思議的笑容。我們便從那靜默的人叢中。順着街道。緩緩的游泳。游出了辣克司城。我們三人。雖然勇氣百倍。心中卻也跳得很快。我們身邊。祇帶着細長的標槍。再朝那個通往野物河的進路。一逕游去。

五

我們游進了那條進路。便由亞塔在前領導。祇須游進那條進路。便出了瑪列諾人的區域以外。而到了我們從未到過的新地方了。原來我們先前雖然往四下裏去打獵。卻從未到過那地方。都是在瑪列諾人區域以內的水流中。當下我們很凝重的前進。越朝前進。我們頭頂上的石頂。越發降低。後來那石頂和下方地面的距離。祇有我們身體的兩倍長。在我們兩旁的黑水。都是一直流開去。流到我們目力不能及的所在。我們的進路。又越走越往下斜。差不多成一個四十五度的角度。我們前進了

一會。將近有你們地球上的一英里路程了。忽瞧見前面有一個珊瑚叢。——實在是一道柵欄。從地面直高到上方的石頂。——現在我已知道那是珊瑚。那時候。祇把他認做是一種石質的植物罷了。那珊瑚叢生長得很繁密。彷彿是一叢難以通過的荊棘。顏色是雪白。好像是地球上北部地方。在冬季裏的樹木。上面堆積着很厚的乾雪一般。而且不偏不斜。正攔住我們的進路。我們祇得站住了。商量了一會。先游到那珊瑚叢的左邊。再游到右邊。察看了一遍。見那珊瑚叢不僅很深。而且向左右兩方展開。一直達到那條一英里闊的進路的邊沿。竟然沒有一些空隙。可以擠身過去。亞塔道。爲有了這珊瑚叢。我們的區域內。便不會受着種種怪物的侵襲了。因爲他們必然不能越過這珊瑚叢啊。又笑着對凱安和我道。我們不能過去。儘着守在這裏。不是到很安全嗎。亞塔說這話時。凱安正在那珊瑚叢前。仔細察看。搜尋前進的道路。不多一會。他大聲喊道。你們走過來。我們或許能勉強擠過去呢。那珊瑚叢。本有好幾百尺深。我們勉強偏着身體。擠進去一些。見裏面卻有許多空隙。我們再從那些空隙中。很困難的向前擠去。足足費掉一個多小時的工夫。我們居然越過那珊瑚叢了。我們在珊瑚叢中前進時。會瞧見些形狀如船的魚。魚頭的兩旁。有兩隻突出在外面的圓眼睛。有如是皮球一般。

潛伏在水中。很驚奇的望着我們。那神情非但不懼怕我們。且似乎很怨恨我們。朝我們望了一望。便不疾不徐的游避開去。我們見了他們。卻毫不介意。因為他們常常游到瑪列諾人區域內的水流中。被我們用標槍很容易的處死。

我們越過了那珊瑚叢。又到了平闊的水流中了。瞧見上方的石頂和下方的地面。竟幾乎接觸到一起。當中祇留下一條窄狹而傾斜的空間。可以容我們前進。那水的顏色。格外的黑。我們三個人。倘離開一些。彼此就不能瞧見了。那水又格外的溫暖。很覺難受。我們的鼻孔裏。並顯着一種腐敗的臭氣。我們一路游來。地勢本已逐漸下斜。不知游過了多少時候。在我們下方的地面。又斗的傾斜下去。正如一座垂直線的峭壁。同時我們上方的石頂。卻又抬高上去。我們竟瞧不出他有多麼高。我們四下裏的水。顏色都是烏黑。我們好似在黑色的墨水中游泳。雖瞪眼朝四下裏瞧。竟瞧不出四下裏的邊際。一眼瞧出去。一些瞧不出甚麼。祇是一片黑魑魘的。好像不論甚麼物件也沒有。——這話不對。不是沒有。不過是隱沒在那黑暗當中罷了。亞塔說道。我們必須下去。我想他們必然是住在下面……住在下面的海底。他說這話時。聲音雖很堅定。但我聽得出他是勉強做作的。他的心中。諒必已很震

驚了。當下我們便沿着那峭壁的邊沿。慢慢的游下去。大約游下了一千尺。——不止一千尺。也許有三千尺。究竟是多少。我卻說不出。我們越往下去。水越發溫暖。後來竟然很熱。使得我們幾乎忍受不住了。我心中忽的觸動着一念。暗想我們必已游到我那流星面上的凹下的所在了。因那流星地心的火。所以便把水燒得很熱了。我又想到我的流星距離外界。距離天。距離土星。距離羣星。以及那廣闊無垠的星的世界。究竟有多少遠呢。我雖是生產在那流星上。像這一種意念。卻是第一次發生。我正在默想間。凱安突的高叫道。你們瞧呀。我們當即聚在一起。定睛瞧看。只見在我們的下方。那黑暗虛無的境界中。有一點亮光。正在活動着。瞧上去。那亮光似乎在好幾英里以外。其實和我們祇隔着二三十尺。因為那亮光正向我們行來。不多一會。我們已瞧出那是一個長而彎曲的東西。那東西有一個發光的頭。發出的光。是淡綠色。彷彿是你們地球上螢虫的光。我們屏聲靜氣的瞧着。那東西隨即從我們旁邊游了過去。——很寧定的游過去。似乎並未瞧見我們。他的形狀。很像是一條緞帶。足有三十尺長。二尺高。卻祇有不多幾寸厚。顏色是青白色。身體的上下兩邊。很不整齊。彷彿是緞帶的邊沿已經破碎了。從他的頭直到他的尾巴。灣灣曲曲。好像是水中的波浪。瞧上去。很覺得可怕。不多

一會。他已經去遠了。他全部的身體。已隱沒在那黑色如墨的水中了。我們這纔繼續往下方游泳。一路之上。又有許多生物。經過我們的身旁。那些生物。都是奇形怪狀。有的是賽如沒有頭顱的。渾身都是黑色。卻有許多發光的寄生物。寄生在他的身體上。又有許多大魚。形狀和星一般。中央是一顆發光的綠色的頭。四周伸出無數的分支。正如星的光芒。那分支很長。足足等於我們身體。他們是魚類嗎。還是別種的動物呢。我可不得而知了。那許多生物。雖一一的從我們身旁經過。卻似乎都未瞧見我們。我們不由得很是欣幸。隨即又遇見一物。好像是一隻白色的輕氣球。在水中飄蕩。也從我們身旁過去。離開我們且很近。他比較我們三人中的任何人。更要長。瞧他的神情。似乎無害於人。亞塔便游到他旁邊去。不料他的身體。忽的膨脹起來。方纔的形狀。已完全不復存在。好似已變成了一片白色的濃霧。正包圍着亞塔。亞塔大聲叫喊。凱安和我。急忙過去救助他。在一轉眼間。我們三個人。都已陷入非常的恐怖之中。那種恐怖的情形。我簡直形狀不出。倘在平常。我們遇着了甚麼仇敵。都是立刻和他戰鬪。可是見了這種怪物。竟嚇得不敢動手。三個人拼命的划動手腳。一同逃走。那怪物並發出一種難堪的臭氣。我們嗅着了。都覺得很不爽快。喉管中。並似乎有甚麼物件。直往外湧。那種濃

霧似的東西。實在不過是一種透明的薄膜。我們原能把他撕裂得粉碎。怎奈剛正裂碎一塊。隨即又長得聯合起來。他雖然沒有思想力。等於我們的腦筋。但他的各個細微的纖維質中。分明賦乘着一種戰鬥的知能。那種知能。當然是遺傳下來的。當時我們的處境。固然很困難。很危險。但我們畢竟逃脫。怎樣能逃脫的。連我自己也不曉得。或者是那東西和我們鬪了一會。不能克服住我們。便不願意和我們再戰了。我們逃出了一段路。那種臭氣。仍蘊蓄在我們的肺部裏。覺得很是難受。再瞧那東西時。他已往別處飄蕩而去。仍交成一隻輕氣球的模樣。和我們最初瞧見時一般無二。

後來我們已游到那黑暗虛渺的境界之底了。那裏的地面。並不平坦。瞧那景况。好像是曾被洪水沖刷過的。有好幾道污泥的泥堤。大約有一百尺高。堤上有許多洞穴。好像是蜂房一般。泥堤的旁邊。便是山谷。山谷中。生長着許多黑色和白色的珊瑚。一根根的矗立着。彷彿是些標槍。準備着戳斃那種不留心的過路客。再有許多類似小火山的山峯。排列成拱門形。有一座山峰中。並瀉出一道水流。那水差不多是滾熱的。我們又時時瞧見許多亮光。但並不是真的光亮。不過是那些水中生物的發光的頭和身體罷了。那些水中的生物。都是慢慢的流動着。都似乎未曾瞧見我們。我們卻曉得他們若

是腹中飢餓了。必然要吞食那些較小的同類。或者竟來攻擊我們。要把我們當做食物。也未可料。在那破毀不整的海底上。時時發現巨大的蟹。或是和蟹形狀相同的生物。他們行動得很快。我們在那裏游泳時。既不過高。又不很低。距離海底。大約總在五十尺光景。我們身邊。本不會攜帶發光的東西。身上都穿着那種黑綠色的衣服。我們手裏。仍持着標槍。——可以算是無用的武器。但據亞塔說。倘若用以和人類戰鬥。也未必沒有用處。我們一路游來。野物河區域中的種種景况。已觀察得很明瞭了。曉得那些野蠻的生物。都是自殺同類。而把殺死的同類。當做食物。我們根據這一層着想。又料定他們存在的數目。必然越過越少。他們都很凶惡。我們人類。倘公然的和他們戰鬥。必然鬧他們不過。然而人類是有智慧的。鬧不過他們時。會得藏匿起來。會得逃走。他們卻是非常愚拙。連上前追趕。也不知道的。你們聽了這番話。必然以為不合情理罷。實則並沒有甚麼不合情理。你們要曉得野物河雖是在那流星面上凹陷的所在當中。那流星又雖是繞着土星的輪圈旋轉。但那裏所有的景况。實在和你們地球上最初的時期中。差不多是相同的。而且不論甚麼野獸。又不論是現在的。或是從前的。都不會像人類這樣的凶猛。這樣的嗜好肉食。你們不信。試瞧你們地球上的獅子和老虎。他

們若非受恐懼或飢餓的逼迫。都是很膽怯的。你們地球上的野獸。原很樂於和人類和平的同居。祇因你們要去侵害他們。他們便不得不窮凶極惡的和人類做對了。所以我要說。野獸所以凶惡。實是由人類促成的啊。

閒話少說。再說我們正游泳着時。凱安忽的高聲喊道。你們瞧那裏呀。那裏或許正是他們居住的所在罷。我忙順着他指的方向。定睛瞧過去。只見在我們的下方。隔開着好遠的所在。有許多針孔般大小的亮光。我們正瞧得起勁。忽有一個似人的物件。從我們旁邊游過去。那物件往下方游泳。快得着實驚人。在他一隻伸出的手裏。握着一物。好像是一隻燈籠——是一隻小的燈籠。照着他。在黑暗中游泳。他並未瞧見我們。片晌工夫。他已經過我們身旁。往下方游去了。那游動着的燈光。我們卻仍瞧得很清楚。凱安又催促道。走呀。他正是我們的領路先鋒。我們正好隨着他游去呀。快些。快些。再耽擱下去。要失掉他的所在了。我們當即也往下方游泳。隨着那一點亮光。急急的游去。

六

在我們前面的那一點毫光。我們雖瞧得很清楚。但有時候隱沒在那些珊瑚的枝莖間。有時候或被

一道泥堤的邊沿。又或是生物的身體遮住。便完全不見了。但那不過是暫時的。隨即又現了出來。我們往下游了一會。已將近游到海底了。再順着一道泥堤游去。那道泥堤。雖是灣曲得很不整齊。卻委實是一道很好的泥堤。堤上生長着許多怪異的矮短的植物。那時候。那一點亮光。在我們前面。大約離開着幾百尺遠。我們在那亮光之中。有時候瞧得出那物件的外廓線。我們因為和他相距已不遠。不敢高聲講話。雖然游得很快。卻是靜默無聲。後來那點亮光忽的往下一沈。便隱沒不見了。但我們已瞧見那物件是游進了一個黑色的洞口。那洞口是在一道泥堤上。和我們前進的路線。正成對角形。我們並瞧見方纔我們瞧見的那些亮光。正是從海底下面四下裏的亮光的反光。我們當即也悄悄的游到那個洞口前。見那一點游動的亮光。正在下面。但隨即又不見了。凱安道。慢着。我們切莫急進。可慢慢的進去。於是我們便十分注意的。游進了那洞口。再往前進。前進了不多一段路。又遇着一座珊瑚叢。攔住了去路。我們稍加觀察。已瞧出這座珊瑚叢是人工製造的。形式很像做拱門。我們猜詳製造的用意。必是阻止洞外的野蠻生物。不許他們進去。不過造得並不十分堅固。那些野蠻的生物。倘能曉得他們自家的氣力。一定很容易衝將進去。然而這一種性能。造物之主。祇賜與人類。他們

是絕對沒有的。因此我們並未費多大的事。已越過了那座珊瑚叢。忙定睛瞧時。又瞧見那一點亮光了。我們仍很注意的隨着前進。隨即轉了一個灣。忽的到了一個突出的所在。便停止前進。我們三個人。因游泳的時間太久。都是氣喘吁吁。心頭劇跳了。在那突出所在的下方。纔是洞的本部。方纔游過的那條路。不過是那洞的一條進路罷了。我們停止的那突出所在。正在那洞的頂上。我們瞪眼朝下瞧看。見洞中積滿着水。有一種淡綠色的亮光照着。那洞差不多是圓形。約有幾百尺闊。從洞底到洞頂。大約有一百尺高。在我們對面的牆壁。我們瞧得很清楚。壁上有一排排突出的部分。瞧那情形。分明是人工鑿成的。和你們最初的始祖在穴居時代的房屋。差不多。我們並瞧見在那些突出的部分上。一叢叢的坐着許多人。——祇得稱呼做人。——男子婦女和小孩子們的形狀。和瑪列諾人。並無不同之點。這一層並不能使得我們驚駭。使得我們驚駭的。更有一件事。原來在那洞中的地面上。又擁擠着許多人。方纔我們一路尾隨着的那個人。當即游到下面。加入到他們當中。那旁又有一個高起的平台。——彷彿是一隻泥製的架子。——台上又坐着好幾個老年人。——他們都不是瑪列諾人。比較瑪列諾人。最不同的地方。就是一雙眼睛。比較瑪列諾人的眼睛。更大更呆滯。他們身上的皮

膚是青白色。和瑪列諾人也不相同。那平台上。再站着一人。正是奧克。他正朝下凝視着。望着那許多人。並對着他們演說。他的聲音很高。一直送到我們的耳內。他說的並不是瑪列諾人的言語。卻有些相像。這些都還不稀奇。在那平台上面。奧克和那幾個老年人之間。再跪着一個人。你們猜想得出是誰嗎。正是我的腦娜。伊的膀臂。緊貼在身體的兩旁。牢牢的被捆縛着。伊的美麗。卻仍和往常一樣。淡紅色的皮膚。蔚藍色的眼睛。金絲般的頭髮。一些沒有變動。然而伊的處境。卻已困苦危險到極點了。伊真是不幸。竟然混雜在那些惡徒當中。幸而伊的身體上。分明並未受傷。精神系分明也未曾破裂。祇須瞧伊的眼光。便可分辨得出了。那當兒。伊正很輕侮的望着那些朝伊瞧看的青白色的臉。當時我瞧見了腦娜。心中跳動得甚麼似的。幾乎要失聲高喊道。我的腦娜呀。

七

我敘述了這一大篇。你們閱讀的人。也許厭煩了罷。我想你們必然已厭煩了。我雖是一個老年人。性情卻很高傲。所說的話。你們相信。再好沒有。否則我也絕不勉強你們相信。至於我在那個黑暗而怪異的世界中以後的種種事情。你們或許能夠猜想得到。不過你們猜想得到的。祇是你們的智慧力。

膚是青白色。和瑪列諾人也不相同。那平台上。再站着一人。正是奧克。他正朝下凝視着。望着那許多人。並對着他們演說。他的聲音很高。一直送到我們的耳內。他說的並不是瑪列諾人的言語。卻有些相像。這些都還不稀奇。在那平台上面。奧克和那幾個老年人之間。再跪着一個人。你們猜想得出是誰嗎。正是我的腦娜。伊的膀臂。緊貼在身體的兩旁。牢牢的被捆縛着。伊的美麗。卻仍和往常一樣。淡紅色的皮膚。蔚藍色的眼睛。金絲般的頭髮。一些沒有變動。然而伊的處境。卻已困苦危險到極點了。伊真是不幸。竟然混雜在那些惡徒當中。幸而伊的身體上。分明並未受傷。精神系分明也未曾破裂。祇須瞧伊的眼光。便可分辨得出了。那當兒。伊正很輕侮的望着那些朝伊瞧看的青白色的臉。當時我瞧見了腦娜。心中跳動得甚麼似的。幾乎要失聲高喊道。我的腦娜呀。

七

我敘述了這一大篇。你們閱讀的人。也許厭煩了罷。我想你們必然已厭煩了。我雖是一個老年人。性情卻很高傲。所說的話。你們相信。再好沒有。否則我也絕不勉強你們相信。至於我在那個黑暗而怪異的世界中以後的種種事情。你們或許能夠猜想得到。不過你們猜想得到的。祇是你們的智慧力。

能及的地方。我在少年時遇見的那種種事蹟。我敢說絕非你們的智慧力所可及。那末你們當然是猜想着的了。你們倘願意再續下去。我儘可再把我記憶着的所有事蹟。一一的明瞭的敘述出來。

——我想你們必定願意再往下讀去的罷。

第五章

—

我們三個人。伏在那上層的突出部分。從那洞中的綠色水中。朝下面望着。並聽着奧克對那班人演說。奧克說的話。原非瑪列諾人的言語。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但和瑪列諾人的言語。很是相近。我們聽了。也能懂得。我們便屏聲靜氣的聽。我們聽了他那一番話。對於過去的事。固然很是清楚。便是對於未來的事。——普及於瑪列諾人的大危險。——我們也相當的明瞭了。接着我們竟忘却了我們的地位。且忘却了我們趕來搭救的腦娜。因爲在那平台上。坐在奧克後面的那個人。竟伸出膀臂。摟抱住腦娜。又神情很輕侮的望着伊的美麗的臉。伊卻眼光灼灼的望着。那班人。你們曉得奧克演說些甚麼呢。原來他對着他的人民們說。不久他就將怎樣率領着他們。去和瑪列諾人開戰。必須把辣克

司城和那些姊妹城。一齊佔據過來。或是把瑪列諾人一個個的殺死。或是把他們貶作奴隸。把那美麗而和平的瑪列諾人的區域。收到他們的管理權之下。於是他和他們便可安享無窮的幸福了。我們聽了奧克的一番話。不由得聳起肩頭。卻仍忍耐着不動聲色。凱安的年歲。本比較亞塔和我老。我們本想再聽奧克往下說。他卻拉着我們往後退了一些。他恐怕我們聽得憤激極了。冒裏冒失的跳下去。或是被下面的那些人瞧見了。那便將立即發生難以抵禦的危險了。

那種人民自家的稱呼。喚做邁谷。是兩個長而刺耳的音韻。野物河區域中許多洞穴和地下的燧道中。都被他們佔據着。他們大約有好幾千人。他們雖曾受各方怪物的攻擊。卻仍向前奮鬥。足足奮鬥了好幾個世紀。後來竟奮鬥出頭了。但是到了近年以來。邁谷的婦人們。生殖率十分薄弱。而且生產之後。便將死亡。因此邁谷人不久便將滅絕了。邁谷的男子們。爲着挽救起見。便私通瑪列諾的婦人們。於是便產出許多雜種的小孩子。現在仍有許多雜種的小孩子。住在瑪列諾人的區域以內。瑪列諾人因爲他們是雜種。便很瞧不起他們了。這一番話。再有許多話。都是奧克對那些人民們演說的。他必是因爲要實行他的計劃。先把從前的事說一遍。證實他的計劃。委實是應該實行的。

凱安生怕亞塔和我有何舉動。低低的對我們道。放安靜些。切莫妄動。我們聽見奧克仍繼續着往下說。就是他所以離去辣克司城。回到野物河。是因為他愛他的人民。又說據他的意思。他們儘可去劫取瑪列諾的婦人們。使得邁谷民族日漸發達。日漸勝利。奧克說到這裏。那班人民。都歡呼起來。但是我們聽了奧克的話。曉得他所以如此。並非是愛他的人民。實在是爲的他自己。所以他接着又說。他定當領着他的人民。去奪取那勝利。然後他便做國王。統治他的人民。這兩句話。實在是奧克的真心話啊。但是他預備怎樣去奪那勝利。那時候。我們原不曉得。但過了不多一會。我們便已曉得了。原來奧克接着又說。他已經派出好多人。前往各處邁谷人的住處。告訴他們將要和瑪列諾人打仗了。那些派出去送信的人。已都回來。據說各處的邁谷人。都情願打仗。倘若他們現時的統治人。催促他們上前。(奧克說到這裏。掉頭望着身後的幾個老人。)他們自當服從奧克的命令。跟隨着他。去攻打瑪列諾人。奧克又說。等到打了勝仗之後。他便駐在辣克司城。統治他們。辣克司城。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他們都可安閑無慮的住在那裏。美麗的瑪列諾的婦人們。擄來做自家的婦女。瑪列諾的男人們。擄來做他們的奴僕。

奧克那一番演說。措詞果然很委婉動聽。且可引起他的人民絕大的希望。無怪乎那班人聽了。不約而同的歡聲雷動。奧克做出凝重的態度。站在那平台上。臉上並露出很得意的笑容。過了片晌。他霍的掉轉身。朝着腦娜。——我的美麗的腦娜。——腦娜的精神。仍很振發。絕無一些疲憊的神情。奧克朝着伊時。伊惡狠狠的望了他一眼。奧克接着又說。這個婦人。——這個形狀奇怪的婦人。是他先前在瑪列諾人當中發現的。——他很是喜歡伊。等到戰勝了瑪列諾人。佔領了辣克司城後。定將把伊娶作王后。和伊共同的統治人民。他說了這話。並走到腦娜面前。把他的一隻手。按在伊的肩頭上。這時候。伊是被緊緊的捆縛着。自然不能躲避。如果是手脚自由。我想伊非但不許奧克的手碰着伊的肩頭。且要重重的打他一下子呢。伊雖不能自由。我卻是能够自由行動的。我瞧見奧克任意的玩弄伊。心中的憤怒。如何按捺得住。便向前走了幾步。預備跳到下面。和奧克拚個死活。但是凱安一把把我拉住。並把我拉了回來。對我說道。納默。你務必安靜些。等着機會來了。再動手不遲。這樣冒冒失失的舉動。非但得不到利益。他們倘曉得我們來了。我們的性命。包管不能存在了。凱安既這樣說。我祇得勉強忍耐住。站着不動。我再瞧腦娜。伊仍凝視着奧克。我並猜得着伊的肩頭上。被他碰了一下。伊

渾身的所有肉網。必然都緊張起來。祇因伊很有鎮定的功夫。表面上並未現出何等特殊的狀況。祇凝視着他。眼睛中射出冷酷的光彩罷了。奧克再笑着對那班人道。這個婦人。不久便將做我的王后了。現在伊很是懼怕。但不久伊便能瞧出我是一個何等偉大的人物。我給與伊的尊榮。是何等的隆重。奧克所以說這幾句話。我曉得他含有深意。必是想借此誘引腦娜對於他的好感。奧克隨即再道。我很瞧得起伊。我要首先戰勝瑪列諾人。而拿伊——伊的愛情。當做我的酬勞品。奧克說到這裏。纔重復撥轉身。走到那平台一面的邊沿。把他四條膀臂。一齊對他的人民們伸過去。又道。我——未來的國王——即將統治你們。你們要曉得辣克司城中的水。是十分美麗。我們更有涼爽而軒鬯的房屋居住。且沒有受怪物侵害的危險。你們到了那裏。包管便人人變成富翁了。那些人又歡呼起來。並一齊舉起那細瘦的膀臂。發狂似的揮動。

亞塔忽的低聲對我道。瞧呀。我急忙瞧時。只見在洞的那邊。有一個壁龕似的所在。有一個邁谷的婦人。從那裏躍入水中。朝那平台和奧克游將下去。瞧伊的年歲。似乎和腦娜差仿不多。分明還是一位少女。伊的形狀。和瑪利諾的少女。很是相像。祇皮膚是死白色。眼睛也很大。也突出在外面。一張嘴。好

像是一道劈開的傷痕。伊往下游去。游得很慢。游到了那平台前。即便跨了上去。正在奧克的旁邊。奧克正和伊對面站着。伊朝他說了幾句話。好像是央求他的一般。伊說話的聲音很低。我們站在那上層突出的所在。竟一句話也聽不出。後來伊又朝着腦娜做手勢。接着伊再捉住腦娜的膀臂。去抱住奧克的頸項。奧克掙扎着要擺脫開。那平台下的大衆人等。都靜默的望着。過了一會。奧克已擺脫開了。身體挺直的站着。那個少女。卻被他摔倒在平台上。伊很痛苦似的爬起身。很憤恨的瞞了腦娜一眼。隨着再向奧克央告。並做出一種表示愛情。實在很可憎惡的姿勢。伊這一來。彷彿惹得奧克怒極了。奧克當即走上前。舉起他的一條膀臂。照着伊的臉上打去。伊被他打得站立不住。往後跌倒。剛正跌入水中。伊也不再上來。便疲弱無力似的。慢慢的游去了。不多一會。伊已回到那個壁龕上了。奧克仍怒容滿面的。再對着那班人講述。——告訴他們未來的和瑪列諾人的戰爭。——說了好多一會。並未會掉頭朝那個少女處望過一眼。那少女卻蹲在那壁龕上。默不作聲的望着他。我不願意再瞧着奧克了。便移轉眼光。望着那個少女。見伊那壁龕的所在。和我們站腳的上層的突出部分。正成一根平水線。伊離開奧克的遠近。差不多等於我和腦娜的距離。並瞧見伊蹲踞在那裏。神情很是

憂急。似乎有許多不吉利的事情。隱伏在伊的身上。那些事情。且似乎使得我很惶恐。很恐怖的。我望着那少女時。奧克仍對着那班人。滔滔的講個不休。我都未曾聽見。後來亞塔低低的對我說。說是我們三人。最好立刻趕回辣克司城。調集援兵。再來搭救腦娜。一面再準備抵擋那未來的戰爭。亞塔雖說得很懇切。我卻未曾注意。仍望着那個少女。見伊仍蹲踞在那裏。一雙大眼睛中。射出危害的眼光。朝下面望着那平台。不多一會。我忽的瞧見伊的眼光。不再射在奧克身上。卻射到了腦娜的身上。我的一顆心。不由得跳得很厲害。幾乎跳出心腔。湧到喉管中了。接着我又瞧見伊把一隻手縮到身上的綠色衣中。等到伸出來時。伊那大鉗中。正握着一根很光亮的短標槍。形狀很像是一把匕首。那平台下方四下裏的人們。仍靜悄悄的沒有一些聲響。儘着聽奧克演說。我對於那班人。都不注意。祇注意着那個女子。忽然之間。有一個驚呼的聲音。衝破了那靜寂的境界。——那女子所以驚呼。彷彿是因爲憤怒和嫉妬過甚的原故。已失掉鎮定的能力了。我隨即瞧見伊再跳到水中。——頭朝下的跳到水中。接着拚命似的游泳。把那支短標槍伸得遠遠地。直朝腦娜游去。我瞧見了那種變動。再也忍耐不住了。一切的危害。都已忘却掉。亞塔和凱安的勸告。也都已忘却了。直朝前面跳去。凱安和亞塔

仍要把我拉住。但我絕不再受他們的阻止。用力把他們推開。縱身一跳。跳到那突出部分下面的水中。再施展出渾身的氣力。朝着孤立無援的腦娜坐着的所在。儘速的游泳過去。

二

因爲我是頭朝下方。非常迅速的往下游去。那座平台。便好像是很快的迎着我冒上來。那個邁谷女子。也正是游往下去。且和我相距不遠。又正成一根直線。我和伊對於腦娜的所在地。差不多成一個「V」字形。但若加以細密的測量。伊稍爲超在我的前面。伊從那壁龕中跳下。本來是在我往下跳之前。瞧那情勢。伊似乎可以先我達到那平台。伊既游到了那裏。自必是舉起標槍。把腦娜戳死。因此我的神經。異常的興奮。不過神志卻很清醒。覺得那班邁谷人。大概因爲有這意外的事變。驚訝極了。都靜默着。沒有一些聲響。我並聽見我的身後。有一個叫喊的聲音。聽得出正是亞塔。說時遲。那時快。一轉眼間。那平台在我下面。已相距不遠。那個女子也和平台很接近了。伊儘管迅速的前進。似乎並未瞧見我。但忽有一支標槍。從人叢中飛出。直朝我飛來。——也許不是標槍。是類似標槍的一種武器。我瞧得真切。忙把身體一閃。躲避開去。那標槍從我身旁掠過去了。

奧克必已曉得事情不妙。悄悄的溜將開去。平台上的那幾個老年人也都驚慌無措。不知怎樣是好。腦娜把頭抬起。臉向着我的臉。我把身體再往旁閃了一閃。斜着身體。朝那少女衝去。我們倆的身體。隨即碰在一起。因這劇烈的撞擊。我們倆都支持不住。一同朝腦娜墮下去。那少女又大聲呼喊。但伊的呼喊聲音。竟然辨別不出。因為四下裏都有狂喊的聲音。吹送過來。把伊的喊聲完全遮沒了。那少女的匕首。雖戳到我的身上。我却竟未覺察。——是戳在我的一條前臂上。隨即我且捉住伊握着匕首的那隻手腕。把匕首奪了過來。伊又大聲呼喊。呼喊的聲中。分明含有憤怒欲狂的意思。伊並用力掙扎。但我怎肯鬆手。於是那片沈靜的水中。立即十分混亂。無數的白色水沫。在我們倆身體的四周。亂冒亂濺。彷彿是把我們倆緊緊的包圍住。這當兒。亞塔已追到我身旁。喊我道。納默。快些。快些。鬆開腦娜的捆縛呀。腦娜。你莫焦急。我來救你了。亞塔隨即游到那平台上。用他標槍的鋒沿。割斷腦娜身上的繩索。我見腦娜已能自由。不怕那少女再下毒手。便不願仍和伊爭鬪。手裏稍爲鬆了一鬆。讓伊掙脫開去。伊立即撥轉身。游向旁邊去了。游時。仍呼喊個不住。伊雖然游去了。卻另有一人。——是一個邁谷男子。向我游過來。他身後並隨着二人。正是奧克。我料定他們倆來意不善。先下手爲強。

忙舉起從那少女手裏奪來的七首。照準那男子戳過去。說也湊巧。不偏不斜。正戳中他廓大的胸膛。他立即往水底沈去。我接着再舉起七首。去戳奧克。

凱安也已跳下那上層的突出部分。停留在半途的水中。正在我們的上方。望着那些驚慌無措的邁谷人衆。放大喉嚨。吶喊助威。我掉頭瞧時。見腦娜已完全恢復自由。正朝凱安那裏。往上游去。亞塔隨在伊的後面。替伊斷後以防攻擊。我並聽見腦娜高聲喊道。納默……納默……我因爲目的已圓滿達到。本已無心戀戰。湊巧奧克又轉身游去。我想他必是去尋覓一件武器。好拿來攻打我。他一壁又呼喊那班人攔住我的退路。但是我既已得到了那個機會。怎肯錯過。立刻撥轉身。隨在亞塔的身後。一同往上面游。但是有一個邁谷男人。已經超到我們的前頭。游到了凱安那裏。便和凱安爭鬪起來。幸虧凱安十分驍勇。舉起標槍。朝他一戳。剛正戳個正着。尙未及把標槍拔回。那人的屍體。已經慢慢沈下去了。

過了不多一會工夫。我們三個人。都已回到來時的那上層的突出部分。腦娜也很安全的和我們聚在一起。我真個快樂極了。把腦娜摟抱在懷中。親熱了一會。我尙未放開伊。凱安忽拉着我們。退到那

條進路的路口。我們轉頭下視。仍瞧得見下面的那洞中。只見那洞中的景況。十分緊張。奧克已召集了十幾個人。聚立在他的四周。那十幾個人的手裏。都執有武器。且已開始往上面游泳。追趕我們來了。另外再有許多驚慌萬狀的人。圍着那兩個被我們戳死的屍體。再有一個老年人。分明驚魂已定。正在那裏高聲發令。那聲音很怪異。簡直和狗叫一般。此外再有一個邁谷少女。——便是想去謀殺腦娜。而被我驅逐開去的那個少女。卻高聲狂笑。又很得意的歡呼。自然是因爲腦娜已被我們劫走。拔去了伊的眼中釘了。

在我們的頭上。便是那條黑暗的進路。進路中。有一道珊瑚叢的柵欄。越過那柵欄。便是那進路的上端。再游上去。便到了野物河面上的水中了。當下我們急急忙忙。游進了那條進路。我的一條膀臂。仍摟抱着腦娜。游了不多一會。已游到那道珊瑚叢的柵欄了。我們聽見在我們的身後。——在那條進路的下端。奧克和那許多人。正高聲呼喊。追趕上來。我們不敢停留。再緩緩的越過那道珊瑚柵欄。我們那時候的處境。正如你們地球上的一個人。因被追逐。在冬季裏森林中冰凍的矮樹叢中逃走。心中雖然焦急。卻再也走不快。幸虧那道珊瑚叢。並不十分深邃。大約祇有二百尺光景。不多一會。我們

已經越了過去。到了那條進路的上端了。奧克和那些人仍是不捨。苦苦的追趕上來。我們生怕被他們追上。再急急的上進。又過了不多一會。已到了那條進路上端的路口。野物河面上的那片大水。已正在我們的前面了。我們若朝着那片黑如墨水的大水中。再往上進。不消一會工夫。便可游到通往瑪列諾人區域的那條進路了。我正要領着腦娜。游出那路口。亞塔忽的把我拉住。我並聽見凱安很驚異的低呼了一聲。曉得定有甚麼怪事。忙定睛瞧看。只見有一點亮光。彷彿從那黑暗的境界中跳躍而出。——是一大點綠色的亮光。在那亮光的後面。隨即又現出無數的光亮。好像是些綠色的小星。點綴在那黑暗的境界中。我們尙未及辨出那無數的亮光。是甚麼亮光。已經瞧見那黑暗中現出一個形影。——是一個蜿蜒如蛇的形影。那形影且正朝我們游來。我們隨即又瞧出那物件的大頭。竟彷彿是一個有光線射出的綠色的火球。身體和尾巴。都是黑色。很像是螺旋。足有一千多個發光的寄生物。寄生在上面。發出光亮來。起初我們還希冀他不曾瞧見我們。仍站着不動。但隨即覺察他分明已瞧見我們了。我們不敢上進。祇得往下稍退。那物件把身體轉動了一下。朝着我們這個路口。一直的游來。游得卻不很快。彷彿是懶洋洋的。游時。他曾把嘴張開。我又瞥見了他的長牙。說來委實

驚人。足有我們身體的半截長。他吐出的氣十分腥臭難聞。我們聽見的這種怪物。是從前絕未見過的。不禁很是害怕。身體有些抖戰。並再往下退。便又游進那條黑暗的進路了。我們低頭朝那珊瑚叢的柵欄瞧時。因有下面洞中射上來的亮光。瞧得清晰。並聽見奧克和那些人。在那珊瑚叢中。不時的彼此呼喊。料想他們在那珊瑚叢中游泳。必也很不容易。和我們不差上下呢。

那時候我們的處境。真個困難極了。而且幾乎絕望了。那進路兩旁的牆壁。既緊緊的把我們關住。絕無逃脫的間道。路口的外面。又有那頭怪物正游了過來。再回向進路中去罷。奧克和那班人又正追來。我們若退下去。不啻是迎接他們。當然是不可的。不過比較利害。與其上進。還是退下的好。因為若是上進。必然遇着那頭怪物。那怪物自必十分凶惡。我們絕然抵擋不住。必然是有死無生。往下退走。雖不免遇着奧克等人。但還能和他們戰鬥一回。說不定能獲到一時的勝利。暫保安全。我們商量妥協後。便索性退回那條進路中。一直退到那道珊瑚叢的柵欄前。剛巧有一個邁谷男子。首先從叢中游了出來。我出其不意。舉手一標槍。戳中他的身體。從他後背。直戳到他的前胸。他祇呼了一聲。便帶着我的標槍。沈將下去。

我忽聽見有人喚我道。納默……納默……我忙掉頭瞻望。正是腦娜。伊並把我拉到一旁。那旁有一個昏黑的小路口。和那道進路。差不多成爲直角形。那路口大約有三尺闊。六尺高。可以留一個人進出。凱安和亞塔。都已游了進去。腦娜也緩緩的游進。並拉着我一同進去。我們祇向裏面游了十二尺光景。即便停住。回頭瞻時。見那條發光的綠色頭的大蛇。已游進我們剛纔離開的那條進路。正停止在我們藏身的那路口的外面。因爲他的頭和身上都發出亮光。我們所以瞧得很清楚。他因爲頭太高了。攢不進那個路口。祇得在外面停住。他在外面停留了一會。彷彿已情願放棄他的目的物。——便是我們。很安寧的退縮回去。他退去多少遠。我們卻不能曉得。我們自從遇見了他。很覺得處境的危迫。心中都很害怕。都很慌張。腦娜更怕得厲害。身體索索的抖個不住。亞塔隨即說道。我們必須前進呀。萬萬不可退回去。退回去。勢必仍遇着那樣……東西。那路口的裏面。原是一條很狹窄的孔道。我們游過的那十二尺的地位。寬窄是差仿不多。在我們前面的。卻比較的寬闊些。孔道中雖然黑暗。卻也不致於莫無所見。因爲從污泥中。射出一種薄弱的光亮。當下我們聽了亞塔的話。覺得是實在情形。倘然再遇着那條大蛇。生命必然難保。第一次幸而逃脫出險。第二次未必再能安然逃脫了罷。

所以我們很贊成亞塔的主張。開始前進。前進了不多一段路。向左轉了一個灣。隨即又向右轉了一個灣。那孔道中的水。本不很流通。我們呼吸。很覺得不暢適。因此我們前進得很迅速。希望早些脫離那個所在。同時又很希望那孔道的出口。是在一處遠遠的地方。可以遠遠的避開那條大蛇。我們前進了多少遠。我不曉得。一路之上。曾瞧見好幾條支道。但我們仍是順着那條較寬的前進。我們一連轉了好幾個灣。有一次。地勢忽的翹上。隨即又復下降。我們前進了好多一會。斗見前面有一個光亮的所在。自然正是那孔道的出口。我們很高興。但又很害怕那出口旁。或許正有一頭怪物守着。倘果真如此。我們的一團高興。固然立時消失。我們的心。且都將深深的墮下了。接着我們又經過了一個灣曲。見那光亮的所在。格外光亮了。我們悄悄的游上前去。游到了那孔道的盡頭。幸而並沒有看守的怪獸。那孔道的盡頭。是一個類似書架的小的突出部分。我們站在這個上面。低頭朝下。往下看。下面正是一個洞。正是在半小時前。我們搭救了腦娜。溜出的那個洞。這突出的部分。而且也是靠近洞頂。不過是在先前我們立脚的那突出部分的對方罷了。

當我們在那孔道中前進時。總以爲努力向前游去。總可逃出那種困苦而危險的境界。萬不料竟會回到那個洞中。真個失望萬分了。失望還在其次。我們既已回到了那洞中。應該怎樣是好呢。這卻是一個最最緊要應該首先解決的問題啊。我們仍從來路回轉去罷。但那條孔道中。有許多支路。來時。糊裏糊塗的游了過來。回轉去時。卻不容易分辨得出。難保不走上歧途。再遇着意外的變故。不回轉去。祇得前進了。但前面正是那個洞。我們倘冒險進去。說不定一古腦兒被他們捉住。進退兩難。一時倒想不出一個安全的計較。祇得姑且蹲踞在這突出的部分上。朝那洞中瞧看。見洞中所有的人。已沒有先前那樣衆多。洞中的地面上。仍聚着一百多個邁谷人。壁龕中。也聚着不少。在我們的對面。差不多和我們站脚處正成平行線的所在。也是一個突出的部分。便是我們先前站脚的地方了。在那突出所在的後面。便是那條進路的路口。我們遠遠的瞧過去。祇見是一個黑暗的圓洞。很有些像是一張怪獸的大嘴。我又暗想我們倘悄悄的游過洞去。也許不被洞中的人瞧見。倘能不被他們瞧見。我們便可仍游到那條進路中。因爲那條進路。我們已來回過兩次。已比較的熟悉。祇須那條大蛇已經游向遠遠的地方去了。我們諒必可以安然無恙。游到那表面上的水中。我正在胡思亂想時。亞塔

忽的低聲喚我。並指着下方的洞中。說道。納默……凱安……你們瞧呀。他在那裏做甚麼呀。我急忙朝他指的所在。瞧看過去。見奧克和三個老年人都聚在那個平臺上。在他們的四周。有一小隊的魚。正緩緩的游泳着。大約有一二十條。形狀是短而肥胖。總在二三尺長。皮膚平滑。是黯黑色。嘴卻很大。瞧他們的形狀。他們似乎負有巨大的力量。他們的行動。也很活潑。我瞧見了那許多條魚。——也許不是魚。——我的心臟的跳動。幾乎立即停止了。他們雖是無目的的游泳着。但瞧那情形。分明是正等候奧克的命令。他們正有如是一羣經過良好訓練的獸類。圍繞在他們主人的身旁。靜候主人的驅使。過不多會。奧克果然對他們說了幾句話。他們都大聲叫喊起來。分明是答應奧克。喊的聲音很是奇特。簡直形容不出。魚能够大聲呼喊。不是非常的奇事嗎。你們聽了。必然是非常驚詫罷。其實你們用不着驚詫。不必說在那怪異絕倫的世界上。便是在你們地球上的水中。也有能够呼喊的魚類啊。閒話莫說。再說奧克對那些魚說過話後。隨即彎下腰。湊近先前腦娜被捆的所在。先前捆在腦娜身上。被亞塔割斷的那些斷線。仍散亂的留在那裏。奧克又對着那些魚呼喚了兩聲。那些魚便一壁叫喊着。一壁游攏近去。奧克等他們已來得很近了。便拿起好幾根斷繩。送到他們面前。他們便湊着

那些斷繩。鯁了一會。又排成一隊。奧克在前面率領着。先往上游泳。將要游到了洞頂時。再掉轉身。我們對面的那個突出所在。急急的游去。那所在便是我們救了腦娜之後。從那裏逃走的。不多一會工夫。奧克領着那一隊魚。已游到那突出的所在了。便讓他們先游進那條進路。他自己再有六個邁谷男子。跟隨在他們身後。我瞪眼望着他們。見他們的身體。逐漸的隱沒在那進路中。並聽見他們的呼喊聲。也逐漸的去遠了。

你們聽了我這番話。以你們的智慧。自必以為我們在那時候。必然覺得處境非常危險。奧克隨同那一隊魚游入那進路中。自必正是為着我們的事。但是我們在那時候。並沒有像你們這樣的感想。祇互相的望着。彼此都以為那些黑色的怪魚。已不知去向了。腦娜忽的對我說道。納默。你受傷了。原來伊瞧見我的一條膀臂上。有一處有鮮血流出。正在被那個邁谷少女用匕首戳着的所在。我瞧了一瞧。很不介意的道。這算甚麼呢。我使用我的衣服把血揩去。

我們四個人。竭力的計劃前途的事件。我們游過那洞去罷。祇是那個邁谷少女。仍坐在那邊靠近平臺的所在。兩隻眼睛。旋轉個不停。向四周瞧看。眼光中仍含着怨恨和嫉妬的怒氣。我們倘游進洞去。

必將被伊瞧去。伊一個人原非我們的對手。伊若大聲一喊。必有旁人趕到。那時候我們必然難得脫身。自陷絕境。我們也愚不至此啊。我們商酌至此。覺得還是退回去。比較的妥善。我們來時經過的那條正路。縱然迷失了。搜尋不着。卻也許能夠另外尋着一條孔道。去到那表面上的水中。也未可料啊。我們主意打定之後。即便實行。當即掉轉身。往後退去。誰知剛正退了一百碼遠近。我見在我們的前面。有一條窄狹的孔道。並聽見在那條孔道中。有許多聲音。既像是叫喊。又像是呼號。但並非人類的聲音。卻正是那些短肥的魚類的喊聲啊。我們都吃驚不小。不敢再往後退。復行撥轉身。仍向那洞的方面游去。我們一壁游着。一壁想尋着一條支道。暫時躲藏。偏偏一路之上。竟未曾尋着。在我們身後的叫喊聲。卻越來越高大。並聽得出那些叫喊聲當中。夾着奧克的聲音。我們既已陷到了那種境界中。退無可退。進又有所不敢。正如一羣獸類。被獵狗追迫得很緊急。不知從那一條路逃走是好。那些追尋我們的魚類和奧克等人。也正如一羣獵狗追趕獸類。起初雖被獸類逃脫。但到底被他們追上了。原來那一隊黑魚。很快的順流而下。已追上我們。和我們相距不遠了。我見逃無可逃。本想施展出渾身的本領。和他們戰鬥。倘能把他們打退。便是保全了腦娜。——我至愛的腦娜。怎奈他們一蹶

向前。從四下裏向前攻擊我。他們的牙齒。好似鋼針一般。咬入我的皮膚。很是痛苦……奧克高聲呼喊命令……凱安高聲警告我……後來有一個沉重的物件。正打在我的頭上。我便昏昏沉沉的向水下沉去了。

四

等到我蘇醒過來。睜眼瞧時。見我正睡在一張泥牀上。牀是在一個類似洞穴。光線闇淡的室中。我蘇醒時第一個感覺。覺得氣候很熱。呼吸的水。竟是熱水。於是我的頭痛得非常。腦娜。凱安和亞塔。都聚在我的旁邊。很急悶的等候我蘇醒。腦娜聽見我微弱的聲音。並聽見我的眼睛已睜開。便情不自禁的撲倒在我身旁。

我雖然昏暈。卻並未受着重傷。頭上祇被奧克的標槍打了一下。打破了一塊頭皮。此外我的腿。膀臂和肩頭上的皮膚。被那些魚牙也咬碎了好幾處。彷彿是被針戳傷的。凱安和亞塔。甚致我至愛的腦娜。也都已受傷。但各人所受的傷。都不沉重。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了。他們見我已經蘇醒。便把那眼前的情形告訴給我。說是我們四個人。都已成了俘虜了。又說我被奧克打昏之後。他們三人。隨即也

被奧克捉住。奧克再分付那些邁谷男人。把我從水下抬了起來。又派出幾個人。把我們一齊押送到這小室中。這小室是和那個洞通連着的。那幾個人把我們押到這小室中後。當即退回去了。我又輪了一會。纔坐起身。隨即又游泳了一會。覺得我仍能活動如常。腦娜也絕無妨礙。我們四個人。都很安全健壯。我的心便深深的放下。我的希望。便又油然而生。我們不會趕緊逃走嗎。但他們三個人。似乎都不作逃走的望想。凱安並對亞塔道。讓他瞧瞧四下裏的景况。包管他便不作逃走之想了。我聽見凱安說出這種頹喪的話。不禁很覺稀奇。因為他從來不說頹喪話的。然而他如今竟然說了。料想我們的處境。必然是絕無希望了。我連忙朝四下裏瞧看。只見這間小室差不多成四十尺的正方形。約有二十尺高。室中沒有一樣器具。室頂上。有一個發光的氣囊。發出綠色的光亮。在室的一邊的黑牆前。有幾張牀位。都是用泥土堆成。你們倘然瞧見了。必將錯認做是墳堆呢。我躺着的床位。便是那當中的一張。在室的那一邊。有一隻泥架。架上有十二個泥座位。彷彿是一排大菌似的。在室的第三面。是通到一條孔道中。我便很懇切的游過去。剛正瞧了一眼。不禁把肩頭聳得高高的。往後倒退。原來那裏有一隊凶惡賽如獵狗的魚。游來游去的把守着。他們瞧見了我。立刻懶洋洋的向我游來。我停

止不再進了。他們似乎很滿意的。纔退了回去。隨着兩三條首領似的魚。仍游個不停。凱安冷笑着道。那裏是不能通過的。納默。你不瞧見把守得很嚴密嗎。

我的兩條膀臂。本仍維護着腦娜。伊見那第三面不能通過。便拉着我去到那第四面。那裏並沒有牆壁。卻生長着很繁盛的海草。密密的排列着。正有如是一道柵欄。我停在那柵欄前。從那海草的隙縫中張望過去。見柵欄的那一邊。是一片黑魘魘的水。我瞧見了那一片水。又不由得很是害怕。肩頭高高的聳起。你們聽了這話。自必很覺奇怪。我們既是生存在水當中。呼吸的都是水。怎麼見了水會得害怕呢。是呀。水我們原不害怕。不過那裏的水。卻委實有可怕的理由。因為那水是往下流。流得非常迅急。彷彿是一道急流。又好像是地中的瀑布。我雖然是生存在水中。從前卻絕未見過那樣急流的水。我停留在那道柵欄前。望着那片水。有如你們站在山頂上。瞧那山峽中的水。往山下直流。水流既急。當然便有了迴旋的波浪了。倘非有那道柵欄把我遮隔住。那水裏的迴旋的波浪。諒必早把我捲入旋渦。不容我慢慢的瞧看了。我並瞧出那水是很熱的。又聽見那水往下流去。有一個不很清晰的唧唧聲從下方傳送上來。彷彿那水是流到剩有餘火的火場上。我看了好多一會。方纔撥轉身。回到

小室的中央。又瞧出室中的水。正是從那條孔道中流來。再從那道海草的柵欄流了出去。亞塔勉強做出寧靜的神色。對我說道。你已瞧明白了。總該瞧明白了罷。我正要回答他。奧克忽的從那孔道中游了進來。浮在我們前面的水中。望着我們嘻嘻的笑。腦娜害怕得甚麼似的。緊緊的靠着我身體。我用兩條膀臂。把伊的身體摟抱住。奧克並不朝腦娜望。卻朝着凱安問道。你們已經決定了嗎。凱安答道。不會。他蘇醒過來。還沒有一會工夫。我們……奧克不等他說完。搶着道。那末你趕快告訴他罷。我就在這裏等候着便了。他說了這話。便撥轉身。朝那道海草的柵欄游去。游到了那裏。再朝那柵欄的隙縫中。張望那熱而急流的水。

凱安隨即告訴我了。說是奧克的意思。可以釋放我們。——我們三個男人。他並肯派人把我們送回辣克司城。但我們須付給他一種代價。就是答應把腦娜留下。嫁給他做王后。舒適而快樂的王后。在邁谷婦女們當中。居於第一等的位置。凱安說了這話。我覺得腦娜格外的靠緊我的身體。話卻一句不說。我聽了凱安的話。不加思索。高聲答道。不能……這個不能……這是一定不能的。奧克站在那道柵欄前。離開我不很遠。我說話的聲音又高。他當然聽見。立刻掉轉頭。笑着說道。祇有這一種辦

法。沒有商量的餘地。凱安。你可再告訴給他。

那時候。我們的境遇。真個困難極了。倘不答應奧克的要求。或是我雖答應。腦娜卻不肯依從。奧克——是那裏的主權人。——必然推開那道柵欄。把我們三個男子。推到外面。任憑水流淌將出去。——淌到柵欄那邊的熱水中。我們到了那熱水中。身體必被燙毀。決然沒有生活的希望咧。凱安也是這樣對我說。腦娜忽的高聲喊道。腦娜隨着你們同去。不是很好嗎。腦娜這話。奧克也聽見了。他又笑着道。這卻不行。腦娜是不許去的。伊必須住在這裏。和我同住在一起。等我設法使得伊的笑容。回到了伊美麗的臉上時。更將把伊娶做我的王后。奧克講話時。我本留心聽着。偶一掉頭。卻見室中忽的多了一人。正是先前希圖戳死腦娜。後來祇戳傷我勝臂的那個邁谷少女。伊也是從那條孔道中。游進來的。伊聽見了奧克那幾句話。臉上立刻滿露怒容。但並不是憤怒奧克。卻是恨怒腦娜。因為伊正惡狠狠的望着腦娜。我觀察那種情狀。料定倘然腦娜竟和奧克住在一起。或是我們三個男人不幸都遇害了。那少女遇着機會時。必然要把腦娜殺死的。當下奧克便朝着那少女道。買萊。你來到這裏做甚麼。我不是曾分付過你離得遠些嗎。買萊答道。不是這麼說。你要知道時間已經到了。他們已

經準備好。隨即就要來了。奧克我曉得你必已忘卻了。奧克露出牙齒。形狀很醜的笑了一笑道。是你的話果然不錯。我委實是忘卻了。他說完了這話。又咯咯的笑了一陣。我見他那副神情。料定他心中必有甚麼快樂的事。他接着打了一個轉身。臉朝着我們。我們正團聚在一起。浮在水中。他又說道。從辣克司城來的我的朋友們聽着。這真是你們的巧遇。現在要請你們游到一旁。望着我幹我一樁小職務。你們瞧了之後。就可曉得我是怎樣聰慧。我是怎樣高貴了。他說這話時。仍是笑個不停。笑聲卻很堅定。眼光仍射在腦娜身上。並對腦娜道。我的王后聽着。這件事可以幫助你決定主意。更可以幫助你揀選你納默的命運。以及你的小玩物亞塔皇子。和這個收集貝類食物的凱安的命運。奧克說話時。從那條孔道中。送來許多聲音。——是低而沉着的聲音。聽上去。好像是唱着悲歌。奧克當即指揮我們退在一旁。那個邁谷少女買菜。並領着我們游到靠近那道柵欄的所在。我們不知道將有甚麼事發生。祇得隨在伊的後面。但我仍竭力維持我的地位。夾在買菜和腦娜之間。防有意外的變故。我們游到了那裏。便靠着那道泥牆。一壁望着。一壁聽着。

那條孔道中唱歌的悲聲。仍繼續不停。後來忽的停息了。從那條孔道中。卻游出一排人來。都是邁谷

的婦女。共是八個人。每人都抱着一個小孩子。——是一個嬰兒。都是緊緊的抱在懷中。再有兩三個年紀較大的孩子。由他們的母親用一只手攙着。隨着在水中游泳。此外再有一個男孩子。已將近成人了。也緊靠在他母親身旁。隨着游泳。那許多小孩子。身體都是裸露着。——是些皮色青白的小動物。眼睛突出在外面。嘴好似一道裂口。內中有一兩個。又大聲的哭個不住。這一排婦人們。從我們身體旁。慢慢的游過。再朝那隻土架游去。游到了那裏。便就着那土架上的一排泥座位。各自坐下。伊們坐定之後。都是低着頭。仍緊緊的抱着懷中的嬰兒。那個年紀最大的孩子。倚在他母親的膝上。他的臉。剛巧朝着我。我瞧見他那突出的大眼睛中。露着驚懼的神情。但驚懼的原因。他似乎祇有一半明白。並嗚嗚的哭泣。他母親對他低低的講了幾句話。他纔不再作聲。奧克當即緩緩地游泳。順着那一排婦女們游過去。一壁游。一壁計算伊們的數目。並仔細觀察伊們和那些孩子們的臉。然後他臉上露出了很滿意的神情。並問伊們道。你們都已預備好了嗎。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委實猜想不出。因受好奇心的驅使。我的視線。便隨着奧克望過去。見那些婦女們當中。有一個婦女。嗚咽哭泣。很是傷悲。再有一個婦女。緊抱着伊的嬰兒。神情彷彿很飢餓似的。但伊們都是低頭坐着一動不動。奧克

忽的又道。你第一說時。伸出一條膀臂。指着一個婦人。這婦人分明很受震驚。肩頭高高的聳起。又很馴伏的把懷中的嬰兒。遞給奧克。奧克接到過來。轉身再向那道柵欄游去。游到了柵欄前。便推開那柵欄上的一道小門。把手裏的嬰兒舉得很高。這當兒。他的眼光。忽然移轉到我身上。眼光中。含着殘忍的神采。亞塔恨恨的低聲咒罵他。我正要向奧克衝去。凱安忙拉住我。說道。納默。不必前去。去也是無用的。奧克的四條膀臂。隨即一齊伸出去。竟把那個嬰兒。輕輕的送到那道小門的外面。丟入那熱水中。我聽見那嬰兒的母親。慘呼了一聲。我的眼光。便凝視着小門外那一片黑魘魘的水。說來很是可慘。那個嬰兒的小身體。被奧克放到那小門外的熱水中後。那水中的波浪。往來的衝擊。忽而使他浮冒起來。忽而又把他打沉下去。那一浮一沉。起初很慢。後來逐漸加快了。那個嬰兒。也逐漸的失掉原形了。……那張幼稚的小臉上。和那幼稚的大眼睛中。居然也露出驚懼的神情。……他並悲號個不住。因為那水已越發的熱了。……後來那個小身體。在那水中打了幾個迴旋。……好像是一個白色的小水泡。……起初是白色。隨即變成淡紅色。後來竟變成了紅色。……我瞧到這裏。不忍再瞧了。我的神經。已幾乎昏亂了。腦娜雖未曾瞧看。卻也發出抖抖的低聲。把這件事的意思。講給

我聽。說是邁谷人有一種惡習慣。生產的男嬰兒。倘然太多了。——他們總得吃食物的。他們的數目倘太多了。便以爲太消耗食物了。——便得施行分別去留的方法。每隔十次睡眠的時間。施行一次施行的方法。凡是有男嬰兒的人家。舉行抽籤。不幸抽着了那種限定的籤子的人家。就得把男嬰兒送到這間小室中。這樣的處死。這種惡習慣。真是慘酷絕倫。但奧克施行時。竟似很不介意。臉上且露着愉快的笑容。彷彿是認做一件很有趣味的事。

你們讀到了這裏。我想也許要聳起肩頭。喊一聲太慘厲了罷。你們又或許以爲在那種野蠻而黑暗的境界中。應該有那種慘無人道的事情發生。並不足爲奇罷。你們倘果有這種感想。我可要替我那流星辯護一聲了。你們要曉得在你們地球上。在不多時候以前。和你們同類的人們。也曾把那剛產生下的女嬰兒。拋入干基司祭祀的水中。供給那些飢餓的鱷魚大嚼。這一回事。難道你們完全忘卻了嗎。這樣看來。可見得殘忍的事情。隨地都會得發生。並不限定在那一種的境界中啊。

再說那時候我委實不忍掉頭再瞧了。耳朵裏。卻時時聽見哀哭和呼號的聲音。最最難聽的。莫過於奧克剛指着那一個嬰兒。那嬰兒的母親。突然的一聲慘呼。我聽了那慘呼聲。覺得一顆心好似已飛

出心腔了。再看那個已將成人的男孩子。奧克用一隻手攙着他。當游過我身旁時。那孩子曾凝視着我。露出苦苦哀求我的意思。然而我自救不暇。那裏有能力救他呢。我很悔恨應該望着別處。免得望見他那種淒慘的神氣。

過了好多一會。那一場殘忍的事情。已經完結了。那道小門又已關上了。那許多母親們——懷中都是空無所有。靜默無聲的。仍游進那條孔道。從那些駐守的魚羣中游了進去。那少女買菜也不見了。祇剩下奧克一人。和我們在那小室中。他的嘴角旁。露出很得意的笑容。過了片晌。他的笑容忽的隱滅。態度很威嚴的。對我們道。我方纔所幹的事。你們總該瞧得很清楚罷。快些。莫再游移了。你們趕快選擇一下子。他指着那道柵欄。又道。你們是情願去到那熱水中。還是情願回到辣克司城中的清潔的水裏。但無論你們怎樣。腦娜必須做我的王后。已是一定的了。他說完這話。不再勾留。便轉身游去。游到了那條孔道的進口。復行停住。掉頭再對我們道。稍等一會。我再來聽你們的答覆。他隨即游入那孔道中去了。

第十六章

我們應該怎樣是好呢。奧克說出的那兩條路。我們走那一條是好呢。時間又很急促。不多一會。奧克就將回來聽取回信。我們且沒有細細商酌的時間。我們因為萬分惶急的緣故。奧克雖已游入那條孔道。他那種慘笑的聲音。似乎仍留在小室中。時時觸及我們的耳鼓。我們的心中。便格外不能寧定了。我們精神很頹喪。希望很薄弱的圍坐在一起。討論我們應取的方針。腦娜本坐在那土架上的。一個土座位上。便是在不多時候之前。那些母親們很悲苦的坐着。眼望着親生兒子。被奧克丟到那熱水中去的所在。我因回想起那種情景。不禁聳起肩頭。游到那土架前。把腦娜拉了下來。叫伊和我們同坐在小室中央的地面上。我並把兩隻脚伸到污泥裏。因為那水流時時推迫我們。往那可怕的柵欄流去。這樣便可支撐住身體。不再受水流的推迫了。那時候。室中很是沉寂。祇有水流的微細聲響。從室頂上射下的燈光。本是黯綠色。照在我們的臉上。我們的臉色。便也變得慘淡可怕。活像是死人了。……我們本已陷入死境。死神已來到我們身旁。我們呼吸的水中。似乎已藏着目不能見的幽靈一般。那小室中。祇有我們四個人。——但不是祇有我們四個生物。因為在那條孔道的進口。那一羣

矮而胖的黑色魚。仍舊游來游去。把守着那條出入的要道。有時候。當中有兩三條魚。游到小室中來。游到離我們不遠時。卻即停住。浮在水中。兩隻眼睛。發出灼灼的光。瞧着我們。他們的眼光。並不呆滯。差不多像那種敏銳的狗。奉了主人的命令。監守着一個仇敵。便瞪起了眼睛。監視着那仇敵的一舉一動。因此我們講話的聲音。竟然不知不覺的。退得很低。彷彿害怕被那些魚竊聽了去。報告給奧克似的。

起初我們坐在一起。並沒有多少話講。因為各人的心中。都已承認身陷絕地。前途毫無希望。縱然商量。必也商量不出一個脫身的計較。這個並非我們神經過敏。聽奧克的語意。恐怕無論如何。我們總不能夠和腦娜同回辣克司城。倘把腦娜留在這裏。我們三個男人偷生回去。我們又絕不願意。那末前途能有甚麼希望呢。我們回想到奧克把那些嬰兒。逐一的拋入那柵欄外的熱水中。把他們活活的場死。都不禁害怕得聳起肩頭。你們聽到這裏。也許要把我們看做懦夫罷。其實我們絕不是懦夫。倘是懦夫。也不敢從辣克司城去到那野物河咧。實在奧克那種行爲。太覺殘忍。不論誰見了。祇須這人稍有人心。必都覺得不忍。都要覺得害怕的。你們更當明白。倘有一個人。無緣無故。因受了重大的

壓迫。將要去到死路上。他偏告訴你們說。他心中一些不害怕。這必然是扯謊。絕不會真有這等事的。這樣看來。那時候我們雖然害怕。卻也不能便說我們是懦夫呀。

我們圍坐在那裏。靜默了一會。後來亞塔忽的放聲大笑。——笑聲很慘厲可怕。——笑後。並說道。我們必須計劃個主意纔是呀。儘着這樣坐在這裏。到很像是受了驚恐的小孩子呢。凱安也道。奧克的意思。定肯釋放我們。以他的權力。原很容易殺死我們。他所以不殺我們。實在是。要我們答應他把腦娜留下。作為他釋放我們的交換條件。我瞧他的神情。他對於腦娜。真個傾心極了。本來在他們邁谷的婦人們當中。那裏尋得出一個像腦娜這樣美麗的呢。照凱安這樣說。我們倘想活命。倘想奧克把我們三個男人放回到辣克司城。祇有把腦娜留下。讓他要做皇后了。然而我們怎麼能够這樣呢。當時我會把這個問題。徵求他們的答案。凱安說這也沒有甚麼不能。我們不妨利用這機會。使得奧克把我們釋放了。我們回到了辣克司城後。儘可徵調大隊的援兵。再趕到這裏搭救腦娜。我聽了凱安這番話。忍不住的質問他道。從表面上看來。你說的話。未嘗無理。但是你能保得定奧克不在那最後的一剎那間。仍把我們置之死地嗎。他儘可假意的表示好意。送我們回去。等到將要跨入瑪列諾人

的區域時。再不動聲色的。把我們殺死。他回來之後。更可在腦娜面前扯一個謊。就說我們已經安抵辣克司城了。命伊實踐約言。嫁給他做皇后。試問腦娜怎會窺破他的詭計呢。我並非有意拿這番話質問凱安。使他沒有話回答我。我委實敢斷定奧克必是這樣居心。他一方面要得到腦娜的允許。嫁給他做皇后。一方面又不願意放我們三個男人回到辣克司城。他們邁谷人的情形。和那未來的戰爭。他知道我們已經曉得。他自然不願意放我們回去。告訴給瑪列諾人。讓他們有所防備咧。

我們商量了好一會。竟商量不出一個妥善的方法。後來還是腦娜自己提出了一個辦法。在我們那種艱苦的境界中。尚有付之實行的可能。伊高聲說道。待我對奧克說。他倘能放你們三人回到辣克司城。我就答應嫁給他做皇后。——做他的快樂的皇后。腦娜說這話時。肩頭高高的聳着。並把身體緊緊的倚在我身上。接着再道。我便這樣對他說。納默。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我對他說了這話之後。他必然很是高興。我便再對他說。因為我們不很相信他。怕他事後翻悔約言。要他偕同我。把你們送到那雙方交界的進路的路口。讓我親眼瞧見你們已游到了瑪列諾人的區域內。我纔能够放心。我纔能够真心的嫁給他。據我的推想。他聽了我這主張。定肯答應。那未等到了那路口。到了那最後的時

刻。你們儘可和他翻臉。和他戰鬥。我們合力的和他戰鬥。未必一定便敗在他手裏罷。腦娜話說完了。便把伊那張雪白的臉。劈面的迎着我。伊那美麗的嘴唇。呷得很緊。頓了一頓。又道。我的納默。我們先和他戰鬥。然後再一同逃走。這一着突然的實行。他也許不防備。我們也許能達到圓滿的目的。萬一不幸。他竟有防備。我們竟然鬪不過他。至少的限度。我們總可死在一起。免得各在一方。你道可好。腦娜這方法。雖非萬全之策。卻似乎尚可實行。而且除此以外。絕無其他的方法。我們祇得把伊這方法。加以詳細的討論。一連討論了多少時候。我不能說出確實的數目。我覺得討論了好多一會。後來我們聽見奧克又從那條孔道中游了出來。當他游過那孔道的進出口時。我們又聽見那些黑魚圍繞在他的四周。並似乎很快樂的叫喊。表示諂媚他的意思。他便彎下腰。在一條魚的身上。拍了一下。隨即朝着我們問道。你們已決定了嗎。亞塔首先應答道。是的。亞塔這時候的神情。似乎已毫不懼怕了。自從離開辣克司城後。他專斷我們的專件。這是第一次。他又很豪壯的站在奧克的前面。他的臉色。慘白而凝重。他的眼光中。含着忿憤的意思。他的嘴角旁。卻露出一些勉強的笑容。又對奧克說道。我們都不願意死。我們願意回到辣克司城去。伊可以答應你要求的事件。亞塔撥轉頭。朝着腦娜。遞給

伊一個眼色。令伊講話。並對伊道。你相信他能够很安全的把我們送回辣克司城嗎。腦娜高聲應道。我不能相信。接着伊便把我們商量妥當的那番話。一一的對奧克說了。又力言伊必須和我們同行。必須眼望着我們安然游到瑪列諾人的水裏。腦娜說這番話時。奧克神情很靜默的聽着。後來又把我們逐一的瞧了一遍。臉上露出一種狡猾的笑容。我瞧見了他這笑容。我的一顆心。不由得深深的墮下。腦娜說完之後。奧克不加思索。立即說道。伊所以提出這要求。莫非你們希冀能在半途借伊逃走罷。我們當未及回答。他又伸起一條膀臂。連連的揮動。彷彿是要打消他那兩句話。隨即掉換了口氣。再道。我曉得你們絕不致於如此。又朝着腦娜道。我的皇后。你的話說得很是。我爲着你的原因。不怕麻煩。一定帶着你同去便了。

我們又墮落在靜默而狐疑的境界中了。我差不多已瞧破奧克的腦筋中。藏着一種新奇的殺人計劃。我的心頭。便十分忐忑不寧。奧克忽的再道。邁谷人的王后啊。這個自然。你倘有和我們同去的意思。我自該帶你同去啊。他說了這話。撥轉身。仍朝那孔道游去。那些黑魚。正聚在一起。望着我們。奧克又放出一種侮慢的笑聲。對着那些魚道。黑東西。放得忍耐些。你們自當隨我們同去。你們自當一同

前去。瞧瞧我的王后一定不會逃走的。他再游了轉來。很狡猾的對亞塔道。在下次睡眠的時間。我們就要啓程了。邁谷人——一部分的邁谷人。都說我應該殺死你們。不能放你們回到辣克司城。所以我們須趁他們睡眠時。悄悄的走去。免得他們後來囉啤。等到了那時候。我自會前來呼喚你們。你們安心等候着便了。他說完之後。又朝腦娜鞠了一躬。再朝那孔道游去。游到了那裏。又朝着那些黑魚。訓戒了一番。這纔游進那孔道。不再瞧見了。

奧克去了之後。這間小室中。又祇剩下我們四個人了。我們都覺得我們那計劃。已經失敗。已經沒有達到目的的希望了。說也稀奇。我們心中的意思。竟有如是明明白白的。寫在我們的臉上。奧克一眼瞧見。就能完全明瞭似的。就這情勢上推測。我們必不能得到機會。可以偕同腦娜逃脫。而況那些黑魚。更將和我們同去。更是我們的絕大阻礙。若再進一步推想。在半路上時。奧克或許用甚麼妙法。仍殺死了我們三個男子。一面再誘騙腦娜。使伊相信我們已安全回去。而逼迫伊實踐約言。

時間慢慢的過去了。這室中的水。雖是溫水。但我們因為恐懼和失望的原故。都覺得身上很寒冷。室中又很沉寂。——且罕有的沉寂。那沉寂簡直要迫人狂號出來。我們相對坐着。彼此都不講話。各自

在心中默想。計劃那種種無聊而不能實行的計策。那種種的計策。似乎絕無其他的意味。僅有的意味。便是我們三個男人被迫而游上死路。我們默想了好一會。大約已到了睡眠的時間了……奧克即將前來了……我緊緊的摟抱住腦娜……等候……

從那條孔道中。忽的現出一個模糊的人影。那人影游出了孔道。再很迅速的向我們游來。游時。絕無一些聲響。我們瞧見了。起初以爲必是奧克。我覺得心的跳盪。斗的增快了許多。血管中的血液。好似已沸騰起來了。腦娜的神情。分明正和我一樣。凱安和亞塔。也都頓時露出興奮的神氣。但仔細一瞧。來人並非奧克。却是一個婦人。——是一個邁谷的婦人。——正是買菜。——正是那個少女。腦娜這當兒的坐處。最靠近那條孔道。我因回憶着以前的事。深恐買菜前來。不懷好意。說不定將不利於腦娜。便不敢怠慢。連忙奮身前進。要去保護腦娜。但買菜游到了室中後。即便停住。不再前進。却用驚疑的眼光。朝伊身後那條孔道。瞧了一瞧。然後再纔朝我游來。並連連的做手勢。叫我們切莫作聲。我見伊這種模樣。猜不出伊是何居心。不禁也十分驚疑。腦娜和亞塔。凱安。當然也和我同樣的驚疑。

買萊講話的聲音很低却很鄭重。我們一壁很注意的聽伊講。愁悶的心中。一壁忽的生出了新的希望。原來伊說所以悄悄前來。並無惡意。實在是來搭救我們的。我們驟然的聽了伊的話。原不很相信。想起伊先前的種種行爲。更不能够相信。但是瞧伊的舉動和神情。伊所說的。分明正是實話。伊隨即又把伊所以來救我們的原因。講給我們聽。說是自從奧克拋棄了辣克司城中的生活。回轉來後。（在他和我在辣克司城中王后前決鬪之後。）伊便歸屬於他。伊原是很愛他的。後來瑪列諾的婦人腦娜被劫來了。……伊說到這裏。用十分怨恨的眼光。凝視着腦娜。……奧克竟把腦娜的怪異的形狀。當做是美麗。便愛上了腦娜。對於伊的熱情。却大大的冷落了。伊又說伊並無別的意思。祇要我們偕同腦娜。仍回到辣克司城去。然後伊或能挽回奧克的愛情。所以伊很情願幫助我們偕着腦娜一同逃走。凱安問伊道。否則我們將終歸一死嗎。買萊道。這個自然。你們想在奧克的手裏逃生嗎。那是萬萬不能夠的。買萊的神情。似乎很是懇切。伊並說伊能够指揮那些黑魚。伊能够把他們領開去。再把他們關閉起來。然後放我們逃走。

買萊的主意雖好。可是我們必須趕快實行。因爲那時候已經到了睡眠時間。奧克隨時可以前來的。

當下我們便彼此商酌。買萊却游到那孔道的進出口。很焦急的窺望着孔道中。凱安問道。我們能够信任伊嗎。伊不會誘引我們動身了。再嚇使那些黑魚攻擊我們嗎。凱安所料。原是可能的事。然而事已如此。我們祇得姑且信任伊了。亞塔便喚買萊回來。問伊道。我們應該從那一條路逃走呢。我們不會得迷路嗎。小姑娘。你不能伴着我們同行。等已游到了外面的水中。你再回來嗎。我們到了那裏。自己能覓路回去。便無妨礙了。亞塔這主張。買萊不肯答應。伊說伊幹這件事。原是瞞着奧克的。倘被他曉得了。定將把伊殺死。伊既不肯和我們同行。我們也不能勉強伊。好在據我們的想像。或許尙能尋着逃生的正路。這室中的一條孔道。我們原曉得是通到那個洞中。那個洞中的人們。此刻諒必都是沉沉的酣睡。我們不難悄悄的游過去。往上游到那個突出的部分。再由那部分游進那一條進路。到了那條進路中。那就絕無阻礙了。因爲我們已來回過兩次。已經很熟悉了。從那條進路中上進。祇須經過那道珊瑚叢的柵欄。再往上進。便到了野物河面上的水中了。但是我忽的想起了一件事。忙道。那個怪物。或許仍踞伏在那條孔道的進出口前。那便怎樣是好呢。我們怎能瞞過他。偷着過去呢。買萊聽了我這話。說是那却難以預料。又說與其等死。不如冒險前往。或許能有機會逃過。也未可料呀。亞

塔忽的說道。這話到是實在話。我很喜歡伊。我很相信伊。買萊對亞塔笑了一笑。可是伊焦急的眼光。仍注視着那孔道中。本來時間已到。奧克隨時會得前來。萬一他竟來了。被他瞧破了這一場計劃。買萊和我們必然是同歸於盡。這也難怪伊這樣的焦急不寧了。腦娜也從旁插言道。難得有這機會。我們必須逃走。腦娜剛把這話說完。伊忽的有出乎意外的行動。使得我們三個人都大吃了一驚。原來伊竟游到買萊面前。並對買萊說道。你是一個好人。我絕不傷害你。請你放心。但是買萊連忙的避開去。說道。你是奪取我的奧克的人。我不願意和你親近。腦娜道。我何嘗要你的奧克呀。我們瞧見買萊有這誤會。不禁笑了起來。我也對買萊道。買萊。你儘管放心。伊非但不會奪取你的奧克。伊且是你的朋友。伊是愛我。伊已是我的人。我們且已生產了兒子。伊絕不會奪你的奧克。伊祇要和我一同回到辣克司城。伊且決不要再瞧見你的奧克。你聽了我這番話。總可大大的放心了罷。買萊點了點頭。但伊似乎祇有一半相信。我覺得伊對於腦娜的猜忌心。是始終不能消釋的了。便也不再說甚麼。買萊催促道。來呀。再耽擱下去。時間可就太遲。要來不及了。當下我們便隨着買萊。朝那孔道游去。當我們游去時。那些黑魚。都凝視着我們。買萊放出低而堅定的聲音。分付他們退在一旁。他們雖然遵命。但

當中有兩三條。似乎已瞧出事有蹊蹺。仍向我撲來。意圖攻擊。並放出一種低低的聲音。彷彿是怒狗的低號。我因為懼怕他們。不由得舉脚猛踢。但是他們畢竟不敢違抗買萊的命令。先退到一旁。再隨着我們。游到那孔道中。游了不多一段路。孔道的那邊。有一道側門。這側門是通到一個很大的水洞中。門前有柵欄阻隔着。買萊推開了柵欄。把黑魚驅入一隻籠中。他們即陸續的游向籠中去。大部分已游了進去。祇有三四條尙在籠外時。我們斗的聽見奧克的聲音。從孔道的那一頭。傳送過來。他那聲音很是強大難聽。分明是含着驚詫和憤怒的意思。他隨即已現出形來。向我們直衝過來。

三

凱安雖曾大聲警告。我們却都未曾注意。亞塔首先游上前去。抵擋奧克。我的心中。却緊緊記着買萊。見伊已把那些黑魚驅到一個所在。關閉起來。祇剩下三條。當在外面自由游動。我並聽見伊很失望的低喊了一聲。奧克似乎並未瞧見伊。伊忙沈入那牆壁旁的黑影中。便不再瞧見伊了。

腦娜高聲喊我。催促我趕上前去。我這纔朝前面瞧看。見奧克和亞塔正鬪得劇烈。奧克並高聲發下一道命令。那餘剩下的三條黑魚。立即朝着凱安和我很快的游來。我生怕那黑魚游到腦娜旁。咬傷

伊的皮膚。便竭力的從中阻止。不放他們向腦娜游去。可是有一條黑魚的鋼針似的牙齒。已咬着我的腿。我急切沒有方法把他摔開。祇得用我兩隻空手。捉住他的身體。祇是他那黑色的皮膚。很是膩滑。他那牙齒咬在我的皮膚裏。竟有如火燒一般。凱安亞塔和奧克。一壁戰鬥。一壁呼喊。奧克所以呼喊。自然是呼喊他的援兵。凱安和亞塔呼喊甚麼呢。不過是替奧克增助聲勢罷了。所以我說道。凱安。亞塔。高聲大喊。做甚麼呀。我一壁說着。一壁想向前游去。那條黑魚。仍緊緊的咬着我的腿。我說了那句話。已把凱安和亞塔提醒了。他們都不再作聲。奧克却越喊越高。前途將有何等變化。我委實預料不到。孔道中的水。經了這番激烈的戰鬥。已擾得波浪翻騰。迴不像先前那寧定沉寂的景象咧。腦娜停在我身旁。用伊的手指。抓住那條咬着我的黑魚。想把他拖將開去。後來他的牙齒。忽的鬆開了一些。我連忙把那條腿縮了轉來。他也不再來咬我。撥轉身游了開去。我定了定神。往水上升起了一些。定睛瞧看。只見亞塔和奧克仍在惡鬪之中。凱安已把兩條黑魚。打得昏迷不醒。他年紀原比我們老。却有這般大的氣力。竟把黑魚打昏了兩條。真是難得。至於那第三條。——便是方纔咬着我的腿的。已再向他游去。我料定他能對付得過。便離開了腦娜。直向亞塔和奧克游去。他們倆在水中

團團的亂轉。各要搶到那適宜的地方。施放那股電氣。但誰也搶不到。後來從他們身旁的黑影中。又現出一個人來。你道是誰。原來正是買萊。伊本是悄悄的躲在那裏。並非逃走開去。方纔我因心中紛亂。竟已把伊忘却掉了。正在這當兒。奧克忽的握住了亞塔的腳踝。我並瞧見亞塔已將陷到那不幸的地位。接受着那股電氣的震動了。我雖想上前去挽救。怎奈我離開他們。有好一段路。萬萬來不及趕上前。阻止奧克那行動。祇得忙放大了喉嚨。高喊了一聲。叫亞塔注意防備。但是亞塔似乎已很忙亂。竟有無從防備之勢了。我正在非常發急。又見買萊已悄悄的向他們游去。躲在奧克身後。不給他瞧見。伊的一隻手裏。拿着一樁白色的物件。——好像是一隻重大的介殼。也許是類於介殼的物件。這物件忽從伊手中飛出。從水中飄蕩過去。不偏不斜。剛正打在奧克的腦後。奧克捉住亞塔腳踝的一隻手。立刻鬆開。無知覺的身體。並立即向那孔道中的水底沉下去了。

凱安把那第三條黑魚。也已打昏過去。亞塔也已游了過來。我們又團聚在一起。可以自由的逃脫了。凱安道。行呀。奧克和這三條黑魚。雖都已被我們打昏過去。一時未必能蘇醒。但方纔那一片喊殺之聲。必已驚動了洞中。定必有人趕來察看。他們趕到之後。必又將枝節橫生了。我們既要逃走。必須越

快越好。凱安講話時。買菜並不在我們旁邊。却伏在奧克身旁。用伊的膀臂。把他抱住。嗚嗚的哭泣。隨即又怒氣勃勃的向我們道。去罷。買菜所以這樣。必是怨恨爲着了我們。便把奧克打成這樣。然而若不打昏奧克。他必將把腦娜娶做王后。伊便失掉了伊的愛人咧。

我們不敢耽擱。當即急急的前進。那裏離開那個洞。已沒有多遠。我們游了不多一會。已到了那裏。我們提起了膽量。不管三七念一的再游進洞去。見洞中的光亮。比較我們上次瞧見時。格外闊淡。洞的中央的地面上。是空無一人。壁龕中。却聚着許多人。大多數都已睡熟。那些醒着的。却也是睡眼惺忪。很疲憊的向四下裏閒望。我們剛正游到洞中。已被他們瞧見。他們立即高聲大喊。但是那上層的突出部分。和那條進路的路口。我們本很熟悉。無庸尋覓。所以他們尙未及設法阻止我們。我們已經很快的游過洞中。到了那突出的部分。接着便游進那進路了。亞塔道。沒有妨礙。趕快前進就是了。我們便着力的往前游泳。聽見後面有一陣陣的呼喊聲。但奧克和那些黑魚。都已昏暈。普通的邁谷人。縱然追隨在我們後面。我們却也不懼怕的。不多一會。我們已游過了那道珊瑚叢的柵欄。又過了一會。我們已到了那條進路上端的路口了。野物河面上的水。正覆在我們的上面。我們停在這路口遲疑。

了片晌。很注意的朝四下裏望了望。並不見那怪物的形影。我便低低的對腦娜道。不久我們便可安抵辣克司城了。腦娜聽說。張開膀臂。摟抱住我。凱安掉轉頭。望着那進路中。對我說道。納默。你聽見那個嗎。

我們的血液。幾乎都凝結了。原來在那條進路中。朝着那洞的一方面。遠遠的有那可怕的呼聲。傳送過來。我們聽見了。辨得出當中有奧克的聲音。奧克必然已蘇醒過來了。他必已放出那些黑魚。追趕我們前來了。他們游泳的速率。比較我們要快許多。他們必能追上我們。我們偏又無處避開。這一次。他們倘再追上了我們。把我們捉住。奧克必然不再放鬆我們一步了。

這時候。我們心慌意亂得甚麼似的。我們既無處躲藏。又絕無力量抵擋他們。獨一的方法。祇有在他們追上我們以前。我們已游過了野物河。那纔能夠脫險。我們因為事急時促。無暇細細的商酌。連忙一翻身。攢到路口外的水中。凱安和亞塔。並排在前面游泳。腦娜和我也是比肩而游。隨在他們的身後。前後距離很近。凱安在上次游來時。會很注意的。觀察海底上的種種記認。所以如今雖在匆遽脫逃之中。他尚能夠辨認正當的道路。不致於游入歧途。我們游時。真個非常迅急。簡直連講話的工夫

也沒有。至多偶然的說一兩句。我們一壁向前游。一壁聽見身後那班追逐者的呼聲。已越喊越高。又越喊越堅定。所幸增高的度數。並不很快。可知他們雖積極的追趕。尙不能在短促的時間中。就追上我們。我們惶恐的心情。因此稍爲寧定了一些。

我們游泳時。既不過高。也不過低。剛好是在海底的上面。我們一路游去。有時候。海底上伏着幾隻大蟹。被我們迅急的行動所驚擾。急急忙忙的逃躲開去。四下裏。又時時現出些亮光。自然是那些怪物的發光的頭了。但並沒有一頭怪獸來到我們身旁。這真是萬分的僥倖。否則又將多出多少麻煩了。後來我們又遇着一隻巨大的蚌。伏在前面的海底上。正攔住我們的去路。把兩隻巨殼。儘量的張開着。彷彿是很飢餓。要把我們夾住。吃了充飢似的。但我們竟得避開了。他繼續前進。我們游了好多一會。已到了那片黑水的側面的牆壁了。——先前我們來時。便是順着這牆壁游下來的。從這裏朝上游去。約摸游到幾千尺的高處。那裏有一道進路。再游過那進路。便是瑪列諾人的區域了。我們倘能游到了那進路的路口。在後面那些黑魚咬住我們以前。我們必已游進了那道珊瑚叢……

我們怎敢懈怠。連忙順着這牆壁。用力的往上面游泳。大約纔游到幾百尺的高處。那些黑魚。已經追

到了牆壁下。接着也往上游來追趕。一壁並高聲的呼喊。起初兩下裏原還隔開着好遠。不多一會。竟然已接近許多了。偏偏在這緊要關頭。腦娜已十分疲憊。幾乎沒有上進的氣力。本來我和伊在辣克司城中時。從未作過這般長距離的游泳。而況這又不比平尋的游泳。心中是十分的耽憂而着急。自然更容易疲憊了。凱安和亞塔。到底比我們厲害。游得仍很迅速。已超過我們好一段路。所以他們並未覺察我們的疲憊之容。我也不曾呼喚他們。請他們幫助。因為這當兒的情勢。非常緊急。祇有逃脫一個是一個。我們怎忍爲着要他們幫助我們的原故。使得他們在可以脫身的狀況中。而復行陷入絕地呢。但凱安隨即掉轉頭。朝下瞧看。並和亞塔一同減慢了游泳的速率。等候我們趕上前。好再一同的上進。這原是他們的好意。我却委實不敢承受。便催促他們道。你們游你們的。你們自管趕快往上游去。切莫因照顧我們。反誤了大事。他們大概也明白了我的意思。所以我雖然這樣說。他們並不加快。其實我們也都曉得。雖是這樣倉皇逃走。未必便能够逃脫。不消一會工夫。或許仍被奧克捉住。不過既尚未被擒。總得努力上進啊。這幾千尺的高度。我們約摸游過了三分之二時。凱安和亞塔。忽停止上進。却斜向旁面游去。我雖不曉得他們是爲着甚麼。但料定當中必有原因。便和腦娜隨着他

們游過去。我一壁抬頭瞧看。只見在我們上次游下來的那條路上。正伏着一頭黑色無光的怪物。身體既很巨大。形狀又很可怕。是我們從未瞧見過的。凱安和亞塔所以向旁面游去。自然是要避開他咧。

四

我們應該怎樣是好呢。簡直沒有商量和決定的工夫。因為那個怪頭已經瞧見了我們。且已向我們游來了。我們的處境。便又十分困難了。上面既有那怪物的阻擋。下面又有那些黑魚緊緊的追來。差不多已追到我們的視線以內。這還不算。我們更聽見在那些黑魚的後面。奧克又正在高聲呼喊。催促黑魚快快的上進。我們前後受敵。進退都難。祇得往旁邊游去。離開了那牆壁了。亞塔在前面領導。我們三個人。排成單行。隨在他後面。游了一會。亞塔忽又撥轉了身。我們自然仍緊緊的隨着他。這時候。我們是認定那鱗峭的峭壁的面。一直游去。我們的膽量。總算是豪壯極了。竟敢從那怪物的下方。——又正在那些黑魚的上方。——從他們中間游了過去。那怪物雖向我們游來。行動却很遲慢。似乎並含着遲疑的神情。他本是往下面游。我們從他身下游過時。我會抬頭朝他瞧看。瞧得很清晰。

見他是一個黑色的大物。頭是球形。大約有三尺闊。身體厚而長。足有一百尺長。或且不祇一百尺。兩旁既沒有鰭。身後又沒有尾巴。頭上有兩隻突出的大眼睛。射出綠色的眼光。眼睛的下方。便是一張圓形的嘴。嘴着實闊大。不必張開。已足以吞沒我們的身體了。在他的頭的四周。生長着十二條膀臂。不住的搖動。好像是昆蟲的觸鬚一般。有幾條膀臂的末端。彷彿連綴着一隻盤子。那其餘幾條的末端。却有一隻鉤子。你們聽了我這番的形容。或許要把那怪物當做烏鯛魚罷。就他的形狀而論。果然和你們地球上水中的烏鯛魚。差仿不多。橫豎他究竟喚做甚麼名字。我也不曉得。便把他喚做烏鯛魚罷。這烏鯛魚一壁很遲疑似的向我們游去。一壁揮動他的觸鬚。他的身體。又不時的擺動。我們幸而避開了他。仍向那峭壁的面上游去。半途中。那裏有一處突出的所在。我們便游到上面歇下。腦娜和我。簡直已不能夠再支持了。但凱安低低的道。我們必須再前進了。這裏絕非安身之地。那些黑魚。固然不難尋着我們。那個巨大的怪物。也不難把我們吞下啊。……凱安再要往下說。亞塔却叫他莫作聲。原來亞塔曉得腦娜和我已疲憊不堪。必須休息一會。纔能再進。否則縱然催促。也是無益的。我們在這突出的部分上。剛正坐定後。見這隻巨大的烏鯛魚。已隨着我們游來。他正游之間。分明是聽

見了那些黑魚的叫喊聲。便先遲疑了一會。再撥轉身往下面游去。隨即他已游到了我們的下方。已離開了那牆壁。不過我們仍瞧得見他。見那些黑魚已蜂湧而上。合力攻擊他了。

這隻巨大的烏鯛魚。隨即便被那些黑魚團團的圍住。黑魚的數目。很是衆多。大約總有二百餘條。烏鯛魚的身體。雖比他們巨大若干倍。但他們數目太多了。他也很難抵擋。他有如是一頭巨象。他們有如是獵狗。他們很活潑的上前咬他。他竭力的抵禦。或是揮動觸鬚上的鈎子。先鈎住了他們。再把他們摔到一旁。或是張開大嘴。咬住了他們。一口吞將下去。但有許多黑魚。也張開嘴。咬住他的觸鬚。再有許多黑魚。便乘間游近湊去。咬他的皮膚。此外再有許多。却游到他突出的眼睛上。咬他的眼睛。……這巨大的烏鯛魚。竟然難以招架了。便直往我們下方的牆壁前退避。那些黑魚。仍死命的追趕。後來他從嘴裏吐出一大陣水。分明是要利用水力。使得他的身體可以迅速的退去。可是他難避開了多數黑魚。那些咬着他眼睛的。始終未曾鬆開。仍不住的咬啄。他有一隻眼睛。便被他們咬落下來。他身上的皮膚。也被咬破了不知多少處。從破碎的皮膚中。並放出一陣臭氣。使得水也變臭了。我們一經嗅着。覺得非常的難受……

凱安忽的對我說道。我們必須前進了。現在正是我們的好機會。再就攔下去。奧克必將呼喚他的黑魚。再來追擊我們了。經凱安這一說。我纔想起了奧克。心想他往那裏去了呢。想必是也因見了這烏鯽魚。嚇得逃避開去了。過不多會。我們果又聽見了奧克的聲音。他正浮在那邊的水中。我們再聽見他很憤怒的呼喊那些黑魚。分付他們棄下烏鯽魚。重行追趕我們。我們曉得追兵將至。不敢再就攔。立即開始往上面游。奧克或許未曾瞧見我們。凱安又道。我們再要加快的上進。這樣慢吞吞的游泳。真好像是小孩子了。亞塔仍是在前領路。我們仍是排成單行。隨在後面。我殿在最後。是隨在腦娜的身後。我一壁游着。一壁低頭下視。見那條烏鯽魚正非常憤怒的。在那裏騷動。把水擾得大大的不寧。有許多黑魚。——那大隊黑魚的大多數。——都往下游去。很疲懶無力似的。更有許多。竟然不遵奧克的命令。仍和那烏鯽魚鬪個不休。他們所以如此。自然是想把他鬪死了。好吸吮他的鮮血。我並瞧見奧克很快的游到烏鯽魚的一旁。他的四周。大約祇有十幾隻黑魚圍繞着。下面的水。因被烏鯽魚的騷動。本已激出無數的白浪。那裏再有一些亮光照着。所以那裏的景况。我瞧得很是清楚。過了片晌。烏鯽魚已支持不住了。最後的騷動了一會。便翻身沉了下去。我瞧見從他身上又冒出一大陣墨

水似的黑水。那黑水漸漸的散開。那裏所有的物件。便都變成了黑色。這一着本是烏鯛魚最後的自衛之法。他把他墨水囊中的墨水。一齊吐了出來。他便可隱身在那黑色中。悄悄的逃走了。下面的水中。雖已加了那種墨水。那些黑魚。却仍在那裏不住的叫喊。奧克也仍在那裏大聲呼喊命令。

凱安和亞塔。本來不很疲倦。腦娜和我雖然疲憊。但已休息了一會。精力已恢復了大半。所以我們繼續往上游泳時。游得很是迅速。不多一會工夫。我們已瞧見那峭壁上一道平行的裂縫。——正是我們歸家的門戶。自然萬分的高興。同時又聽見奧克在下面拚命似的叫喊。他們又已追趕上來了。又不由得有些耽憂。

亞塔本是我們的領路人。正在行時。他忽又停住。我的一顆心。好似頓時跳出了胸膛。跳到喉管中了。在我們的上頭。不又是一頭怪物嗎。那怪物也正朝我們游來。且不像那條烏鯛魚游得很慢。很是遲疑。却是非常迅速。有如一支剛正拋出的標槍。他是從上面那裂縫附近游下來的。我們起初瞧上去。很是細小。像是一個闊淡無光的水泡。他的身後。並顯出一個小V字形的白色水紋。但他越來越近。也越發長大。不過幾秒鐘的工夫。已把我們嚇得團聚在一起。徬徨無措了。那怪物先兜了一個半圓。

形的圈子。再一直的向我們游下來。等游到了我們旁邊。方纔停住。我們再仔細一瞧。却不禁喜出望外。不約而同的歡呼起來。原來這個並非怪物。却正是瑪列諾人的國王。——亞塔的父亲。獨自坐在他那游車中。由那隻類似海豚的獸牽曳着行來。車行的速率。比較我們游泳。要迅速許多。於是我們便可安全無慮了。

五

追兵將至。我們自然不敢耽擱。連忙爬到國王的游車中。腦娜便坐在國王身旁的座位上。奧克和那些黑魚。雖仍繼續追來。我們的游車。却已掉轉頭。很快的從水中飛馳而進。預料不消多會。定可去得很遠。奧克和那些黑魚。雖然游泳得很快。必然再也追不上了。

這游車本身的重量。比較水的重量。本稍爲重一些。所以能够湊着海底滑溜而行。這時候因爲車的重量頓增。便把幾個小氣泡扣在車上。使得車子既不上浮。也不下沉。維持在易於馳行的地位上。我們本在慌張急遽之中。也顧不得甚麼禮節。見了國王。並施行平常應有的禮節。游車已急急的馳行。腦娜是坐在車中。我已說過。我和亞塔。凱安三個人。都攀住游車後面的車沿。因爲游車前行很快。我

們三個人的身體。便平臥在水中。那種景况。正有如一個人攀在一架速率很高的飛機的尾上。在空中飛行一般。講到車行的速率。委實迅速。我從前在水中游泳。無論怎樣用足了氣力。從未有過那樣快。耳朵裏。祇聽見呼呼的聲響。眼睛幾乎睜不開。甚麼也不聽見。喉管中。並時時的嗆咳。這樣行了一會。速率仍未稍減。我簡直嗆咳不住。水流迎面撲來。再使得我幾乎不能呼氣。肺管中。滿積了水。竟不能夠吐出。委實難受極了。忽的聽見亞塔的聲音。高喊道。納默。你可抬起一條膀臂……你可把一條膀臂遮在你的面前呀……他的聲音。因逆流的水的影響。不能夠很清晰的送入我的耳內。但我已約略聽見。已明白了他的意思。便連忙祇用右手攀住車沿。騰出左手。遮在面前。遮隔着迎面撲來的水。我這纔能夠照常呼吸。隨即我瞧見車中的國王。和我的腦娜。以及也攀着車沿的凱安和亞塔。都是各用一隻手。遮在面前。我方纔明白這定是在水中速進時的一種方法。倘不這樣。必將被水淹死。……你們聽了這話。必然覺得十分奇詫。我們既然是生活在水中。怎麼又會被水淹死呢。其實並沒有甚麼奇怪。我祇須舉出一個例子。你們包管就明白了。你們倘使得一條魚。在水中非常迅速的游行。那條魚必然不消多會。便被水淹死。因為游得太快了。呼吸必致失常。呼吸既已失常。試問怎會不

死呢。

我們這樣迅速的前進。水自然是直朝我們流來。這游車先兜了一個半圓形的圈子。兜到了左邊。纔把速率減慢了些。和平常游行的速率。差仿不多了。這時候。水底污泥的地面。已很接近游車。上面的石頂。也低落下來。和游車也很靠近。原來我們已游入那條裂縫。——便是那條進路。——正朝那道珊瑚叢的柵欄游去了。我想到了那座珊瑚叢。心中不由得很是狐疑。暗想國王坐在游車中。怎能越過那珊瑚叢的呢。這時候。我已移轉了地位。正攀在腦娜身旁的車沿上。便把這問題向他們詢問。祇是他們正談得十分起勁。都不曾聽見。我瞧見國王伸出一條膀臂。正抱住腦娜。神情很是快樂而懇切。並聽見他對腦娜說道。孩子。你能安然的回來。我真十分快活。亞塔問道。父親。你怎麼會得趕來搭救我們的。國王神情很嚴重的應道。亞塔。你的母親焦急得不堪。時時刻刻。記念着你們。……他臉上又露出笑容。再道。我見伊那般愁悶。心中很覺難受。便決意前來尋覓你們。我是在睡眠時間中。悄悄的出來的。因為我的人民。都不肯放我出來。說是不能放他們的國王。獨自出來冒這絕大的危險。要曉得我年紀雖老。勇猛之氣。未必比較年輕人薄弱。倘有人和我戰鬥。我非但不迴避。且很歡迎。但我

恐怕我的話他們不相信。仍和我囉唆。便趁他們睡眠時。悄悄的出來。不料來得不先不後。剛正救了你們。真個是湊巧極了。我聽國王說到這裏。便把我那問題。再向他詢問。國王聽了我的問話。神情又立刻的十分嚴重。說道。你們有所不知。自從你們從辣克司城動身之後。我坐在城中。幾乎每個小時當中。都得聽見許多奇異的事情。——對於我們和我的人民。都是非常危險的。他接着又告訴我們許多事蹟。說是我們從辣克司城中動身。前往野物河之後。（差不多是在兩次食物時間以前。）那些瑪列諾的衛兵們。忽瞧見那座珊瑚叢中。被斫去了很多。他們仔細察看後。再瞧見被斫的所在。足有三十尺闊。剛正成了一條三十尺闊的弄堂。通過那珊瑚叢。他們當即報告國王。那三十尺地位上的珊瑚。是被誰斫去的。雖不得而知。但瑪列諾人既未曾去斫。自然是被邁谷人斫去的了。至於他們爲着甚麼原因。闢出這一條通行無阻的道路。至今仍未能明白。再說國王得到了衛兵的報告後。便決意從這條新闢的道路。朝野物河方面前進。搜尋我們三個男人回去。這條道路。既有三十尺闊。國王的游車。自然能够通行無阻了。國王溜溜不斷的說時。游車已行到那珊瑚叢了。我瞧見叢中果有三十尺地位的珊瑚。已經完全斫去。却另用一種三十尺闊的柵欄。攔住這缺口。不過這柵欄既不是

天生成的。自然很容易推開和關上。當下我們瞧了。立即想到在邁谷人當中時。聽見的那許多重要的消息。不由得恍然大悟。連忙告訴給皇帝。說是奧克已決意和瑪列諾人宣戰。已決意要降服瑪列諾人。現在正在準備之中。不久定將實行宣戰了。這一條三十尺闊的道路。必然是奧克開關的。必是爲着通過他的兵隊。前來攻打辣克司城。他所以又安置這一道三十尺闊的柵欄。必然是阻止野物河的種種怪獸。游到瑪列諾人的水中去。他的意料中。本以爲瑪列諾人的水中。不久就歸他管轄。邁谷人必將在那水中居住。倘有怪獸游到了那水中。不正是傷害他的人民嗎。他這種佈置。居然也很細密。也很周到呢。

這道三十尺闊的柵欄。很容易的推了開去。國王的游車。便從這條新關的道路。緩緩的行過。我們三個人也隨着游了過來。過了這座珊瑚叢。便回到了瑪列諾人的清涼純潔的水中了。水中既微微有些光亮。又很寧靜。而美麗。真有如我們的樂園。往常生活在這水中。還不覺得怎樣快活。如今從那野物河回來。却覺得舒適安寧達於極點了。

我們回到辣克司城中時。仍在睡眠時間中。四下裏都寂靜無聲。我們便悄悄的進了城。腦娜隨即便

和伊的兒子摟抱在一起。那種快樂。可想而知。惜乎我是一個男子。委實形容不出……腦娜把伊的兒子。復行摟抱在懷中。心裏發生怎樣的感想。伊兒子把膀臂繞在伊的頸項裏。伊心裏發生怎樣的感想。伊聽見伊兒子的和婉而含有歡迎意味的叫喊聲。心裏又發生怎樣的感想。我想祇有做母親的曉得。我是一個男子。祇有站在一旁。瞪眼瞧着。心中很狐疑的罷了。

六

你們再要聽下去嗎。請你們少安毋躁。我再有幾句話。要在此刻一同告訴給你們。在我們回抵辣克司城以後的三天。城中的全部分。便都佈滿了危險和禍患。瑪列諾人。都是渾身抖戰着。怨憤和嫉妬的火燄。蘊藏在他們當中。已不知經過了若干年。如今竟忽的暴發了。那過去時期中的種種情勢。我非個中人。固然不得而知。便是凱安。也不過祇有一些猜疑。皇帝却是曉得的。亞塔也是曉得的。於是。在那往後的幾天中。我們別無所事。都是竭力的避免那場大禍。然而那場大禍。畢竟發作了。最先發作的地方。是在迦納城。迦納城是辣克司城的姊妹城。——是許多姊妹城當中最美麗最優勝的。又是最最近通到野物河的那條進路。這不幸的消息。傳到了辣克司城。我們三個人——國王。亞塔

和我立刻同坐游車趕往迦納城去。這一場大禍。真是非常劇烈。戰事真是非常凶猛。迦納城中的水。都變成了赤色。城外周圍幾里地面的海水。也都變成了赤色。水中的亮光。受這赤色的映罩。反射出一種美麗而淒慘的顏色。我們三個人。坐在游車裏。浮蕩在水中。竟不能有所援助。祇呆呆的瞧着。見水中的赤色。逐漸的加濃。地位也逐漸的推廣。可憐正是瑪列諾人的赤血啊。我瞧着這種慘狀。心中委實十分不忍。想到這不過還是大禍的開端。後面再有更慘厲的景况。心中便格外有說不出的難受咧。

第七章

我在上文已經說過。三天後的辣克司城中。——在我們從野物河逃回的三天後。——情勢委實非常危急。我們忙得連睡眠的工夫也沒有了。

我們回到了辣克司城中。已經十分疲憊。我們倆——腦娜和我——和我們的兒子葆愛。頑耍了一會。覺得已支持不住。便昏昏沉沉的睡去。葆愛仍在我們身旁。練習他剛正學會的游泳術。我們不知

睡了多少時候。忽的被亞塔喚醒。他告訴我們。說是城中已非常驚慌。我們從野物河回來的消息。已經傳播開去。人人都已曉得。而人的嘴裏。又都說出許多危險的謠言。究竟將有何種危險。他們卻也不知道。祇依樣葫蘆的彼此傳說罷了。亞塔說這話時。臉色很慘白。形態也很慌張。他接着又道。納默。許多怪異的事件。正在逐漸推廣中。那些事件。真個非常怪異。而且非常可怕。我父親分付我前來。喚你到他那裏去。他說這話的聲音。迥非平常可比。也含着慌亂恐怖的意思。祇須聽見他這聲音。雖不會聽見他說的是甚麼。卻也能猜着他心中定有甚麼危迫的大事。當下我請他暫時坐下。等我吃些食物。再一同前去。他雖然答應。神情卻非常的燥急。彷彿已忍耐不住了。腦娜當即預備好食物。吃了之後。我們四個人。——我和亞塔。加上腦娜和葆愛。——一同從屋中游出。遊過凱安的住屋時。我分付腦娜伴着葆愛留在那裏。我原不願和伊分離。把伊單獨的留下。怎奈爲勢所逼。無可奈何。祇得強耐心情。和伊暫爲告別了。告別之後。我和亞塔繼續前進。慢慢的遊過城中的各街道。直向王宮而去。

我在這一路之上。瞧見城中果已現出慌亂的景況。我們回來的消息。我很狐疑。怎麼會這般迅速的

傳揚出去。於此可見要做一件秘密的事。是很難很難的了。但這個還在其次。瑪列諾人怎會曉得前途的危險。已經臨到我們身上呢。他們怎會曉得和邁谷人的戰爭。已經迫在眉睫呢。就情理上着想。他們絕不會知道得這般迅速。然而他們竟然知道了。種種的謠言。竟已傳徧辣克司城的各處了。城中的各街道上。彷彿逢着了假期似的。凡是街道交叉的路口。都聚着許多人。再有許多人在各條街道中。遊來遊去。神情都十分的忙碌。其實若問他們忙些甚麼。他們竟一句話也回答不出。不過是受慌亂的心情所驅使。作這毫無目的的假忙罷了。婦女們都坐在屋中的走廊上。很張皇的朝四下瞧看。我不是曾說城中的景況。像做假期嗎。其實絕對的不像。因為那些聚在一起的人們。都是呆呆的浮在水中。又都是放出很低的聲音。竊竊的談論。那些遊來遊去的人們。都是一壁朝前遊。一壁掉頭朝後面張望。彷彿生怕有甚麼仇敵。從後面追擊上來。坐在走廊上的婦女們。又都是射出驚懼的眼光。朝下面瞧看。並緊緊的摟抱着伊們的兒女。總而言之。這一天早晨。城中的景況。不是歡樂。卻是恐怖。是不可名狀的恐怖。那末怎麼會像做假期呢。

我遊着時。曾低聲對亞塔說了幾句話。他答道。他們現在所以這樣驚慌。實在是由於不知道將有何

種危險發生。過不多會之後。他們已經曉得了是何種的危險。必然都是義憤填膺。都願意上前戰鬥。甚麼恐懼不恐懼。包管便都忘卻掉了。我父親即將對他們演說。正是爲着這一層啊。你們要曉得瑪列諾人。雖是一種半開化的民族。人人卻都很勇敢。很忠實。很知道保愛他們的國家。所以倘將他們說明這危險的來由。他們定能爭先戰鬥。沒有一個退後偷生的。因此我聽了亞塔的話。便道。你的話不差。我們必須對他們說明。否則我們定將失敗。我們從街道中前進。街道中的人們。原都認識我們。但祇有少數的人。見了我們。大聲歡呼。大多數卻都是靜默無聲。凝視着我們。再有幾個人。見我們遊過。便隨在我們身後。一同前進。隨即再有陸續加入的。不多一會。隨在我們身後的人。已經很多。亞塔便憤憤的把他們驅逐開去。

我忽的說道。亞塔。你瞧那裏呀。原來在一道門戶中。正藏着一個人。是一個男人。我並認識他。他尙未結婚。我且記得他們曾說過。瑪列諾的少女們。沒有一個肯嫁給他。因爲他的祖宗。實在是邁谷人。他正是一個雜種。凡是這一類雜種的人。——是瑪列諾人和邁谷人共生的。——另有一個名稱。喚做瑪列谷人。我在辣克司城中。雖已過了許多時候。對於這種瑪列谷人。卻從未注意過。他們共有多少

數目。我也未曾調查過。但是今後不久。我們將和他們發生慘怖的關係了。是甚麼關係呢。我自當講給你們聽。

那道門戶中站着的一個瑪列谷人。是挺直的站着。一動不動。我們遊過他面前時。我覺得他正惡狠狠的望着我們。不知怎的。我的身體忽抖戰起來。不禁掉轉頭。再朝他望了一望。他仍站在那裏。仍是那樣的望着我們。我本想把他仔細的察看一會。但亞塔拉着我前進。我們便繼續的向王宮游去。王宮附近的各街道中。聚積的人們。格外稠密。歡迎我們的歡呼聲。也格外高揚。我瞧見隨處的人叢中。都有瑪列谷人夾雜着。那種更白的皮膚。更大的眼睛。原很是觸目的。我不禁很是驚奇。瑪列谷人中。竟有這許多雜種的人嗎。

我們遊來時。瑪列諾人都是高聲歡呼。瑪列谷人卻一聲不響。祇在水中來回的游泳。或是躲藏在門戶中。又或伏在街道上的水草間。我瞧見他們的眼光。都是注視在亞塔和我的身上。

我們隨即已遊到了王宮前。再遊進那上層的門戶。這門戶旁邊的平台上。停着皇帝的那輛遊車。遊進了門戶。是一間廣闊的低房。房中的天花板上。懸着好幾排發光的氣囊。照得房裏很光亮。國王便

在這房裏歡迎我們。他隨即坐在一隻介殼上。這介殼是安置在王位之上。王位是用許多較小的介殼拼合而成。房裏祇有皇帝一人。他坐定後。我們也在他腳旁的平台上坐下。聽得出外面那許多人的低語聲。亞塔當即對皇帝說道。父親。你必須儘速對他們演說一番。國王點了點頭。神情很是嚴重。可是我猜想得到他的心裏。必已十分慌亂。不過竭力鎮定着。不露在外面罷了。過了半晌。國王忽把身體挺了一挺。對我講話。他的神情。彷彿把我當做他兒子般看待。他對我說些甚麼呢。大概是說瑪列諾人和邁谷人的血統的祕密混合。對於辣克司城的政府。實在是一樁重大的事件。人人祇知道每一座瑪列諾人的城中。不過祇有幾百個雜種人。因為瑪列諾的婦女們。都不願意嫁給邁谷人。然而被邁谷人污染的瑪列諾人。竟有好幾千之多。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有許多邁谷男人。偷到了瑪列諾人的區域內。因為他們的容貌。很像是瑪列諾人。瑪列諾的婦女們。便把他們認做是自家人了。第二瑪列諾人的各城中。總有好些淫僻的婦女。明知他們是邁谷人。卻不惜被他們污染。有了這兩個原因。瑪列諾人當中的雜種。自然便很多很多了。我聽了國王這番話。便道。瑪列諾人當中。縱然有好幾千瑪列谷人。——雜種人。——他們又爲着甚麼緣故。會得全體的反對我們呢。

我們本不知道全體的瑪列谷人。都將反對我們。不過有這一種恐懼罷了。然而這也並非我們過慮。祇須瞧他們望着我們時。都露着幾分侮辱的神氣。就可知道他們心中定不懷好意了。再則不必說人類。無論那一種動物。凡是種類不同的。彼此之間。大概都含有嫉妬的意念。再有一層。是我們的確知道的。那個瑪列谷人奧克。已經派遣了許多信使。從野物河動身。經過那條進路中的珊瑚叢。來到瑪列諾人的各城中。他們的職務。是散播那未來戰爭的謠言。再竭力的鼓動那些瑪列谷人。對他們說戰爭的開始。也便是他們新紀元的開始。因為邁谷人不久便將統治辣克司城。凡是在戰爭中出力的瑪列谷人。將來定然升做有權而尊榮的首領。再可把美麗的瑪列諾婦人們劫來當做奴隸。那些瑪列谷人。受了信使的鼓惑。自然很希望前途的幸福。自然便很仇視瑪列諾人了。

辣克司城的國王。本非庸碌無用的人。這種種情形。他本久已料到。所以他隨即又微笑着對我說道。納默。你以為我毫無準備嗎。我委實久有準備了。頓了一頓。又道。祇因禍起倉卒。尚未及準備妥當罷了。接着他便把他所謂的準備。約略的告訴給我。原來他自從繼任皇帝以後。便在瑪列諾人的河中。佈置了一座大洞。在那大洞中。作種種戰爭的準備。直到如今。當在繼續的準備。關於這一回事。我一

些不曉得。便是凱安。也不得而知。這是國王的深心。有意保守着絕對的祕密。不容瑪列谷人得到一些風聲。那大洞的所在。離開辣克司城。並不很遠。那裏護衛很嚴。固然沒有人曾經去過。且沒有一人曾經聽見說過。曉得的幾個人。都是非常忠心於瑪列諾人的。國王復又說道。納默。此刻尙未準備妥當。等到下一次睡眠時間以後。我當領着你。到那洞中去。奧克倘能稍緩一些……

宮外忽有一陣聲音。便把皇帝的話頭打斷了。原來是那些聚在宮外的人們。起初是過低了聲音。紛紛的議論。此刻卻大聲鼓譟了。當下國王便離開了座位。我們隨着他。遊過了這間房。穿過一道向上的門路。便到了王宮的屋頂上了。屋頂上空無一人。但有許多人攀在上面的水草叢中。我並瞧見王宮前這立方形空間的水中。也聚集着許多人。屋頂上。沿着欄杆的一排氣囊中。都發出綠色的光。射將出去。照得前面很光亮。屋頂上卻反而昏暗無光。我們剛遊上了屋頂時。歡呼聲格外高揚。國王當即遊到欄杆前。又低聲發出一個命令。亞塔便使得幾隻氣囊光亮起來。光線正射在皇帝身上。國王臉朝大衆站着。臉上現着勇武的神情。大衆的歡呼聲。仍繼續不息。過了一會。方纔肅靜無聲。國王又把四條膀臂。向大衆伸出去。便開始演說了。

二

亞塔和我雖是伏在皇帝的脚旁。卻正在兩個發光的氣囊的中間。所以我能很清楚的瞧見面前一片綠色的水。和那許多仰着向上的臉。皇帝演說時。起初吐字很慢很鄭重。後來越說越高。越是得力。臉上的笑容。完全隱沒了。神情很莊嚴的。說明邁谷人的危險。並分付忠心他的人民們準備一切。等他發下了命令。便可立時實行。皇帝說到這裏。大眾不約而同。大聲歡呼。並舉起膀臂。不住的揮舞。當中有許多人。因為膀臂搖得太劇烈了。竟失掉了身體平均的力量。從上面的水草叢中跌落下來。這樣喧嘩了好一會。方纔復歸沈寂。在這沈寂的境界中。忽有一個聲音。高喊了一聲。是一個婦女的聲音。是一個瑪列諾婦女的尖銳聲音。伊喊道。忠心的人民們。伊這聲音當中。分明含着嘲笑の意味。伊的所在地。是在王宮的對方。和我剛正相對着。我瞧得伊很清楚。見伊的容貌。在辣克司城中。總算是很美麗的了。當時有一個雜種的男子。正從伊身邊遊過。伊所以高喊了一聲。正是嘲笑這個男子的。伊接着又對這男子道。忠心的人民們。並非指你而言。因為你並不是瑪列諾人。卻是瑪列谷人啊。伊這幾句話。竟激怒了這個男子。他立即朝伊衝來。並伸出一條膀臂。在伊胸前打了一下。因此王宮的

而前。立時紛亂起來。有十幾個人向四下裏遊開去。大概是要阻斷這個男子的去路。這男子必已覺察闖下了禍事。不敢再有何種動作。急急忙忙。撥入人叢中去了。國王本想繼續的演說下去。藉以鎮定住大眾的心情。但是已很無功效。他們已不肯再往下聽。四下裏都起了一片呼聲。喊道。打倒瑪列谷人。雜種。邁谷人的污濁的血統。國王所以特地演說。原是想勉勵大眾。暫爲忍耐。以免過於躁急。誤了大事。但如今因這一件事。竟煽動了大眾仇視邁谷人的火燄。竟然按捺不住了。人叢中本雜着好多瑪列谷人。他們都隱在那種隱秘的所在。瞪着那巨大而呆滯的眼睛。望着國王演說。如今見了這意外的變動。便都悄悄的遊開去。大眾本十分嫌惡他們。自然聽隨他們遊去了。祇有好些瑪列諾的婦女們。卻圍繞在他們的四下裏。任意的咒罵他們。嘲笑他們。

國王神情很焦急的。低頭望着亞塔和我。沈默了片晌。忽的放大了喉嚨。高聲喊道。大眾肅靜。聽你們的國王講話。你們不知尊重你們的國王。難道你們已變成了邁谷人嗎。你們對於那班雜種人。不應該般無禮。因爲那班雜種人。都是很忠心的。他們已把邁谷人的血統完全忘卻了。他們縱有污穢。卻是遺傳下來的。而且在我們瑪列諾人的水中。已經洗滌乾淨了。他們正是你們的兄弟。你們必得愛

護他們。他們必然是很忠心事我。我也很信任他們。國王說這一番話。實在是他的外交手段。講到他的心裏。必然覺得最可恐懼。最不可信任的。莫過於那班雜種人了。國王說這話時。那班雜種人。剛正遊出了人叢。便都停止住。很疑神的聽。臉上和大眼睛中。卻仍露出仇敵的神氣。國王接着再道。等到戰事告終。我們已打敗了從野物河侵入的仇寇。忠心的雜種人。在我們瑪列諾人當中。必然也很尊榮。皇帝這番話。很有功效。大衆的意念。因而大大的變動。以爲那班雜種人仍很忠於國王。便又歡呼起來。方纔首先嘲笑雜種人的那個婦女。忽的遊過了這個立方形。朝着我們遊來。正在這當兒。我不知受着了何種感觸。不知不覺的抬頭瞧看。見正在國王頂上的草叢中。潛伏着一個男子。——雜種的男子。並瞧見他正舉起膀臂。把一樁物件拋落下來。這物件是長而細。在光亮中。發出白綠色的光芒。好像是一支標槍。往下落時卻很慢。迥不及標槍拋出時那般迅速。我再仔細一瞧。這纔瞧出這物件所以落下。並非因受了這男子的拋擲力。卻是他自己往下游泳的原來。他正是一條和人身一樣長的針魚。這魚的鼻頭。足足有二尺長。既尖又硬。好像是一柄長劍。他往下游泳。起初原很緩慢。但隨即便加快。直朝國王遊下來。

說時遲。那時快。我祇遊移了一兩秒鐘。這條針魚往下遊來的速率。已經大大的增加。簡直比較一支剛被拋出的標槍。格外迅速。國王卻仍未曾覺察。眼望着這針魚的長鼻頭。即將碰着了國王的背心。萬一碰着了。他這長鼻頭。怕不是從國王的後背。一直戳穿到胸膛嗎。我因一時慌亂。不知怎樣搭救國王是好。時間又非常急迫。絕無容我細加斟酌的工夫。我急不暇擇。便雙手抱住了國王的兩腿。要把他拖跌下去。以爲他一經跌倒。便可避開這針魚的長鼻頭了。誰知國王身旁。再有一條針魚。也朝國王很快的遊來。我簡直已沒有方法。挽救這危急的局面了。幸虧那個瑪列諾的婦女——便是先發嘲笑那個雜種男子。方纔朝我們遊來的那個婦女——伸開了四條膀臂。抱住了國王的頸項。……第一條針魚的長鼻頭。直朝他們倆戳去。……隨即有一個婦女的慘呼聲。……這婦女的身體。立卽沈落在屋頂的面上。正在驚駭萬分的國王的脚旁。針魚的長鼻頭。已經戳穿伊的背心了。國王卻毫未受傷。國王立即對着驚詫的羣衆。大聲發下緊急的命令。祇在一轉眼間。從屋頂上面的草叢中。又送出一個慘呼的聲音。方纔放出針魚的那個雜種男子。已從草叢中慢慢的落下。我瞧見他身上

已戮着十幾支標槍。這些標槍都是憤怒的羣衆拋擲出來的。

當下我們連忙從屋頂的面上扶起那個婦女。我見這婦女的容貌和其餘的瑪列諾的婦女們一樣的可憎。但若用瑪列諾人的眼光觀察。伊實在是很美麗的。伊雖受了重傷。卻尙未死。我茫然無知的把那針魚的鼻頭從伊的傷處拔了出來。再把針魚的長鼻頭。擱在我的膝蓋上。用力一扳。扳成了兩段。又把他的細長身體。也裂成了幾段。好似摘斷一根繩索一般。我這一種舉動。真未免太無意識。雖把針魚的鼻頭。拔出了這婦女的傷處。從這傷處中冒出的鮮血。卻有如一道小水流一般。噴射得高高地。我們四周的水。因而變成了淡紅色。亞塔先用膀臂抱住這婦女。再站起身。朝着大衆發了一道命令。叫他們退在一旁。他便抱着這婦女急急的遊去。尋醫生替伊醫治。

隨即國王和我都跑在這個婦女的身旁。亞塔的行動雖然迅速。卻仍然遲慢了。伊已不及救治。已將死去了。國王很懇切的對伊說道。孩子。希望你不久仍很強壯。回復原來的狀況。你今天對於我的這一種行爲。我再也不忘卻的。但這婦女很疲弱的搖了搖頭。緊緊的抿着嘴唇。露着非常痛楚的神情。卻又勉強做出笑容。答話的聲音。非常低微。且斷續不繼。國王和我都彎下腰。湊近伊。聽見伊說道。忠

心的人民們。我總算是忠心的了。但恐……因此將促進禍變的發生。你……你能寬恕我嗎。國王道。我自當寬恕你。孩子。此刻莫多講話了。伊卻又道。忠心。人人都該……忠心服侍他的國王。我能表示了我的心。……我很……很是快活。雖死……伊正說到這裏。嘴裏又冒出一陣鮮血。便不能再講話了。兩隻眼睛中。卻仍微露笑意。望着國王。過了片晌。眼光便漸漸的消失了。伊已脫離了伊的世界。前往保護瑪列諾人的神靈那裏去了。這個有如你們地球上的人。身死之後。以爲是前往天國去了。

四

我對腦娜道。腦娜。你願意和我同往那個有興趣的地方去嗎。我又問凱安道。凱安。我能夠帶伊同去嗎。我說這話時。是在國王險遭不測的後兩天。那個大洞中。——是國王準備戰事的所在。我尚未去過。預備在下次睡眠時間以後。前往觀察。

我們——國王。亞塔。凱安和我四個人。——在辣克司城中。對於各方面的事情。都非常注意。我們已經曉得奧克的信使。正混雜在我們當中。但躲藏得很秘密。並很祕密的和那班雜種人。接洽一切。瑪列諾人當中。也有那種居心險詐的人。不愛自家的同族。反去和他們表示同情。那些信使。對於這一

種人。自然也着力的拉攏。以圖增長勢力。這種種情形。我們雖然曉得。但尙未曾有何動作。

瑪列諾人當中。本來沒有警察。也沒有軍隊。或是類似這種的組織。但我們計議的結果。決定俟那洞中的軍事準備完竣後。立即組織軍隊。在尙未完竣以前。國王的意思。尙不再有其他的變故。便不有何等動作。

在這軍事準備將要完竣。尙未完竣的當兒。國王的諮議人員。提議舉行一次公衆的慶樂。瑪列諾人原有一種習慣。凡是王室中生產了一個孩子。或是有其他關於國家的事情發生了。必得舉行一次公衆的慶樂。如今戰事在即。自然是一樁關於國家的事情了。所以他們有這主張。我卻很不贊成。我說在這時候舉行慶樂。毫無意味。徒然激怒那班雜種人。生出絕大的反動力。因爲慶樂舉行時。瑪列諾人自必不許他們參加的。國王卻說。不管是否激怒他們。也不必問有無反動力。舉行慶樂。實在是要使得我們的人民快樂。要借這一番歡樂的心情。消除了那畏怯的意念。要使得我們的人民在高歌縱笑之餘。發出奮身殺敵。皇帝既堅持着這樣說。便決定舉行慶樂了。

我對腦娜和凱安講話時。是在凱安的屋中。我們的葆愛。已和凱安的兒女們一同去睡了。慶樂的舉

行地點。是在王宮前那方空間的水中。我們正商量前去觀看。腦娜當即高聲說道。帶我前去。納默。我一定要和你同去。腦娜本從未瞧見過公衆的慶樂。難怪伊剛正聽說。便很懇切的要求同去了。

我們進餐之後。我便帶着腦娜。再有凱安。一同前去了。凱安的家眷。卻留在屋中。照料我們的葆愛和伊自己的兒女。我所以最後決定帶着腦娜同去。實在是因為伊忙着預備了一天。並換上了新衣服。覺得不忍再攔阻伊。過拂伊的意思。我的腦娜對於衣服一層。往常本十分注意。和你們地球上的婦女們喜歡裝飾一般。當我們從凱安的屋中動身前往時。伊是首先的遊出屋。並快樂得笑個不住。伊這時候的裝飾。我是第一次瞧見。伊的金絲般的頭髮。往常都是飄浮着的時候多。此刻卻是盤繞在頭上。並把幾枝水草的花。插在髮際。身上穿了一件稱身的新衣。並束着一根腰帶。腳踝上。又套着闊綠色的踝飾。襯着伊膩滑的皮膚。十分的動目。伊又笑着問我道。納默。你喜歡我嗎。說時。又從長睫毛的下方斜睨我一眼。伊這神情。彷彿我並不是伊的丈夫。卻是正希望做伊的丈夫。喜歡伊嗎。我自然是喜歡伊的。現在我年紀雖已老大。然而若回想到從前伊那副模樣。仍覺得十分可愛。並以爲你們地球上的婦女們。美貌的雖然很多。但沒有一個能比得上我的腦娜。

我們遊出了凱安的住屋。一路游去。只見各條街道中。比較往常。格外光亮。並有各種鮮花。點綴在四下裏。從上面射下的光亮。把遊來遊去的人們。照出形狀很怪異的黑影。街中一叢叢的人。都是向王宮遊去。不論是男是女。都是穿着得整整齊齊。街道的水中。都被婦女們的歡笑聲佈滿了。我們並遇着一輛車子。從我們身旁疾馳而過。車子的前面。由一頭游泳的獸類牽曳着。是國王的一位顧問的遊車。顧問自己。並不在車中。車中卻滿坐着瑪列諾的婦女。當這車子行過我們身旁時。車中有一個婦女。灣身到車外。把一隻用水草紮成的花圈。正拋到我的頭上。伊便咯咯的大笑。

我們三個人——凱安。腦娜和我——慢慢的向前游泳。見人人都沈溺在歡呼笑語之中。似乎已把那迫在眉睫的戰爭完全忘卻了。我們並瞧見有一個人。忽而伏在這裏。忽而又藏到了那裏。他正是一個雜種人。正是瑪列谷人。再凝神往四下裏一瞧。不知再有許多雜種人。有的隱匿在那黑暗房屋的門路中。借那些黑影。遮住身體。有的躲藏在屋頂上那叢草中。一動不動。再有好些。沿着那十字路口的牆壁。急急的游泳。我並覺察他們的眼光。都射在我的身上。我們遊過一個轉灣時。曾經過一個長大的雜種人身旁。他是站在街道的底層。一動不動。並不讓開我們的進路。所以我遊過他身旁。和

他很是接近。瞧出他的形狀很是緊張。遊了過去後。我不禁掉頭再瞧瞧他……他也正凝視着我。露出憤怒粗暴的神情。我低低的說道。腦娜。今天夜間。惟願瑪列諾人的大神靈。隨時隨地的維護着我們。我雖這樣說。可是腦娜太高興了。神經太興奮了。竟未曾領會我的意思。我也不再多說。我們倆緊緊的隨着凱安。再向前遊去。

王宮前的一片水中。真個熱鬧極了。因光亮照着。水便變成了綠色。水中聚集着無數的男女。一片歡笑之聲。震動了四下裏。我緊緊的靠着腦娜。跟隨在凱安身後。遊到了屋頂上。方纔停息。正靠在欄杆前矗立的王座的旁邊。這王座是特地準備好。給國王和王后座的。這時候。國王和王后已經來到。神情很威嚴的坐在皇座上。亞塔當即來到我們面前。問我們道。你們要吃食物嗎。食物已經預備好了。亞塔說時。並朝着腦娜笑了一笑。又跪在伊旁邊。腦娜便彎下腰。用伊的嫩頰在他頭上碰了一碰。這是瑪列諾人的一種禮節。所以表示親熱的。我們的來意。本志在觀覽。無心吃食物。我瞪眼四瞧。只見在屋頂的那一邊。站着好幾個國王的僕從。倘有人走上前去。他們便把食物遞給這人。在欄杆面前。國王和王后高高的踞坐在我們的上方。亞塔當即在腦娜身旁坐下。我們也一同坐下。仔細觀瞧。我

並聽見水中忽有一陣音樂聲送了過來。忙搜尋這音樂聲的來處。起初我原不知道這是音樂聲。因為我先前從未聽見過音樂之聲。我隨即聽出在我們頂上的草叢中。有一座平台。平台上。有十二個瑪列諾的男子。內中有三四個人。正彈着一根細長的魚骨。彈出一種很特別好聽的聲音。其實並沒有樂譜。其餘的人。手裏都拿着大小不同的介殼。使用介殼互相的撞擊。也發出一種特殊的聲響。聽上去。似乎也很有節拍。不過節拍很是奇突。和你們地球上的。絕對的不同罷了。我想你們聽到這裏。必然把這平台喚做音樂台。我們便假定那是音樂台好了。音樂台上的男子們。神情很興奮的。各自彈動樂器。繼續不斷。台上再有三個瑪列諾的婦女。內中有一個。手裏拿着一幅長闊的草織物。不住的揮舞。遠遠的瞧過去。伊的身體。竟然被這草織物完全的遮住。十分動看。而且伊的一舉一動。和音樂很是合拍。使人眼瞧耳聽了。心中有說不出的快樂。這婦女舞得疲憊了。便由另一個婦女。替代着再舞。舞時。更放出輕婉的聲音。歌唱瑪列諾人的曲調。和着音樂。格外動聽。腦娜和我屏聲靜氣的。一壁聽着。一壁聽着。心中有說不出的愉快感想。好像是小孩子們望見了不曾瞧見過的頑耍事件。樂得手舞足蹈。不知怎樣是好了。我們正瞧得起勁。又見有幾個少年男子。在這立方形空間的水中。分

別向四下裏遊去。再攀着上面的草叢。再有一個少年婦女——在瑪列諾人當中。要算是十分美麗的了。——也遊到這立方形空間的中央。停留在水中。音樂忽的停止。伊便解開了盤繞着的頭髮。放下一隻水草紮成的花圈。這花圈當即向水下沈去。這婦女又銳聲高喊了一聲。這正是一個暗號。於是那些攀在上面草叢中的少年男人們。立時鬆開手。往下游泳。奪取這花圈錦標。他們都遊得非常迅速。爭先恐後。不稍退讓。後來有一個少年男子。遊得最好。也許是他的命運。比較同伴們亨通。他便首先奪着這花圈錦標。四下裏觀看的人們。都大聲喝采。這少年男子。露出十分得意的神情。拿着花圈。向這婦女遊去。遊到了伊面前。便把花圈還給伊。伊向他道謝。他再把花圈上的花草。替伊插在伊的衣服上。然後他們倆再一同遊到屋頂上。或是吃食物。或是坐下。瞧看別人繼續的舉行。在這立方形空間的一部分。有一男一女。正在那裏跳舞。實在不能喚做跳舞。因為不過在音樂聲中。互相的擁抱着罷了。並無其他的動作。

此外再有種種的頑意兒。但那詳細的情形。我已記不清楚。再則我敘述得太煩瑣了。你們聽的時間太久。必然也將膩煩了。不如便省略去罷。腦娜因瞧得十分高興。很想前去加入。我卻不許伊前去。因

此伊在歡欣鼓舞之中。不免有一些失望。我們瞧了好久。覺得腹中都飢餓了。我掉頭瞧看。見亞塔已不在我們身旁。我以爲定是去到他父母坐着的王座前去了。但定睛一瞧。祇見皇帝正在嘉獎一個瑪列諾的婦女。伊在瑪列諾的婦女們當中。是當選最美麗的。亞塔卻也不在那裏。他往那裏去了呢。他有甚麼要事。離開了這繁華熱鬧的場所呢。我正在懷疑間。又瞧見有一羣婦女。和一個美貌的少年男子。一同遊到國王面前。對國王講話。國王聽得很注意。隨即並呼喚腦娜和我。到他面前去。腦娜和我連忙遊到了國王前。國王對我說道。納默。他們都很想請腦娜去游泳一會。表示伊的技術。讓大衆瞻仰瞻仰。我聽了國王這話。一時猜不出他的真意所在。腦娜卻似已領會了。便對我道。納默。讓我前去表演便了。伊說這話時的神情。很是懇切。正在這當兒。亞塔斗的遊了過來。向國王低聲說了一會。再掉頭朝着我道。納默。隨我遊來。腦娜仍向我請求。讓伊前去。我未及回答。亞塔已道。讓伊前去便了。我們去不多會。就要回來的。我對凱安道。你能不離開伊嗎。我所以這樣問凱安。因爲我委實不放心。離開腦娜。讓伊獨自在着。凱安點了點頭。亞塔不容我再說甚麼。拉着我遊了開去。我們遊出了這喧嘩的地方。往上遊到一個光亮關淡。十分冷靜的十字街口。亞塔卻一句話不對我說。我不知他

有這舉動。是何意思。忍不住的問道。你做甚麼呀。亞塔一壁加快游泳的速率。一壁答道。爲着那班雜種人。我聽了他這答覆。仍是不能十分明白。但他既不肯詳細的回答我。我便也不再問。祇隨着他急急的游泳。不多一會。已遊到了辣克司城的城頂上。一片廣闊的水。正遮覆在我們上面。我瞧見從城旁的十字街口中。遊出許多人影來。——是男子婦女和小孩子們的黑影。他們都是急急的遊到了這片大水中。一刻也不停留。立即再往上方遊去。隨即再一叢叢的聚在城頂的上方。然後再列成單行。很迅速的遊去。不多片晌。他們已遊去得很遠。隱沒在遠處的黑暗之中了。你道他們是誰呢。爲何在這一十分熱鬧的夜間。游泳出去呢。原來他們都是那班雜種人。——便是瑪列谷人。——以及和他們表同情的瑪列諾人。他們是離開辣克司城了。有如老鼠離開將沈的船一般。他們遊往那裏去呢。他們遊去的方向。正朝着野物河。他們是游往野物河去嗎。還是游往迦納城去呢。迦納城是辣克司城的姊妹城。和野物河是在同一的方向。我們站在城頂上。察看了一會。亞塔領着我仍回到舉行慶樂的所在。我們對於那個疑問。儘着在心中揣度。誰知過了不多時候。已無須我們再揣度。那疑問已經有了答案了。是甚麼答案呢。待我順序的敘述下去。

且說我們回到了王宮的屋頂上。見各種頑耍兒。仍在繼續進行中。許多瑪列諾的美麗婦女。從上面的草叢中。躍跳下來。穿過這亮光照着的水。一直沈到水底。我並瞧見皇宮的前面。有許多水草紮成的花園。依次的放在水中。花園的數目。大約有十二隻之多。腦娜正浮在水中。準備往下跳躍。要穿過這些花園。我不禁屏着氣。瞪眼望着伊的粉紅色皮膚的苗條身材。見伊隨即游了一會。神情很莊嚴的。站在一片巨大如扇的草葉上。這草葉正高高的在我的頂上。國王立即高聲發出一個暗號。腦娜便頭朝下方。直穿下來。穿過了第一過花園。接着再穿過第二個。這樣逐一的穿下去。等穿過了最低的一個花園時。霍的撥轉身。仍從這些花園中。再回到上面。伊來回穿了一遍後。便游到國王面前。脚尖點地的站着。伊身體的活潑。行動的迅疾。真好似閃電一般。四下裏的觀衆們。都不約而同的歡呼。雖是那些瑪列諾婦女們中向負豔名的。也大聲歡呼。國王也是笑容滿面。把他的面頰。靠到伊的頰上。我瞧見腦娜得着這種榮幸。心中自是萬分快樂。覺得自家的頰上。頓時熱烘烘的起來。並以爲娶到這樣受衆人歡迎的妻子。委實是一樁很可驕傲的事。接着腦娜已回到了我身旁。我連忙把伊緊緊的抱在懷中。四下裏的歡呼聲。仍未停息。這可見大衆歡迎腦娜的心。是何等的熱烈了。

那些瑪列諾的婦女們。接着也照樣的穿過花園。接着我們又吃過了食物。總而言之。這時候的人們。簡直是歡樂達於極點了。不料正在這萬分歡樂的當兒。正在這和婉動人的音樂聲中。忽有一個婦女的恐怖的呼聲。這呼聲很高。四下裏的人們。都聽得很清晰。於是音樂立刻停止。大眾的歡呼譁笑之聲。也都立即停息。這個立方形容間的水中。頓時變得十分沈寂。隨即從那邊游來一小隊人民。直朝皇帝面前游去。我心知有異。急忙游上前去瞧看。只見有一個瑪列諾的婦女——是住在迦納城中的。渾身都已破碎。鮮血淋漓。很是慘厲。我雖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但心中很覺不忍。忙幫助他們把這婦女妥貼的放下。這婦女便把伊所以身受重傷的原故。報告給國王。伊說那班雜種人已經實行背叛了。辣克司城和其他瑪列諾人各城中的雜種人。都已去到迦納城中。所以迦納城中現在是非常的驚慌。而且已發生流血的情事。瑪列諾的婦女們。倘然抗拒那雜種人。就得遭他們的毒手。非傷即死。伊正是爲着這個原因。以致受了這般沈重的傷。幸而逃出了迦納城。來到這裏。否則性命必已不保了。我們聽了這婦女的一番話。曉得那班雜種人果然背叛了。大禍已經來到了。

五

迦納城先前我曾去過一次。曉得那城的所在。雖然偏在通往野物河那條進路的一邊。和那條進路卻很接近。那城的構造。和辣克司城一樣。也是用水草連綴而成。也是很像一隻窄狹的圓筒。豎立在水中。那裏的水流。是一直通到辣克司城的。那城所以能矗立在水中。不偏不斜。自然也是由於上面許多汽囊的力量。一些不受水流的壓迫。遠遠的望過去。那城的形勢。正有如你們地球上那座很有聲名的畢薩寶塔。那城也是一座很美麗的城。城中的居民。雖不及辣克司城中的稠密。講到美麗一層。卻委實再勝過辣克司城。城頂上和四圍突出的部分。都佈置成花園。城中也有廣大的房屋。屋中並有好幾道走廊。再有鳳尾草和各種鮮花。點綴其間。城頂的全部分。都是花園。那座花園的廣闊。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們既已曉得迦納城中已發生了禍變。便決定前去察看。國王立刻上了游車。我們也坐在國王的游車中。一同前往。辣克司城和迦納城距離間的水中。原很荒涼。平常難得有人在當中游泳。可是如今我們一路行去。會遇見好多人。他們都是從迦納城中逃出來的。他們的身上。都是鮮血淋漓。往常他們本能游泳得很快。此刻因為痛楚的原故。游得竟很迂慢。他們的目的。都是要逃往辣克司城中。

避難的。我們並曾遇見一個婦女。也是徧體鱗傷。起初還能勉強支持着。慢慢的游泳。後來竟支持不住了。在水中打了個轉身。便一直沈向水底去了。

我們經過的水中。因為有那自來的光亮。水本是淡綠色。此刻卻變成了紅色了。亞塔緊緊的握着我的一條膀臂。身體並有些抖戰。雖不說甚麼。他的心中。卻必已料定前途正有莫大的危險。國王坐在游車中。尚能維持他鎮靜的態度。卻也一句話不說。祇催促曳車的水獸加快前進。

我們行了好多一會。已將近行到迦納城了。迦納城的形影。已湧現在我們的前面了。不過還很模糊。瞧不清楚罷了。我們並隱隱約約的。瞧見城的四周。有許多人浮在水中。團團的圍繞着。又瞧見有好多人。從那些街道中游出來。似乎是像着游出來的。再瞧見那些圍繞着城的人們。立刻向他們實施攻擊。我們當即把游車停住。停的所在。距離那城。仍有好一段路。我們便跨出游車。再游泳前去。高高的浮在那城的上方。朝那城頂上的花園中瞧看。見園中聚着許多瑪列諾人。很慌亂的游來游去。各自要躲入那些草叢中。但那些雜種人。立即把他們搜了出來。再把他們殺了。水原是白色。便變成了紅色。並有一陣陣的慘呼聲。送入我們的耳鼓。

我們再慢慢的游過那城的城頂。忽見有一個瑪列諾的婦女。正攀在一隻氣囊上。另有三個死白色皮膚的男子。起初呆呆的望着伊。隨即再向伊游去。各自伸出膀臂。把伊捉住。內中有兩個。又游到一旁。望着咯咯的笑。其餘的一個。和這婦女揪扭不休。這婦女很有些氣力。竟能抵擋得住這個男子。他彷彿因伊這樣抵抗。引起了怒火。便拔出一柄匕首。從伊的胸前。戳將進去。

那邊有一座有走廊的房屋。因為這時候四下裏的水。都已變成了紅色。這房屋便浸在紅水當中。屋頂上的一個隅角裏。伏着一男一女和一個小孩子。屋頂上本有一條道路。通到下面的屋中。就從這條道路中。斗的現出一羣雜種人。他們上了屋頂。立即瞧見了這一男一女和一個小孩子。便先朝這個瑪列諾的男子衝去。這男子祇撐持了片晌。已翻身跌倒。送掉性命了。有兩個殺死這男子的凶手。再撥轉身。把這婦女拖了開去。伊不肯服從。和他們戰鬥。一壁很恐懼的叫喊。他們祇認定伊的臉打去。自然是要把伊打昏過去了。再有兩個雜種人。卻對付這個小孩子。當中一個。拔出了他的刀。要戰死這小孩子。那一個連忙攔住。卻從他的衣服下。放出一樁白色的物件。正是一條針魚。他們二人。然後舉起這小孩子。向上拋去。讓這針魚前去攻擊他。這小孩子自然不是針魚的對手。針魚的長而堅

硬的鼻頭。隨即戳穿了這小孩子的身體。再帶着這小孩子的屍身游了開去。自然是去尋一個好所在。慢慢的咬嚼充飢了。

這種種的現狀。是多麼的慘酷。多麼的可怕。然而我們放眼瞧出去。竟隨處都能瞧見。我們委實不忍再瞧了。不忍再聽那一片慘呼之聲了。便往上面游去。怎禁那一陣陣的紅水。隨着我們流來。使得我們見了。心中仍非常難受。從城中逃出的瑪列諾人。原着實不在少數。可是逃到了城外。仍逃不出那些雜種人聚成的一個大圓圈。仍都被他們戳死。後來水中混和的鮮血太多了。水的顏色。便由紅再變成紫黑了。

我們雖覺心中萬分難受。可是憑着我們幾個人的力量。也無法處治那些雜種人。而搭救瑪列諾人。祇得慢慢的仍循原路。回到了辣克司城。國王派去把守通往野物河那條進路路口的衛兵。有幾個隨即又趕來報告。說是大多數的衛兵。已經戰敗而死。奧克統領的邁谷軍。正從那進路中殺來了。我們的戰事準備。本尙未妥畢。但邁谷人既已發動。我們也祇得勉力抵禦。於是慘酷的戰事。便從此開場了。

第八章

邁谷人已經發動了。戰事已經開始了。在這惡劣消息傳到以後。王宮四下裏的詳細情形。我已記不清楚。總而言之。方纔是歡欣鼓舞的場所。此刻卻變成恐懼慌亂的地方了。

王宮前仍聚集着許多人民。這立方形空間的水中。幾乎被他們擠滿了。他們都是神色張皇。瞪眼望着國王。請求保護。或是等候國王的訓示。或是等候國王的命令。我想你們聽到這裏。必然要批評瑪列諾人究竟是半開化的民族。所以纔會有那班人。不幫助同族中人抵禦仇敵。反而幫助仇敵殘殺自家人。但是據我說來。這也不能獨責瑪列諾人。便是你們地球上的人類。也往往會有那種害羣之馬。聯絡外敵。攻擊己國的政府。攻擊自家的門戶。再侮辱自家的婦女。你們自然是很文明的民族了。尚不免有這等事實。那末又怎能獨責瑪列諾人呢。但這是閒話。不必多說。再說聚集在王宮前的人們。隨即請求國王指示他們。應該怎樣應付這危迫的局面。這時候。腦娜抱着葆愛。站在我身旁。我們都站在一間房裏。國王王后亞塔和凱安。也都在這房裏。

這時候的景況。我是再也不會忘卻的。我在敘述種種事蹟之前。先有一句話必須交代明白。便是在這皇帝就位以後。從未有過仇敵前來攻擊他的區域。瑪列諾人原是很質樸簡陋的。還算這國王能有遠見。居然實行軍事準備。至於瑪列諾人。連軍隊的意思也不懂。祇曉得邁谷人既來殺他們。他們總得設法抵禦罷了。

當下國王坐在王位上的大介殼上。神情很是凝重。我們都站在他身旁。也都露出焦躁不寧的神氣。皇宮外面。仍有羣衆的驚呼聲。從水中送入我們的耳鼓。我心裏原不害怕。但聽了這繼續不絕的驚呼聲。也不由得心慌意亂起來了。亞塔首先說道。邁谷人正從那珊瑚叢的柵欄中。游了過來。我們派在那裏駐守的衛兵。已被他們打敗。其中大多數。且已被他們打死。祇剩下少數逃了回來。我聽了亞塔的話。忍不住的問道。邁谷人是到這裏來嗎。你以爲他們是向辣克司城來嗎。國王神情很失望的望着我們道。來到這裏嗎。來到辣克司城中嗎。他們是不能的。我以爲他們是不能的。我們必須拿起武器。阻止他們。他們一定不能來得這樣迅速。凱安悶悶的道。據我的觀察。在這次睡眠時間未過去以前。他們必能來到這裏了。凱安正說到這裏。國王的兩位顧問游進房裏。他們都是老年人。神情非

常驚懼。似乎已將近嚇昏過去了。他們游到了房裏。一同伏在我們旁邊。內中有一人便開口說道。國王聽稟。那軍事準備洞中。正等候國王的命令。這當兒。宮外的呼聲。格外高大。格外激昂。喊道。國王啊。……國王現在那裏呢。……請他和我們講話。指示我們應該怎樣對付纔好。……我們準備戰鬥。和邁谷人作一死戰。我們的國王啊。我們要我們的國王啊。亞塔也高聲道。父親。你可出去對他們演說一會。命令他們作相當的準備。時機已非常緊迫。倘再耽延。危險就來到了面前。我們必然同歸於盡了。國王便慢慢的站起來。神態卻不很堅定。說道。是的。對他們演說。這個自然。我自該對他們演說。又有一個婦女。急匆匆的游到房裏。——這個婦女是服侍王后的。——說道。國王啊。許多人民。從那些草叢和泥堤中。都來到了辣克司城。聚着不散。他們不知道應該往那裏去。也不知道應該怎樣是好。這婦女所說的那班人民。自然都是難民。都是逃到辣克司城中。求國王保護的。國王又道。我自當對他們演說。我自當告訴他們。……亞塔。我的兒子。我們必須計劃一個主意。怎奈時間已很急迫。邁谷人已很快的殺來了。我們簡直已沒有商量的工夫。這便怎樣是好呢。

接着我的腦娜低低的和我講話。說時。神情非常的熱烈。並用伊柔嫩的膀臂。抱住我的頸項。伊所說

的話。很能使人聽了神經興奮。所以我聽了之後。我血管中的血液。好似已沸騰起來了。伊再堅決的說道。你。你。納默呀。

我是在甚麼地方生產的。我原不曉得。但我必是偉大的文明民族的遺裔。因為我秉賦着絕大的才力。是瑪列諾人萬萬及不上的。所以雖在這危急萬分的時間。聽了腦娜的興奮的話。我祖宗傳給我的血液。便在無形之中。驅使我去幹偉大驚人的事情了。當下我挺直了身體。抬起兩條膀臂。朝着這驚異萬分的皇帝。不住的揮動。並高聲喊道。一個首領。我們瑪列諾人。現在祇需要一個勇猛的人。領着我們去戰勝邁谷人。這首領是誰呢。正是我。——納默。納默情願領着大衆前去。奧克現在正朝這裏殺來。我定當去抵抗他。我和我的腦娜。雖非你們的同類。但我們很願意竭盡力量。解救你們的危厄。我說這話時。偶然瞧到亞塔的臉上。見他正很驚詫的望着我。我接着再道。亞塔。我倘能再得到你的助力。我們合力上前。定能獲到勝利的。國王這時候的神情。比較方纔格外慌亂。但神情之間。分明露出愉快的意思。並似乎很贊許我見義勇為。腦娜凝視着我。眼光中。也滿含着快活。驕傲和敬愛我的神采。我再對國王道來。我有話要對大衆人民講。但必須有你在你身旁。纔能引起他們的重視。你

更須告訴給他們。就說納默雖是從別處來的人。但很忠心幫助瑪列諾人。分付他們必須服從我的命令。好打敗邁谷人。挽回我們的命運。國王點頭道好。

二

我們當即游到這房間窗外的一道小走廊中。水中的羣衆見了我們。立刻不再叫喊。靜肅無聲。我們便站在走廊中的欄杆前。挨次的站着。國王這樣出乎意料以外的。卸除了領袖的責任。慌亂的神情。已消除了不少。他把一條膀臂按在我的肩膀上。臉上露出笑容。替我向羣衆介紹。水中聚集的人。着實不在少數。一眼望出去。瞧不出一個個的身體。祇瞧見有無數的身體。團結在一起。他們本是寂靜無聲。國王替我介紹之後。他們就頓時歡呼起來。國王接着再把其餘的膀臂。一齊張開。放出寧定的聲響。告訴給他的驚懼的人民。說是我願意做他們的首領。他們又歡呼了一陣。但在這歡呼聲中。雜着許多竊竊私議的聲音。

國王替我介紹時。我便運用我靈敏的思想力。盤算我應該說的話。應該向羣衆宣布的意見。祇因事出倉卒。我竟一時盤算不出一番佳妙的演詞。心中很覺得發急。但絕不顯露在外面。沒有一人能觀

察得出。隨即我拿定了主意。祇須揀那興奮的話頭對他們說。使得他們聽了。由慌亂的心情。變成勇敢的精神就是了。事有湊巧。我這主意拿定之後。國王對大衆講的話。剛正講畢。我便對着大衆開始說道。我親愛的人們聽着。我是奉了瑪列諾人的大神靈之命。來到你們這裏。幫助你們抵敵這賣國賊奧克。光明的時間。正在我們的前面。勝利……我說這話時。羣衆中竊竊私議的聲音。越發嘈雜。可見他們的意見。必有和我不同之點。並有一人高聲大喊。表示他嘲笑我的意思。我也大聲喊道。慢着。你們大衆。且聽我說下去。這個奧克。我會和他戰鬥過。而且是當着你們面前戰鬥的。你們想必尚能記得。此次我去到野物河。又曾和他戰鬥。把我的腦娜從他手裏搶救回來……我雖這樣說。雖有許多高聲歡呼。卻也有許多人高聲的嘲笑我。竟使得我不能再往下說了。我心中雖覺得很不高興。卻還能支持得住。但國王抱着我的一條膀臂。竟索索的抖戰。可知他心中必又已十分慌急了。他並放出抖抖的聲音。低低的對我道。納默。你往下說呀。你告訴他們……國王這話尙未說完。腦娜忽的往上游泳。游到欄杆的上方。大聲說道。瑪列諾的婦女們聽着……伊說這話的聲音。非常清明。且似乎含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羣衆的歡呼聲和嘲笑聲。竟然立時都靜息了。伊接着再道。瑪列諾的

婦女們聽着。戰事已經發作了。我們婦女們的節操。——我們的兒女。——我們的家庭。都已陷入危境。我們也奮勇前去應戰。還是袖手旁觀。一任我們的丈夫維護我們呢。瑪列諾的婦女們。請你們答覆我這個問題。羣衆中的婦女們。竟然立刻回答。是很可滿意的回答。在伊們這回答的聲中。再來雜着男子們的歡呼聲。方纔那種嘲笑聲。卻已不再聽見了。

這一件事。我不能不佩服我心愛的腦娜。並疑心伊秉賦着一種過人的勢力。伊竟能說了這不多幾句話。而降服了羣衆。降服了那些嘲笑我的人們。伊隨即再舉起勝臂。——膩滑得和淡紅色的大理石一般。——朝着羣衆。緩緩的揮動。一壁再說道。我們雖然是婦女。雖然是脆弱的身體。但我們秉賦着的戰爭的精神。卻很是健壯。而且我們婦女們的節操。是何等神聖不可侵犯的美德。所以我們不應祇倚賴我們的丈夫。應該幫助他們去戰鬥。而保全我們的節操。腦娜說完這話。羣衆又歡呼了一陣。腦娜再分付那些年輕力壯的婦女們。游到王宮的屋頂上。再高聲對伊們道。你們游來呀。你們應該爲你們的節操。奮身作戰。我們更該在我們的丈夫前。表示我們是何等樣的婦女。快些游來罷。腦娜——從外界來的婦女。——情願統率着你們。前去作戰。當下從人叢中果然游出許多婦女。都是

瑪列諾的婦女們當中最美麗的。再一逕游到王宮的屋頂上。共有二百人左右。伊們的神情。都是非常興奮。彷彿已義憤填膺。不可按捺了。男子們一壁望着伊們。一壁又大聲歡呼。也要求腦娜統率他們。保護他們的婦女。這樣一來。國王和我的困難地方。便得完全舒解了。腦娜也往屋頂上游去。高聲應道。你們男子們。自有我的人納默統率。我是專領婦女們。這樣各有專權。軍事就容易統一了。伊朝下望着我。再道。納默。我們婦女們。正等候你的命令。因為我們雖然勇敢。但畢竟是婦女之流啊。腦娜說了這話。便雜入那些婦女們當中。站在適宜的地位上。大家靜悄悄的等候命令。

這時候。我已經拿定了主意。那些男子們。已肯服從我了。我並曉得我充當首領這件新聞。不消多會。定將傳徧全城的各處。我當即放大了聲音。發表命令。我覺得我這當兒講話的聲音中。已滿含着威嚴的意味。羣衆必也曉得我這當兒講的話。已不像方纔可以等閒視之的了。我發表的命令。是分付所有的老年婦女。老年男子以及小孩子們。都該退回家去。再把屋門和窗戶一齊關閉上。安心坐在家中。等候我們戰勝的消息。至於身體強壯的男子們。都游到城頂上等候着。大約不消多會。我們便來分派武器和其他的軍用品。——武器和其他的軍用品。不久便可準備齊全。然後再分爲兩大隊。

一隊是年歲較大。那股天然的電力較爲薄弱的。一隊都是年紀正輕。電力正很強烈的。

我在發表命令時。心中又已盤算着別的事情。命令發表之後。便分付城中一隊游泳最快的人。立刻來到王宮裏的王室中。就中派出幾個人。去到通往野物河那條進路的路口。偵探敵人前進的消息。趕來報告我們。再派出幾個人。去到各處的草叢和泥堤。囑咐那裏的居民都立即到辣克司城來。瑪列諾人的城。除掉辣克司和迦納以外。再有三座城。不過都是很小。無關重要的。我也派去幾個人。通知那些城中的人們。也趕速準備。並分付他們當中能夠戰鬥的人。立刻趕到辣克司城的城頂上。此外我再想着些事件。我以爲迦納城。我們必須姑且拋棄。因爲那城中的瑪列諾人。已經逃的逃。死的死。那座城池。事實上已落到那班雜種人的手裏了。但這一層我此刻並不對羣衆說起。祇對他們說。倘有雜種人闖入辣克司城。立刻把他殺死。亞塔低聲提醒我道。從各處泥堤逃來的難民。應該怎樣安頓呢。我沈吟了一下。分付辣克司城中所有的難民。分成兩股。能够戰鬥的人都到城頂上。其餘那些婦女們。老年的男子和小孩子。分別居留在辣克司城中的各處房屋裏。

羣衆很是馴伏。很能服從我的命令。腦娜和那些婦女們。仍在王宮的屋頂上等候。我便嘆了一口氣。

游到了王宮的屋頂上。很快的對腦娜道。趕快選出一個婦女。統率着伊們。這婦女再受你的指揮。我的腦娜。你原是一個很神祕的婦女啊。我接着再對伊道。你可把葆愛交與凱安的家眷。領回家去。你再替我吻他一吻。這當兒。我見腦娜很受那班婦女們的愛戴。原很覺得高興。但想到伊也要出去戰鬥。我的一顆心。委實是很冷了。我隨即再對腦娜道。然後你再去到王室中。和我會齊。再一同前往那個軍事準備的大洞。我和腦娜講話之後。那些善於游泳的人們。已分別前往目的地去。我很希望前去偵探敵情的人們。能在短促的時間中。得到重要的消息。報告與我。我便可隨機應變的設法抵禦他們。再設法使得他們身陷危地了。

三

我們王宮中的職務。已經完畢了。便偕同亞塔。凱安和腦娜。一同前往那軍事準備大洞中去。去時。是亞塔在前領路。因為我們都未曾去過。不認識這條路徑。

這大洞的所在。離開辣克司城。並不多遠。我們游不多會。據亞塔說已經到了。我定睛瞧時。見前面有一個廣闊的路口。佈置得很是巧妙。有一叢能够飄動的水草。剛正把這路口遮住。游進了這路口。是

一條孔道。這孔道很短。卻很陡峭。我們順着這孔道游下去。便到了海底以下了。這地方很是昏黑。隔開一段路。雖也有一處亮光。但這亮光很黯淡。一眼瞧出去。甚麼物件。都不能瞧得清晰。我們一路游去。會好幾次被衛兵阻住。但他們瞧見了亞塔。立刻很恭順的退在一旁。放我們前進。我們又游了一會。我朝前面瞧看。仍祇見一片汪洋的水。但有一道大橢圓形的光亮。並有好多黑影。在那亮光中來去。彷彿是十分忙碌的。那些黑影當中。大多數是人們的黑影。卻也不全是人的影子。有許多是水獸的影子。隨即我們再朝前游了一段路。我這纔瞧見前面有一個大洞。洞中有二三百個活動的生物。很忙碌的游來游去。當下亞塔領着我們。慢慢的游進了這個洞。他並告訴我們。說這裏正是製造武器的所在。我定睛向四下裏瞧看。見所謂武器。足有一千件之多。到也有好幾種式樣。有的類似小七首。有的是刀。有許多和長槍一樣長。再有許多。雖然很細。卻很沈重。可以拋擲出去。經過水中的情形。和投槍一般。（投槍係古代騎兵所用。）我瞧見了這許多武器。奮勇之氣。不禁格外旺盛。因為既已有了這許多武器。我至少可以編成一千個戰士。或且不止一千人。我們隨即再游到一個側面的洞。在這側面的洞中。我又瞧見有十輛游車。每一輛的前面。都有一頭水獸牽曳着。比較國王出外

時乘坐的那一輛。差不多是完全相同。祇略爲小些。車中祇能容留一個人乘坐。並格外瘦削些。在水中前行時。所受的水的抵抗力。當然也較爲薄弱。速率必能更快。當下我再把這些游車。仔細觀察。見每輛游車的兩旁。都裝着一排發光的氣囊。——是形似水雷的小氣囊。囊中裝有特殊的發光的小有機體。氣囊上面。並都有遮蔽物。亞塔揭去一輛游車上氣囊的遮蔽物。我見從氣囊中發出的光。非常明亮。耀得眼睛睜不開。光是祇向前面射去。好像是探海燈的燈光一般。據亞塔說這許多有光的游車。是專爲掩護軍隊前進用的。因爲射出的光亮。可以使得敵軍的眼睛不能睜開。同時游車的後方。必然顯得格外黑暗。我們瑪列諾軍隊。便可以乘機殺上前去了。我聽了亞塔這番話。覺得用意果然不差。這種游車。果然是戰爭時得用之物。我本想在洞中細加查看。無如時間急促。祇得作大略察看。亞塔又發下命令。分付工人們將各樣武器都準備妥當。以便立即取用。洞中除掉這有光的游車以外。再有許多烏黑的游車。這烏黑的游車。形式上原無差別。容積卻大些。能乘坐兩個人。每輛游車的四周。都懸着黑水的水袋。這黑水水袋的功用。亞塔雖尙未講給我聽。我卻已經推想而得。因爲我已記起上次在野物河中。那條烏鱧魚受那些黑魚攻擊時的情形。便料定這些水袋中。必滿盛着烏

黑的水。倘逢着戰事危急。或是軍隊退後時。便可把黑水放出。使得附近的水都變得烏黑。藉以隱藏行蹤。因而我覺得這種烏黑的游車。也是戰爭中必不可少之物。我一壁察看。心中一壁計算應戰的策略。我想我統率的人們。都秉賦着那股強烈的電力。我儘可從他們當中。分出一部分。專門和邁谷人的黑魚戰鬥。——我想到了那種黑魚。一顆心不禁深深的沈下。因為那種黑魚委實凶悍。戰鬥起來。不知後退。真所謂是除死方休。所以和黑魚戰鬥。實在是很艱苦很危險的。此次奧克浩浩蕩蕩。前來攻擊辣克司城。不知他率來多少黑魚。數目倘不很多。還容易對付。倘率來大隊的黑魚。那可很難以應戰了。但我們有水獸。這水獸莫非是那黑魚的對手嗎。當下我向亞塔探問。我們聚集了好幾百頭水獸。做甚麼用。若是牽曳游車。絕不消這許多呀。亞塔答道。不祇是曳車。我們更可騎在他們身上。我們可挑選那種身體瘦小。而行動敏捷的人。叫他們騎在水獸的身上。再把細長的標槍。分給他們。他們便能非常迅速的。游往四下裏去活動了。但有一層。挑選的這班人。最好是已經失掉電力。因為縱有電力。一經騎在水獸身上。便變得毫無功用了。我聽了亞塔這一番話。覺得這件事到很為難。戰事已迫在眉睫。轉瞬便將爆發。那裏能有寬裕的時間。慢慢的挑選人才。再加以訓練呢。再則應選的

人。又在那裏呢。身體瘦小。行動活潑的人。除非在少年人當中挑選。但騎到了水獸的身上。電力就將無效。這未免拋棄了少年人固有的能力。而況我們將重大的利用電力。更不能够輕輕的拋棄了。若要不拋棄電力。莫如就在那些已經失掉電力的老年人當中去挑選。祇是老年人的身體。都很肥碩。行動又很呆滯。事實上絕對的不合用。左右爲難。這件事不是很難以處理嗎。

我會把這番意思。告訴給腦娜。我所以告訴伊的意思。是以爲伊足智多謀。當能想出一個兩全的辦法。不料伊聽了我的話。眼光斗的十分明亮。美麗的臉上。並露出驚異的神情。侃侃而談道。納默。你怎麼竟忘卻了我們婦女們呀。我們婦女們可以騎在這水獸身上。因爲我們的身體。既然瘦小。行動又很活潑。又本來沒有電力。不是很合乎你們的需要嗎。腦娜這項主張。憑良心上說。可以稱做兩全其美。但我稍有一些私心。我本想竭力設法。不讓伊身臨險地。祇要伊留在家中。照料着我們的葆愛。因此我便不贊成伊這方法。但是伊主張很堅。我見伊既這樣熱心。便又覺得不忍堅決的拒絕伊。使伊非常失望。再則我想到伊所以如此熱心。所以肯冒險出戰。實在是要保全全體瑪列諾婦女們的節操。這是一種何等偉大。何等光榮的舉動。伊是我的妻子。我當然也很榮耀。我想到了這裏。替伊恐懼

的心。便被驕傲的心情所克服了。

有一頭水獸。從洞中游了出來。游過我們身旁。他身體細而長。比較我們的身體。更要長一些。瞧他一行一動。都足以表示他游泳的迅速。亞塔喚了一聲。他立即很馴服的游過來。望着我們。好似一頭家養的馴狗。腦娜伸出一條膀臂。按在他的頸部。說道。我就騎坐這一頭。此刻我先來試試看。亞塔。請你分付。讓我試驗。亞塔便喚過一個少年的瑪列諾男人。這男人本是幫助亞塔訓練這許多水獸的。他當即指示給腦娜怎樣的騎上這水獸。這時候。腦娜本穿着一件外衣。因受這男人的指揮。便把外衣脫下。他隨即取過幾根草繩。把腦娜的頭髮緊緊的束起。再命伊平臥在這水獸的背上。腦娜的身體本很瘦小。伏在這水獸的背上。覺得很是相稱。這水獸的頸際。本套着一個頸圈。腦娜把一條膀臂伸入這頸圈。保持自家的身體不致滑跌下去。這少年男子又告訴腦娜應該怎樣驅使這水獸。祇須用脚在他身上輕輕的踢一下。再用膀臂在他頭上揪一揪。或是低低的分付一聲。這水獸自能服從。腦娜當即如法泡製。這水獸果然立刻游動起來。在我們面前的水中。游來游去。他背上因有腦娜伏着。游過處。水面上便激起了一道旋波。這少年男子旋即再遞給伊一支類似長槍的標槍。腦娜拿在手

裏。或而微微的舉起。往上猛刺。或而很迅速的掉向下方。猛力的戮去。做出刺戮仇敵的姿勢。身下的水獸。也服從伊的命令。或上或下。或前或後。無不如意。我立在一旁。凝神瞧着。見伊雖是初次試驗。精練純熟。到好像是老於此道的。不由得暗暗稱奇。暗想婦女們真有不可思議的能力。無論幹甚麼事。都比男人們進步迅速。委實可欽可佩啊。腦娜稍爲練習了一會。更能把身體敬在水獸的一邊。把他當做盾牌應用。同時再把手裏的標槍。從他的背上。向前戮去。接着伊又指揮水獸。很迅速的游到我們等着的所在。再游到洞門前。停在那裏。很得意的高聲喊道。納默。你聽見嗎。我們婦女們竟然能幹這等事。竟然能騎坐你們的水獸。我聽了。固然極口的稱許。便是亞塔。也很誇贊伊進步神速。我們從來到這洞中。直到此刻。已差不多過去一個多小時了。我們隨即商量計較。又費去了一個多小時。腦娜卻已經率領着四個訓練水獸的人。攜帶着這些水獸。先行去到王宮的屋頂上。編制那班婦女們去了。我們料到派往野物河偵探敵情的人。不久便將回來報告。所以我們也不再在洞中勾留。一同回到王宮中。我立即游上屋頂。和腦娜會合在一起。從那洞中調來。由凱安統率的人們。也已到了辣克司城的城頂上。把洞中製造的武器。分派給聚在城頂上的戰士。

當我剛正回到了王宮的屋頂上。派去偵探敵情的人們。已有一人回來報告。這人報告的消息。卻是好消息。委實是好消息。原來邁谷軍隊並不立刻向辣克司城前來。迦納城本已到了和他們同盟的那難種人的手裏。所以他們就先往那裏去。要佔據了那裏。把那裏的事情都已佈置好了。然後大約纔來攻擊我們。我們得到了這寬裕的時間。再好沒有。便可從容不迫的編制軍隊了。

這人向我報告這番情形時。腦娜伏在水獸的背上。正在我身旁。伊當然聽得很清楚。伊的心思。真個靈敏活動。這人方纔報告完畢。伊已低聲對我說出一個計劃。是一個很好的計劃。差不多定能成功的。而且祇須伊和我二人。便能實行這計劃了。是甚麼計劃呢……我不必預先說明。且待我敘述實行時的情形罷。你們聽了。豈不格外的明瞭嗎。

四

我要立即實行腦娜的計劃。便和伊二人各自騎了一頭水獸。各人手裏。拿了一柄闊鋒短柄的刀。立刻動身。我們將往那裏去。預備去幹甚麼事。當時沒有一人曉得。曉得的。祇有亞塔一人。我們剛動身時。勒住水獸。在水中遊行很慢。因為我是第一次騎坐。毫無經驗。游行得太快了。說不定控制不住。要

翻身跌下。我騎在水獸的背上。很是小心。是把身體伏在他的背上。一隻手握住他的頸圈。這頸圈也是用水草編成的。行時。腦娜在前面。伊騎的一頭水獸。比較我的稍小。我們游行了不多時。我已明白了控制的道理。便不再拘謹。驅使水獸速速的前進。和我自己游泳是一樣的迅速了。腦娜掉轉頭。把露着非常懇切的神情的臉。直朝着我。問道。納默。你已經很純熟了罷。我答道。是的。已經很純熟了。這一個自然。這本不是甚麼難事啊。其實我縱未十分純熟。縱尙覺得困難。必也不肯向伊說出。這並非我孤高自傲。在自家心愛的妻子前。再要搭架子。我想你們諸位。在愛人面前。必也不肯自暴其短。自顯無能罷。

我既這樣說。腦娜立即增快進行的速率。我連忙驅策水獸。緊緊的隨在後面。我們是往城外游去。是順着一道平行的街道游行。這當兒。街道中簡直是闕無一人。因為那些年輕力壯。能够作戰的。都已聚集在城頂上。其餘的老幼婦女。又都是各自躲藏在屋中。不敢胡亂的出外。祇偶然有一兩個人臉。顯露在窗戶間罷了。我們正行之間。瞧見一人正從迎面游來。這人是打從別處城中。宣傳我的命令回來的。我們便喚住他。他使把情形報告我們。說是我的命令。大眾都很服從。各城中的戰士。現在正

游向辣克司城的城頂。和我們城中的戰士聯合在一起。我再分付這人趕快去到王宮中。聽候亞塔再有命令。我們此刻從城中出來。自然有重大的事件。同時亞塔和凱安。便編制軍隊。那個受腦娜指派的婦女。也可趁時訓練那些婦女們騎坐水獸的本領。

我們繼續前進。不一會。已游出辣克司城了。我們第一個目的地。是通往野物河的那條進路。我游出了辣克司城時。曾抬頭朝城頂上瞧看。見上面擠滿着我們的戰士。聲勢到也很不弱呢。當下腦娜再增加速率。不多一會工夫。辣克司城已遠遠的留在我們身後。我掉頭瞻望。已模糊瞧不清楚了。辣克司城外。的水中。也很荒寂。祇有避難的人。陸陸續續的游來。我們會遇見好幾起。是全家一同逃來。他們的神色都很張皇。我們飛也似的游過他們身旁時。他們都是很驚奇的望着我們。腦娜又問我道。納默。你已很純熟了罷。我應道。是的。自然已很純熟了。

這時候。我們前進。是非常迅速。前面的水。便直撲在我身上。耳朵裏。聽見呼呼的水聲。眼睛幾乎睜不開了。我祇得一手緊緊握住水獸頸間的頸圈。再把頭深深的低下。藏在彎着的膀臂間。這樣不知游了多少時候。——似乎時間很長。其實絕然沒有多大一會。——我們前進的速率。已漸漸的減慢了。

麗娜並遞給我一個暗號。我連忙催動坐騎。靠到伊的身旁。伊又低聲說道：「你瞧，我們已經到了這裏了。我定睛朝前瞧看。見前面闇黑的水中。現着好多浮動的光亮。原來我們已經到了通往野物河的那條進路的路口了。這時候。從這路口中游出來的。正是邁谷軍隊的最後的隊伍。我們本想再朝前進。好瞧個真切。但又不敢進前。以防被他們窺破。祇得遠遠的停着。凝神細瞧。只見那些浮動的亮光是列成雙行。可見邁谷的軍隊。是排成雙行游來的。瞧他們前進的方向。自然正是前往迦納城。他們究有多少人數。固然瞧不出。祇須瞧那些亮光。便可知他們的人數定很衆多。因爲那亮光一直的排出去。直排到目力瞧不出的所在。我們瞧見的。本是他們最後的隊伍。隊伍從路口中行出來後。後面便是奧克和他的黑魚隊。奧克的形狀。我們本已瞧得很熟。此刻雖隔開一段路。瞧不出他的面貌。但瞧見了他的身段。便能知道是他。再則殿在隊伍後面的這人。是一個人獨行。獨自攜着一個光亮。他四下裏都是許多肥而短的物件。那末不是奧克和他的黑魚。又是甚麼呢？」

奧克和他的黑魚。都游出了這路口後。他當即把這路口的一道門。很精細的關上。他所以如此。自然是不放野物河中的怪獸。來到瑪列諾人的水中了。我們遠遠的瞧着。一直等到奧克攜着的一道光

亮也已游上了前往迦納城的道路。我纔開口說道。腦娜。此刻我們可以尾隨上去了。我們定能成功。我的小姑娘。我們能幹這件事。這正是你的計劃啊。腦娜並不回答我。卻已催動伊的水獸。急急的前進。我們在水中游行。好似兩個活動的黑影子。既沒有一些聲響。連水浪也沒有一道。悄悄的隨在那邁谷軍隊的後面。可笑他們人數雖多。又有那許多靈動的黑魚。卻竟一些未曾覺察。

五

我們若在平常的日子。要去到迦納城。原不消許多時候。但是此刻因為邁谷的軍隊前進很慢。我們定須尾隨在他們的後面。便耽擱了不少的時候。我們瞧着前面的光亮。曉得前面的道路。是往下傾斜。不多一會。已到了海底了。那些邁谷人。好像都是不精於游泳的。到了海底上。他們便不再游泳。卻順着海底。步行前進了。我瞧見了這種情形。心弦不禁大大的跳動。暗想憑他們這樣的本領。如何能夠和我們瑪列諾人開戰呢。我們瑪列諾人在水中的行動。是多麼活潑。婦女們騎在水獸的背上。又是多麼的靈活。我們不難打敗他們。……使得他們全軍覆沒。……我當即把這意思。低聲告訴給腦娜。腦娜卻道。也許是如此。也許果如你之所料。但不可偏持一己的成見。我們必須實行我們的計劃。

免得到了臨時。萬一有出乎意料以外的事情。措手不及。我覺得伊這話老練周詳。很是佩服。便也不再說甚麼。繼續前進。前進的路上。長着很稠密而很高的水草。行走原很不易。但那大隊的邁谷軍隊行過時。已把那水草推倒在一旁。我們隨着走過去。卻並不很爲難了。祇是格外昏黑。我們的身旁。都是樹木和水草。密密層層的長着。樹木和水草的頂上。又糾結在一起。彷彿是很完密的把我們包圍在當中。我眼睛瞧着這種景況。心中不禁暗罵瑪列諾人的愚拙。何必費那許多事。佈置應戰的方法。據我此刻看來。祇須調集許多瑪列諾人。埋伏在這裏樹木和水草叢中。等到邁谷軍隊行來。出其不意的躍出攻打。不難立刻把他們打敗啊。……我正想到這裏。不禁脫口而出的問道。甚麼事呀。原來腦娜忽的捉住了我的膀臂。並伸手指着一處。我忙順着瞧過去。見有一個人影。正浮在那些樹木和水草叢中。正在我們的前面。我再仔細一瞧。又瞧出那是一個男人。正朝我們游來。游時。很注意似的。我的心不由得大跳。一手緊緊握着我的刀。但是我隨即瞧出來者正是一個瑪列諾人。正是我派在這裏偵探敵軍經過的情形的。這人當即和我們聯合在一起。並對我道。奧克和他的黑魚。是最後行過去的。當時我曾想我倘能把奧克打死。縱然隨即就被他的黑魚咬死。也所甘心。然而恐怕萬難辦

到。徒然白白的送掉自家的性命。所以我就忍耐着了。當下我分付這人回往辣克司城中去。我們仍繼續前進。不多一會。已經游出了這樹木和水草的深叢了。邁谷軍隊的一片光亮。仍在我們的前面。又前進了好多時候。已到了迦納城了。我們瞧水紋的迂緩。可知前面的邁谷軍隊。行得必然很慢。迦納城的旁面。並有一道緩慢的水流。我曉得那裏側面的石壁中。必有一個缺口。那石壁正是劃分瑪列諾人的區域的。那缺口很大。比較迦納城再大些。從那缺口中。流出一道水。很迅速的往下流。匯入下面的大水中。當下腦娜低低的道。慢着。我們便把坐騎勒住。等候那邁谷的軍隊自行分散到迦納城的四下裏。這當兒。我們離開他們。仍有好遠。雖然聽見他們的亮光。卻不能聽見聲音。我們並瞧見海底上。不知有多少殘缺不全的屍體。又嗅得水中含有很濃厚的血腥氣。我瞧見了這種狀況。便想到那班雜種人屠殺城中人的慘狀。不由得聳起了肩頭。再想到邁谷軍隊佔據了迦納城。作為根據地。再前進攻打辣克司城。又不由得心中越發難受。

後來那邁谷的軍隊都已進了迦納城了。我們很謹慎的再往前進。便聽見城的外面的亮光。並聽見一種喃喃的聲音。此外便別無所見。別無所聞了。過不多會。我們都已到了城下了。在城底的地窖中。

——祇得喚做地窖。——沒有一人在着。下面是沙地。長着許多水草。足有二十尺高。這地窖的頂層。便是城的底部。這地窖中。是黑暗無光。差不多也沒有一些聲響。縱有聲響。也不過等於上面城中那喃喃的聲音。我們悄悄的站着。仔細的聽。我們很狐疑這地方祇有我們二人嗎。我們能够放亮我們的光亮嗎。我原曉得我們在這裏。倘被他們聽見。必然無從逃走。但我們除掉了光亮以外。並不聽見甚麼。便大着膽。把我們的亮放亮。——所謂光亮。是很小的氣囊。射出綠色的亮光。我們借着這亮光。便可聽見四下裏的景況了。

迦納是一座小城。有四叢繁密的水草。當做城的主要的柱幹。每一叢的厚度。大約等於我們身體的厚度的兩倍。這當兒。我正站在一叢的旁邊。用我的刀斫進去。不過五分鐘工夫。已把這一叢水草完全砍斷了。腦娜執着亮光。照着我工作。並低聲對我道。輕些。緊防被他們聽見了聲響。這一叢水草既已斫斷。他所支撐着的上面的一部分。自然不能持平的存在。便慢慢的傾斜過來。我們又急又怕。不禁渾身抖戰。但事機緊迫。又不能遲延。便力自鎮定着。再斫第二叢。等把第二叢斫斷了。接着再斫第三叢。於是迦納城便搖搖欲墮。那第四叢怎能單獨的支撐着。因受全部壓力的壓迫。不能再挺直的

豎着。便漸漸的往下彎曲。我再揮動我的刀。照準上面。一連斫了幾下。連忙喊道。游開去。腦娜。快些游開去罷。迦納城的四叢主要的柱幹。既都已斷折。雖再有許多較小的柱幹。那能撐得住全城的重量。城便往下場倒。城中頓時起了一片呼喊叫喚之聲。料想城中的人們。必已張皇達於極點了。我們立即游回到我們的水獸前。跨上了他的背。再掉頭瞧看時。見迦納城已經場倒在水中。流將出去。起初流得尚慢。隨即逐漸加快。直向那邊的烏黑的大缺口流去。那裏的水流。很是湍急。必能把他完全覆沒。但是城中的各個生物。已很迅速的游出城來。我們瞧見有許多亮光。和許多黑影子。紛紛的從城中游出。再聽見他們高聲大喊。並雜着發命令的聲音。這自然是邁谷人已經逃了出來了。他們在這慌亂之中。所有戰鬥用的種種設備。雖不及攜帶出來。但他們畢竟未死。禍患仍在。我們原來的希望。是希望迦納城很迅速的場倒。很迅速的流下那大缺口。城中的邁谷人。來不及逃出。但是如今並未能達到希望。迦納城偏偏倒得很慢。他們便有了覺察。又流去得很慢。他們便再能逃了出來。這真是我們計劃的失敗。我們瑪列諾人的不幸啊。

那班邁谷人和雜種人。逃出了顛覆的迦納城後。並不急急逃回野物河。都聚在我們前面的沙地上。

或是浮在水中。他們經了這一次意外的禍變。自然總得死掉若干人。但大多數仍安全無恙。腦娜忽的說道。我想他們聚在那裏。未必是準備我們前去攻擊。我們最好就是此刻出其不意的殺上前去。但是……我接着道。他們人數仍很多。憑着我們二人。怎能應付過去。我們應該趕回辣克司城。調集大隊。趕到這裏。在他們驚魂未定之前。殺他一個落花流水……

六

我們回到了辣克司城中。見亞塔應幹的事。已經幹畢。我們瑪列諾人。都已準備妥當。後來大約在一個小時中。我們便實行出發。迎向邁谷人殺去了。講到戰鬥的情形。很是複雜。你們倘願意聽。就請耐心些聽我敘述。

第九章

一

我當即率領着軍隊。浩浩蕩蕩。游出辣克司城了。關於軍隊組織的一切事宜。我是交給亞塔和凱安辦理。因為我偕同腦娜往迦納城去了。亞塔和凱安很能不負所託。組織得既美備。又迅速。我和腦娜

從迦納城回來後。不足一小時。各事都已妥備。準備出發。準備前去殺那班邁谷人了。

我們是從辣克司城的城頂上出發的。因為城頂上地位很寬展。全軍的人數雖也不少。卻祇佔據了城頂的中心。你們聽到這裏。或許要存着誹笑的意思。這樣簡陋的組織。也能喚做軍隊嗎。你們地球上的人。比較瑪列諾人。當然進化得多。以你們的眼光瞧起來。那自然不能算是軍隊。但是對於瑪列諾人。卻要認為是空前未有的戰士大集合了。

我率領的瑪列諾的男子們。以及腦娜統率的婦女們。再有伊們騎坐的水獸。統算起來。足有二千多名。這二千多名戰士。委實已超過我們的需要。但他們既願意前來加入。我們自然不能拒絕。祇得把他們編在一起。增助聲勢。

由二千多名戰士組合的軍隊。數目自然不能算多。但是他們各人。都有武器。有組織。再有一種活動的計劃。——甚麼計劃呢。稍緩我再講給你們聽。——所以我以為定能獲勝。奧克率領的邁谷人。究竟有多少。我原不曉得。也許比我們的更多。但我們負有戰鬥的能力。那種行動濡滯的邁谷人。決非我們的對手。我以為我們和他們交鋒以後。不消多會。必能把他們打敗。但腦娜的意見。和我不很相

合。伊卻不像我這樣樂觀。

我曾經下過命令。分付那班不去應戰的人們。都藏到屋中去。不許胡亂的出來。但仍有許多辣克司城中的人們。聚在城頂上。散亂的站在城頂的邊沿。預備等我們大隊出發時。高呼歡送。可是我們開始發動。從城頂上游起的當兒。他們當中。卻沒有一人歡呼。祇呆着臉。抬頭望着我們的隊伍緩緩的游去。他們或是望着丈夫。或是望着兒子。又或是望着女兒。料想他們心中。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情感。又必都很耽憂此番出去。將來能否安然的回轉。

這些瑪列諾軍隊。既是由我統率。我便獨自騎在一頭水獸的背上。首先游開了辣克司城的城頂。我的一隻手裏。祇拿着一支標槍。攔在水獸的背上。腰際再插着一把匕首。隨在我後面游起的。是一隊少年男子。他們排成五人一排。好像是一羣小鳥。排得很整齊的。隨着他們的首領。從樹林中飛到天空似的。再有許多戰士。和騎着水獸的婦女們。也相繼的游起。這一種景況。到也着實好看。從隊首起到隊尾止。原也很長。映在水光之中。彷彿是天空中的雨後之虹。我想你們倘瞧見當時的情形。包管也得精神鼓舞起來。放開了喉嚨。喝兩聲采呢。

我們游開了辣克司城的城頂。是一直往上面游去的。所以不多一會。辣克司城已深深的沉在我們的下面。我低頭瞧看。已瞧不清楚了。腦娜率領的婦女水獸隊。我却瞧得很清晰。因為伊們是緊接在我們男人隊伍的後方。又過了一會。辣克司城和我的距離。越發遠了。我瞧下去。祇瞧見有些模糊的影子。於是我也不再往下看。祇凝聚精神。注意在前方了。

我這軍隊中最主要的隊伍。是一隊少年男子。他們是五人一排。游在我的身後。他們共是五百人。都是年輕力壯。精於游泳的。那股天然的電力。又很強烈。不論遇着何等仇敵。倘能同時用頭和脚碰着他。定能震得他知覺昏迷。他們手裏。卻都沒有武器。這是我的意思。有意不把武器派給他們。我以為他們既有天然的武器。——電力。不必再用平常的武器。而且手裏拿着平常的武器。施用天然的武器時。必反而礙手礙脚。不很便利了。

至於腦娜率領的婦女隊。共有二百多人。伊們都是騎在水獸的背上。各人手裏。拿着一根長槍。腦娜並把全隊分爲十小隊。再選出十個特別的婦女。每一特別的婦女。管轄一小隊。婦女隊的後方。便是亞塔統率的游車隊。——是光亮的游車。詳情我在上文已經說過。——亞塔自己。也是騎在一頭水

獸的背上。光亮的游車。共是十輛。每一輛由一頭水獸牽曳。當中祇坐着一個男人——是一個年老的男人。這種光亮的游車。我可以用在我們全隊的前面。把車上射出的光亮。直向敵人射過去。既可以漲得他們的眼睛睜不開。同時又可以使得後面格外昏黑。隱藏住我們軍隊的真象。在這光亮游車的後面。便是烏黑的游車。這烏黑的游車。也是十輛。每輛也由一頭水獸牽曳。和光亮的游車一樣。車中卻坐着兩人。這烏黑的游車。是由凱安統率。凱安自己。也是單獨的騎着一頭水獸。這種游車的功用。是逢着危急時。可以放出烏黑的水。隱沒了我們的身體。緩緩的退走。使得敵人無從追趕。除掉上述的各種隊伍外。再有一千個戰士。都是年歲較老。電力較弱的。他們手裏。都拿着各種式樣的標槍。匕首。長槍等武器。他們從辣克司城城頂游起時。是十個人一排。關於我們軍隊的組織。我已經敘述完畢了。現在我要接着敘述交戰時的情況了。

且說我領着大隊。直往上游。我掉頭瞧看。只見一排排的在水中游泳的戰士。兩大隊的游車。和分成十小隊。各由一個首領統率着的婦女水獸隊。覺得聲勢着實不弱。再朝我前面瞧。卻是一片大水。水中的光亮不很明亮。瞧出去。是一片灰綠的顏色。在我頭頂的上方。我曉得那是石頂。也便是這地面

下的水世界的頂層。在我的下方。便是沙泥的海底。離開我約有二千尺。我前進的目的地。是迦納城。一路游去。水中的水草。差不多是絕跡沒有。卻也不是完全沒有。有時候。也有大叢的水草。叢頂上。生着許多氣囊。把草叢浮吊在水中。我便從草叢中。攢游過去。後面的大隊。便也隨着游過。游了不多一會。我曉得已游過了一半路程。並料想那邁谷人或已順着海底。步行前進。他們的身體。本很呆拙。氣力又很缺乏。可以在水底步行時。絕不會浮在水中游泳的。因此我想已到了適宜的時候。我應該往水底降落。查看敵人的所在地了。當下我便不再前進。停留在水中——這是預先計議定的。我應該在這地方停留。我的軍隊。卻陸續的游過來。作交鋒的大集合。不多一會。他們已集成兩個大圓圈。把我圍在當中。婦女們騎着水獸。卻緩緩的游來游去。婦女們的身體。本很瘦小。緊緊的伏在水獸的窄狹的背上。形狀很是美麗。凱安和亞塔。各自率領着一隊游車。停在圓圈的外面。一動不動。我是騎在水獸的背上。停在圓圈的中央。腦娜也騎着水獸。停在我身旁。伊並對我道。納默。我們已完全準備好了。說時。並咯咯的笑。其實我細瞧伊的臉上。並無一些笑容。可見伊這一陣笑。是勉強做作的。我便告訴伊。我即將沈下海底。查看敵人的所在地。伊點了點頭。我隨即和伊告別。驅使我的坐騎。先順着這

大圓圈。慢慢的行着。並大聲呼喊。鼓動他們的勇氣。我又向亞塔和凱安商量了一會。當我再行過腦娜身旁時。又朝伊揮了揮手。這纔往水底游去。起初我尙瞧得出上面的大圓圈。但隨後即不瞧見。我已是獨自在水中了。約摸過了幾分鐘工夫。我已將近沈到海底了。等沈到距離海底尙有一百尺時。我便勒住了水獸。不再下降。定睛朝下瞧看。見下面是一帶沙地。沙地上。長着許多類似仙人掌的植物。卻闕無一人。並不見有邁谷人的形影。在我的前面。便是迦納城先前所在的那一方。我瞧見有一個叢林的影子。便朝那裏前進。剛進了不多遠。已瞧見敵軍的前鋒。正從那叢林中行了出來。我所以沈下海底。原是要查看敵軍的所在。那末瞧見敵軍。原是意中之事。用不着害怕。可是如今瞧見了敵軍。我的心竟不由得深深的墮下。爲着甚麼呢。因爲敵軍的人數。仍着實不在少數呢。我不敢怠慢。立刻撥轉坐騎。回往上面。我的思潮。也起落無定。我想我們又失掉了一個機會。我們倘能在邁谷人走出那叢林以前。趕到了那叢林前。便可出其不意的。在那裏攻殺了。那叢林足有好幾英里長。大約有一英里闊。平行的介於辣克司城和迦納城之間。邁谷軍隊。是從當中走出來的。我們倘能預先埋伏在那裏。等他們來到了近處。突然的出面攻打。他們猝不及備。必然是大敗虧輸。然而

如今已來不及了。機會既已錯過。無從挽回。懊悔又有何益呢。

不多一會。我已回到我的軍中了。腦娜。亞塔和凱安立刻催動坐騎。前來迎我。我便把在水底瞧見的情形。告訴給他們。並和他們商量了一會。決定了一種策略。我們的軍隊。仍停留在這上層的水中。作爲我們的根據地。我命令亞塔率領他的光亮的水車。和電力戰士的半數。隨着我沈下水去。攻打敵軍的前鋒。再分付腦娜統率着婦女隊。各自騎在水獸的背上。先游到那叢林的上方。再從那叢林的兩旁。分別的沈落下去。把後隊的邁谷人驅入那叢林。邁谷軍隊中。倘有往迦納城退去的。就聽隨他們退走。腦娜奉到了我的命令。立即領着婦女隊。變動。我停留在這裏。等伊們游過去。伊們的神情。似乎很熱烈。很奮勇。但是我瞧見伊們的臉。都變成了慘白色。本來這是生死關頭。伊們又是從未經過戰事的。自然不能無所動於中了。

我等到伊們都已沈了下去後。這纔撥轉水獸的頭。朝着亞塔。他的十輛光亮的水車。已排成了一行。他騎在水獸身上。停在游車的後面。當下他發出一個暗號。游車上氣囊的遮蔽物。一齊揭去。氣囊中。射出綠色的光亮。直射向前面。光亮很是強烈。使得對面的人。再也不能睜開眼睛。車後卻很是昏黑。

我的電力的戰士也已聚在我的四下裏。於是我便高聲發出命令。我們便垂直的往下面沈去——
這是我們第一次實施攻打敵人。

二

光亮游車上射出的光亮。照得水中很是清晰。因為光亮是綠色。水也便映成綠色了。我們沈到了海底。立即掉轉方向。直朝那叢林衝去。那班邁谷軍隊仍在那裏。我們尚未瞧見他們。他們卻已經瞧見我們這亮光了。他們便有些慌亂。眼睛又幾乎不能睜開。但仍站在那裏。並不後退。我忙就着游車上的亮光。定睛瞧過去。見前面的邁谷軍隊。大約有五百人。他們手裏似乎都拿着標槍。他們都伏身海底上。離開那叢林的邊沿。大約有半英里。他們的後方。又不像是闕無一人。似乎再有他們的伙伴。從那叢林中出來。

當我們的光亮游車。進至距離敵人不足一百碼時。我高聲呼喊亞塔。亞塔復行發出一個暗號。游車上氣囊的遮蔽物。又一律罩上。並把氣囊翻向上方。射出的微光。不再射向前方。不再照着敵人了。這當兒。我們瞧看過去。四下裏的景況。當分辨得出。可是那班邁谷人。方纔被強烈的亮光照着。此刻光

亮忽然的熄滅。他們必然是莫無所見。我們就在這時候。向他們殺去。

雙方距離已近。這一場戰事。可算做短兵相接了。我騎在水獸的身上。獨自浮在他們的上方。並不動手去打。祇凝視着戰況。準備遇有機會。指揮我的戰士乘機攻殺。我瞧見在這翻騰旋轉的水中。邁谷軍隊應戰很勇。用他們的標槍。不住的刺戳。我們的少年戰士。也很勇敢。竭力的要翻到他們的身上。好同時碰着他們的頭和脚。利用電力。震失他們的知覺。起初戰鬥的範圍還小。隨即展擴開去。範圍已很廣闊了。戰時。大家都默不作聲。祇有水的撞擊聲。和那些已經受了重傷的人。臨死前的一聲慘呼。我並瞧見許多死屍紛紛的倒在海底上。當中有邁谷人。卻也有我們瑪列諾人。在這第一次交鋒中。邁谷人的數目。實在比我們多。差不多是二與一的比例。

我停留的所在。差不多是在海底上面五十尺的高處。我正朝下面瞧得起勁。光亮的游車。忽的朝我行來。亞塔也游到我面前。高聲喊道。納默。他們打得怎麼樣了。在亮光中戰鬥。不是更好嗎。我尙未及回答。忽有三個已經受傷的邁谷人。向我們游來。亞塔舉起手裏的刀。很容易的把他們殺死。再高喊道。光亮……光亮……把光亮放出來。一齊放出來。於是游車上的亮光。一齊射出。游車並分別的行

了開去。既然有這光亮照着。戰場上便格外明瞭了。亞塔這一種舉動。委實是良好的舉動。因為邁谷人生長在野物河中。是在黑暗中過慣的。在光亮中活動。自然萬萬及不上我們了。

這當兒。就戰事的情形而論。我們確已稍佔優勢。雙方雖都有死傷。但邁谷人的死傷數目。比較我們要多一倍。但是我的心中。萬分的惶急。因為此刻和我們戰鬥的。祇是邁谷軍隊的前鋒。也便是奧克手下較為脆弱的部衆。我所用以應戰的。卻是我們軍隊中最優良的分子。這樣戰至半小時後。我們縱能把他們的前鋒。全部殺死。可是我們的精銳。必已喪失一半。那時候。奧克率領精兵和他的黑魚隊。再衝殺過來。我們將怎樣的抵禦呢。這一層。事先未曾想到。實在是我的錯誤。我們應該命令那班較老的戰士。和這班邁谷人廝殺。保留住年輕的戰士。好抵擋那黑魚隊纔是啊。亞塔也許是想到了這一層。我們二人。便不約而同的。趕到戰場上。呼喚我們的戰士。他們便立刻退下。因為邁谷人已經戰得很疲憊。不能支持。正巴不能夠我們的戰士退下呢。

我們當即再往上游。我瞧瞧我們的戰士。祇賸下一百人光景。方纔前去應戰時。卻有二百多人。是已經死掉了一半了。光亮的游車上的氣囊。又都已遮蔽住。隨在我們身後。在下面的海底上。橫七豎八。

倒臥着許多肢體不全的屍體。再有許多傷而未死的。在海底上翻來覆去。水中因含的血液過多。便變成了紫黑色。那些未死的邁谷人。便向那叢林退去。準備和剛正行來的生力軍聯合在一起。當我們呼喊了我們的戰士。他們退到我們面前時。亞塔朝我高聲道。我們必須回到上面去。分付那班老年人。——全數的老年人。——再立刻下來。我們當即往上浮起。預備回到我們的軍隊等候的所在。但是剛正浮起了不多高。忽有一隊肥小的生物。從那叢林的上端。直衝出來。截斷了我們上升的道路。我忙定睛一瞧。見來者並不是邁谷人。卻正是奧克的黑魚隊。奧克正雜在我們當中。來勢十分凶猛。我們又無從避開。便頓時陷入困窘的地位了。

三

再說腦娜奉了我的命令。率領着婦女隊。各自催動坐騎。急急的走去。不一會。已行到那叢林的上。面。低頭下視。景象很是新奇。那叢林原長得十分稠密。枝葉交柯。簡直是糾結在一起。再有無數的氣囊。飄浮在上面。總而言之。那叢林的頂層。絕不像普通叢林的頂層。卻好似一片草場。又好似用了一張草蓆。平鋪在上面。可以容留人們坐臥。但也有好幾處。有一個路口。從這些路口中。可以降下或游

上。從這路口瞧下去。正望到叢林的內部。這叢林大約有二千尺深。叢林中。正有邁谷人行過。他們正是前來攻打辣克司城的敵軍嗎。他們共有多少人呢。他們率領着多少黑魚呢。黑魚現在是在甚麼地方。他們將從那裏進攻瑪列諾人呢。據腦娜的思想。以爲我們軍隊中富於電力的少年戰士。定然很容易對付這些黑魚。因爲黑魚雖然凶惡。但不過是一種小生物。受着了強烈電力的震動。自必立刻送命。腦娜這種思想。原不能算錯。要震死黑魚。果然不是難事。祇是不容易使得電力傳送到他們身上。因爲他們的身體很小。很難捉摸的。當時腦娜卻不會想到這層。伊祇很想查明黑魚的所在。以爲查明之後。可以報告給我。讓我指揮少年戰士。攻殺黑魚。

婦女們幹事。往往會受著感情的支配。腦娜雖然是一個特殊的婦女。卻也逃不出這個公例。伊當即分付十個女首領。實行我的命令。要把這一方面的邁谷人。驅入那叢林中。這十個女首領。立即各率一小隊。往下方沈去。腦娜也隨着下沈。但剛正下沈。伊忽又勒住了坐騎。伊的部衆。卻仍繼續沈向海底。便把伊一人留在那叢林的頂上靜寂的水中。伊並立刻拿起長槍。跨下了水獸的脊背。又低低的分付了水獸一聲。這水獸很能了解伊的意思。便停在水中。一動不動。等候伊回來。

臉娜爲甚麼勒住水獸。不和部衆一同下去。又跨下水獸呢。原來伊忽的想着了一個計劃。要獨自游入那叢林。偵探敵軍的動靜。當下伊不敢怠慢。在叢林的頂層上。尋着了一個路口。便從這路口中。向叢林中游去。從這種水草糾纏。氣囊繁雜的叢林間。空身往下游去。委實不是一樁容易的事。伊卻耐着心情。靜寂無聲的緩緩下降。伊游下了路口。下面便很昏黑。但也不致於莫無所見。又一些聲響也沒有。伊往下游了一段。這纔聽見遠遠的下方。有許多響聲。後來伊將近游下了三分之二的路程。伊的身旁。急有一個意外的行動。使得伊心頭別別的跳個不住。甚麼行動呢。彷彿有一個人正在伊身旁活動。伊連忙游到一片大葉的後面。隱藏住身體。再悄悄的朝外張望。果然是一個人——是一個邁谷人。是一個邁谷婦女。這婦女的手裏。似乎並無武器。正伏在一根水草的支莖上。腦娜驚懼之下。忽的心頭一動。暗想伊既是一個邁谷婦女。何不把伊捉住。勒逼伊說出自家正要探聽的消息呢。腦娜拿定了這個主意。當即朝着這邁谷婦女游去。兩臂並一齊張開。預備捕捉。游得雖很迅速。即沒有一些聲響。這邁谷婦女尙未覺察有人游來。腦娜已經游到了這婦女身旁。當伊們的身體接觸到一起時。這邁谷婦女正要驚呼。腦娜的一隻手。已按住了伊的嘴。伊仍竭力掙扎。兩下裏便扭打起來。

伊揮動伊的四條臂膀。毆打腦娜的瘦削的身體。但腦娜也很強壯。皮肉既很堅強。筋骨也很有力。自然不懼怯伊。兩下裏打得很猛烈。在那叢林隙處的水中。翻來覆去。兩人身上的皮膚。因被水草的刺劃。各人都受了些傷。伊們除掉受傷時。慘呼一聲外。彼此都不則一聲。很靜寂的廝打。後來腦娜忽的佔着了優勢。把這邁谷婦女按倒在一根水草的硬莖上。使得伊不能再抵抗了。腦娜這纔瞧清楚伊的面貌。原來伊不是別人。正是買菜。正是戀愛奧克的那個少女。正是先前幫助我們逃出了野物河的那個少女。腦娜忍不住的驚呼道。我道是誰。原來正是你啊。買菜也已認出了腦娜。也高聲道。你來到這裏做甚麼。你趕快走開去。我非常恨你。你是想奪取我的奧克。你讓我一個人在這裏。腦娜卻以好意待伊。張開兩條臂膀。放開這憤怒的少女。放出和婉的聲音。說道。買菜。你不必恨我。我且問你。你一個人藏在這裏。做甚麼呀。買菜道。奧克正在下方。正在下方廝殺。他正是爲着了。你纔去廝殺。因爲你已經把他的心偷去了。他此番廝殺。難保不被人殺死。我卻非常的愛他。買菜既這樣說。腦娜將對伊說些甚麼呢。伊所以來到這裏。原來是隨着奧克前來。希望得有機會。維持他的生命。不使他陷入危境。因爲伊很愛他啊。伊接着很驚懼的。往上方游去。一壁又呼喊個不停。腦娜緊緊的再追到伊身

旁問道。買菜聽着。你可告訴給我。黑魚現在那裏。你的奧克又在那裏。買菜答道。是在這叢林中。說時。又開始游泳。並不往下方游。卻游到朝着辣克司城的一方面。腦娜又問道。他們仍在叢林中嗎。買菜道。是的。我想他們仍在叢林中。究竟是不是。我卻不曉得……但是他即將游出叢林去。斫打了。腦娜道。那許多黑魚。是和奧克在一起嗎。買菜道。是的。腦娜道。買菜。你據實告訴我。共有多少條黑魚呀。買菜忽的露出猜疑的神情。冷冷的應道。這個我不曉得。腦娜道。現在奧克率領着黑魚。是在海底上嗎。買菜聽着。在這叢林中的邁谷人。共有多少呀。買菜分明已猜着腦娜的用意。便把嘴呶得緊緊的。不再回答。腦娜追問道。買菜。我問你的話。你告訴給我呀。買菜斗的大聲應道。不能。我曉得。你定是想傷害我的奧克。我決不能把真情告訴你。我應該幫助他。不應幫助你呀。買菜說時。希圖脫身游去。但腦娜拉着伊。再不肯放。腦娜見伊竟不肯說。不由得有些動怒。再對伊道。你既不肯說。我定當把你捉去。見我的納默。他定有方法使得你一一的直說出來。腦娜說這話。原是威嚇買菜的。不意伊聽了。似乎竟不介意。靜默了片晌。伊的大眼睛中。忽的流出眼淚。說道。你放了我罷。我必須和奧克在一起。站在他身旁。望着他斫殺。因為我很愛他呀。買菜這幾句話。分明含有懇求的意思。腦娜的怒氣。便立即消

釋。對於伊。且不禁生出同情之心。問伊道。買菜。你可是要替代奧克廝殺嗎。買菜應道。是的。我要去廝殺。我要在他身旁廝殺。你放我去罷。腦娜瞪着眼睛。望着買菜的悲苦的臉。說道。去罷。你所以要去廝殺。實在是爲着幫助你戀愛的奧克。並不是爲着其他的原故。前去廝殺。此情可原。我便放了你罷。腦娜說到這裏。便釋放了買菜。再望着伊往下沈去。隨即隱沒在繁亂的水草之中了。

四

當我們聽見了那許多黑魚。當中再雜着奧克。直朝我們衝來時。這真是非常可怕的時候。亞塔和我们都大聲呼喊我們的部衆。鼓勵他們的勇氣。黑魚隊來勢既猛。又已截斷了我們上進的道路。我們既避無可避。只得奮勇的上前抵擋了。我們的富於電力的少年戰士。雖已祇賸下一百人左右。而這一百人方纔戰了許久。又都已十分疲憊。看來恐怕不是黑魚的對手。然而不戰又將怎樣呢。

我們的光亮游車。到了這時候。已是毫無用處。我們便分付車中的人趕速回到上方去。招呼上面等候着的大隊。立即下來。幫助我們應戰。亞塔和我仍各自騎在水獸的背上。停在水中。這當兒。黑魚已游到我們的附近。分散在四下裏。游來游去。頓時現出很紛亂的狀況。我們的一百個戰士。雖同時動

手應戰。但數目仍嫌太少。至少是十條黑魚。戰鬪我們一個戰士。雖然有許多黑魚。被我們戰士的電力震動而死。但也有許多。張開了嘴。咬住我們戰士的皮膚。這一種情況。我實在形容不出。卻有一個比喻。譬如有一羣飢餓的魚。爭奪食物。情形到很有些相似呢。我自己騎在水獸身上。游來游去。一壁指揮我們的戰士。一壁也幫助他們戮死黑魚。我揮動我手裏的長槍。雖曾戮死了好幾隻。但在那好幾千隻之中。祇戮死了這幾隻。自然絕不生何等影響啊。

這真是一場慘厲的戰爭啊。我們縱能殺死那黑魚的半數。可是我們的戰士。必已全數死亡。這是何等慘厲啊。後來我覺得亞塔騎着水獸。正游過我身旁。並聽見他高聲喊道。奧克。我們去捉住奧克。再逼迫他喚退這些黑魚。他倘是不肯。我們先把他殺了。再作計較。

這當兒。奧克是停留在水的半當中。朝下瞧着戰場。我們若出其不意的游上去。或許能把他捉住。但他似乎已覺察他處境的危險。立刻喚了一百多條黑魚。圍繞在他身旁。保護着他。但這個還不打緊。我們若催動坐騎。直衝過去。必能把那些黑魚衝散。怎奈這個計劃已經來不及實行了。因為從下方又現出一隊人來。這一隊人。正是瑪列谷人。正是那雜種人。都是年歲正輕的瑪列谷人。他們非邁谷

人可比。既精於游泳。也秉賦着那股電力。和我們瑪列諾人一樣。他們約有一百多人。正往上方游來。幫助奧克。和我們作戰。因為有了這意外的變動。亞塔和我祇得停止實行那計劃了。我再瞧我們的戰士。雖仍很奮勇的和黑魚戰鬥。但人數已經很少。受傷而死的屍體。紛紛的往海底沈下。再有許多。仍咬在黑魚的嘴裏。被他啣了開去。我瞧我們已完全失敗。萬萬支持不下。便呼喊我們的戰士。隨着我們逃往上方去。幸而未死的少數戰士。雖竭力的擺脫。想隨着我們上去。怎奈那隊瑪列谷人已經趕到。生龍活虎般的殺戮我們的戰士。我們的戰士。本已很疲乏。自然更不是這生力軍的對手了。亞塔和我見時機危急。已顧不得他們。祇得各自上升了。

五

腦娜復行跨上了水獸。繼續下降。去和伊的部衆聯合。我說到這裏。有一句話須得交代明白。腦娜應戰的情形。當時我原不曉得。是事後腦娜告訴給我。伊告訴我時。說得又不很詳細。所以我如今所說的。不過是那大概的情形罷了。

當腦娜在那叢林中。和買菜講話時。伊的部衆。各自騎着水獸。仍往下方沈去。將近沈到海底時。便遇

見了敵軍。當即動手廝殺。腦娜隨即已經趕到。便指揮一切。伊們遇見的敵軍。是邁谷軍隊的後隊。伊們動手廝殺時。他們是剛正行到叢林中。兩下裏廝殺得也很劇烈。但伊們十分驍勇。竟把他們戰退。

再說亞塔和我慌慌張張的往上方升。恰巧遇見了我們的大隊戰士。他們正要往下方去援助我們。原來他們已經得到那光亮游車中人的報告了。我們便把這不幸的情形。急急的告訴他們。據亞塔的意思。要率同我們的全軍。立刻再沈下去。和奧克死鬪一場。我卻很不以為然。我因為遭了方纔的失敗。已稍為得到一些經驗了。我便對他們說。我們可耐着性子。等候在這裏。等候腦娜和伊的婦女隊回來。然後我們再全部分的聯成一氣。那時候。敵軍必已來到叢林的這一邊。叢林的這一邊。地方很寬大。我們再發動全軍。上前攻打。實行亞塔的計劃。我正說到這裏。亞塔忽的高聲道。瞧呀。我連忙朝着他指的方向瞧時。只見在那叢林的一方面。正在我們的上方。現出一隊游動的物件。後面並現出V字形的白色波紋。

這一隊游動的物件是甚麼呢。原來正是腦娜和伊的婦女隊得勝回來了。我們曉得伊們已獲了勝利。頹喪的精神。爲之大大的振發。我們戰了那一會。一共死了不多幾個婦女和水獸。再有二百五十個少年的戰士。損失雖然很大。但料想上去。敵軍方面的損失。必也和我們不差上下呢。

我們約摸等候了半個小時。亞塔和我這纔第二次沈向海底。我們瞧見邁谷軍隊似乎已全數行出了那叢林。正朝辣克司城方面行去。我們便率領全軍。浮在他們的上方。隨着他們同行。等到已將要瞧見辣克司城了。我們突然的下降。實施攻擊。我們並曾預先把全軍散開。所以一經攻打。便從四下裏攻打上去。邁谷人好似不敢離開海底的。都立在海底上。很猛烈的應戰。

我因爲亞塔竭力主張。起初是騎在水獸的背上。高高的浮在戰場的上。在我的下方。正是一大隊邁谷軍的中心點。這一大隊邁谷軍。各人手裏。都拿着刀。我們既用光亮游車上射出的亮光。逼住他們的視線。我再分付我們年紀較老的戰士。和他們廝殺。在這一部份中。我們的戰士。原不及邁谷軍那般多。但據我的觀察。我們戰士所佔的地位。卻委實勝於他們。

在我的左方。便是朝着那叢林的一面了。有無數的黑魚。在水中翻騰上下。我們派去應戰的。是年紀

正輕。電力正強的瑪列谷人。共是二百五十人。我恐怕他們人數還少。敵不住黑魚。便把婦女水獸隊也派去相助。

我曉得戰事的重心。是在黑魚方面。所以我的精神。都灌注在左方。只見我方的戰士。差不多分成了幾百個小團體。和那些黑魚夾雜在一起。婦女們騎在水獸的背上。從中穿來穿去。這種景況。瞧見了。既是新奇。又是可怕。我這樣望着。不知望了多少時候。我本是獨自停留在這裏。身旁一個戰士也沒有。祇有凱安照料着十輛烏黑的游車。以備緩急之用。後來忽有一個瑪列谷戰士掙扎着朝我游上來。他那神情。分明已經受傷。很是痛苦。我便連忙沈下去。瞧看下方的戰況。是我們的戰士。已分裂成兩部分。人數很少。這當兒。亞塔也已沈到了這裏。他瞧見了我。立刻朝我游來。並大聲說道。納默。這部分我們簡直要覆沒了。亞塔的話。一些不錯。倘不立刻有援兵加入。這部分中人數很少。萬萬支持不住。勢必致被敵軍完全殺死。但是我們的軍隊。都已上了戰場。並無後備兵可調。若要從戰場上別一部分。調出若干戰士。加入這一部分。這委實不是容易的事。而且時間上也來不及。我祇得大聲回答亞塔道。你可遮住光亮游車上的亮光。莫再照着了。亞塔也不再說甚麼。急急的游去。我復行上升。升

到凱安身旁。招呼他率領着烏黑的游車。再沈下去。游到勢已危迫的這部分的附近。立即把袋中的黑水一齊放出。附近一帶的水。便變成了黑色。我在這黑水中。游來游去。呼喊我們的戰士。趕快擺脫開敵軍。升到光亮的所在去。在這黑水中。本是一無所見。我騎在水獸的背上。這樣游來游去。曾撞在好多人的身上。不知道是敵軍。或是自家人。我招呼了一會後。便往上游去。游出了黑水。又到了光亮的水中了。隨在我的身後。從黑水中游出的戰士。到也有好多人。他們都以爲能從這可怕的黑暗中。逃生出來。真是很可欣慰的事。因爲在黑暗中戰鬥。是最最令人心驚膽戰的。你們不會在黑暗中戰鬥過。自然不會曉得這種情形。倘是戰鬥過的。包管就可知道了。

我們的戰士。既以爲在黑暗中戰鬥。是很可怕的。邁谷人自然也有此感想。於是這一片黑水中。戰事便完全停止了。接着我斗的想到一個主意。並以爲這主意很好。定可施行。這當兒。在黑水中的邁谷人。都是很紛亂驚慌。爭先恐後的往光亮的所在去。可是他們的目力。比較我們瑪列諾人。要短弱得多。他們剛從黑水中。到了光亮的所在。必然仍瞧不見甚麼的。於是我便分付亞塔率領着光亮的游車。分別停在黑水的四下裏。放出那耀眼生輝的亮光。照着那些邁谷人。留在黑水中的邁谷人。大約

有六七百人趁他們剛正離開黑水。又被光亮照着。瞧不見甚麼時。我們便攻打上去。

這真是我們的一個絕大的機會啊。我想這方法。定可把邁谷人殺一個痛快。祇須預備一隊殺手便行了。於是這一部分的事。便留給亞塔和凱安辦理。我卻連忙向腦娜那裏游去。腦娜這裏的戰況。很是順利。婦女們受傷的。爲數很少。伊們是專戰瑪列谷人。那些少年戰士。卻專事抵擋黑魚。當我瞧見腦娜時。正有三個瑪列谷人。向伊殺來。伊的戰術。着實高明。當這三個瑪列谷人殺來時。伊並不抵擋。卻催動坐騎。急急的避開。等他們已追到了身旁。猛地裏掉轉身。舉手一槍。戮死了一個瑪列谷人。接着又是一槍。又戮死了一個。那第三個卻慌慌張張的逃走了。我當即高喊道。腦娜。你率領你的部衆。隨着我來。我有事情需要你們呢。

我隨即轉身游去。腦娜率着婦女們。隨在我身後。一同回到亞塔和凱安這裏。只見那些驚駭的邁谷人。正從黑水中游去。游到了亮光中。婦女們立即衝殺上去。前進得非常迅速……

後來黑水漸漸散開。回復原狀了。我們的戰士。便佔了很優勝的形勢。

這一方面的戰事。已經解決。我便把這裏的戰士們。一齊派到左方。幫助那些少年的戰士。戰鬪黑魚。

和瑪列谷人。其實黑魚和瑪列谷人。已經支持不住。黑魚幾乎已被殺完。瑪列谷人幸而未死的。已不多幾個人。都逃回野物河去了。這裏的水中。祇剩下許多受傷的瑪列谷人。掙扎着游來游去。形狀十分的痛苦。我們也不殺他們。聽隨他們自去。這一場戰事。我們便得到了勝利了。

六

我在上文曾經說過。這位老人。納默。是我們老人院裏的會員。那末我有幾句話。須得在此說明。這位奇異的老人。在每個月裏。把他記憶中的少年時的事蹟。記述一段給我發表。但院中的戰事人等。悄悄的對我說。說是他所記述的事。必不可信。回想當初他在街道中。被人瞧見時。曾經說過他究竟是誰。他是打從那裏來的。他都不曉得。這種切身的事情。他且不記得。試問怎能反記得這許多怪事異聞呢。他們又告訴給我。說是在少年時代。或許是一個不聞名的天文學。如今所述的這許多怪事異聞。也許是他腦筋中的幻想。他們這番話。是與不是。我不去研究。我祇覺得這老人所記述的事蹟。委實希奇得很。從前絕未曾聽見過。便披露出來。給大眾瞧瞧。

再說在不多幾個星期以前。——從你們讀着這篇文章時算起。——我在老人院中一間清潔的小

接待室中。又會見了這老人。他便把這最後一章的記述。遞給我。我當即讀了一遍。我讀時。他坐在一旁。瞪起兩隻眼睛。凝視着我。我讀完之後。對他道。納默。這個尙未曾完畢呀。這一章記述。是不是你給我的最後一次呢。納默道。是的。這是最後一次了。我尙能記得的。不過是如此。此外我不再記得了。說時。把一隻手按在額頭上。接着又道。此外的事。簡直模糊記不清了。本來我年歲已老。記憶力已很薄弱。——不祇是記憶力。所有人生應有的才能。都消滅的很快。我道。這當中記着的奧克。後來怎麼樣了呢。納默聽了這話。精神忽的一振。說道。這一層我不會記出嗎。哦。如今我已回憶着了。我在那次戰爭將結束時。遇見了他。他居然把我們的水獸。搶去了一頭。把我們的長槍。也搶去了一支。他瞧見我。當即向我游來。我便和他廝打。我也是騎在水獸的背上。和他一樣。……納默說到這裏。聲音忽的低下。漸致於隱沒。我忙提醒他道。後來怎樣了呢。請你說下去呀。納默似乎吃了一驚。再道。方纔我講的是甚麼呀。……哦。想起來了。是講的奧克的事。你是向我打探奧克的事。對嗎。如今我已回憶着了。回憶得很清楚了。我和奧克交手之後。不多一會。我剛要一槍戳死他時。那個少女忽的來到我們中間。我因不肯殺死伊。便錯過了一個機會。我問道。你所說的這個少女。是不是買菜呀。納默道。買菜嗎。

是的。這正是伊的名字。我已經想着了。伊是死在腦娜的膀臂間的。那時候我已經把奧克殺死了。但伊卻不曉得。伊雖死了。必然仍愛奧克……我見他講到這裏。精神又朦朧起來。便連忙問道。腦娜和你們的葆愛呢。他們又怎麼樣了。你又究竟是誰呢。納默似乎用力支持着應道。我是誰。我不知道。我祇記得。我是始終和腦娜葆愛在一起的。那次戰爭結束後。我便病了——是的。病了。病得而且很厲害。他們把我安頓在床位上。腦娜伏在我的身上。我瞧見伊的面貌。是多麼的美麗呀。然而那時候已漸漸的黑暗了。腦娜還對我說……納默忽的頓住。我忙問道。腦娜說甚麼呢。納默道。哦。我已經記起了。腦娜對我說。我必須和這開始籠罩我的黑暗。竭力戰鬥。但是我已經不能了。黑暗仍是繼續而來。各樣物件。都變成了黑色。腦娜的聲音。也漸漸模糊了。似乎越去越遠了。後來我便去了。我聽納默說到這裏。忍不住的道。死了嗎。納默微微搖手搖頭道。我是說死嗎。我不知道會死不會死。我祇覺得各物都黑暗了。都沒有了……後來我覺到已經到了你們地球上一條熱鬧的街道中。並覺得我已很老很疲弱了。至於我的腦娜和葆愛……他說到這裏。忽的渾身抖戰。過了片晌。驀地裏對我道。請你去罷。我想着這些事件。心中很是悲痛。我的腦娜……

讀者們。關於這一回事的隱秘。你們倘有何等理論。我很願意領教。你們在過去的九個月中。每一個月。都得破費些時間。閱讀這篇記載。我更要代表納默。向你們道謝。著者附誌。

關於玉嬌梨

(編者)

玉嬌梨爲明人所著小說。在中國不甚著名。蔣孟潔小說考證作玉嬌李。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謝无量中國大文學史雖皆曾言及此書之名。然亦未詳。其書在中國亦少見。然德法文皆有譯本。哥德尤極力稱贊此書。近日柳君無忌既編成少年哥德。於是對於玉嬌梨之研究。乃極有興趣。惟材料不多。現方設法徵集。頃由柳亞子先生函問編者。然除謝書而外。亦苦無以應。特爲述其大概如此。如有以關此書之材料見告者。或直接寄與亞子先生。或寄交編者轉去。均可。不拘是舊版原書。或他人的記載。一律歡迎。

尊府嬰孩康強茁壯乎

若然 謝天 麻母 須藥 石若 其不 然請 效法 吳君 本生 給他 嬰孩 自己 藥片

吳君本生係浙江義烏縣立初級中學教員他說「十年前鄙人在蘇教任時產一女孩瘦弱多病但自試服嬰孩自己藥片後體量日增康強茁壯以後遂奉此片為至寶每遇小孩偶有不適即投以數枚無不效如桴鼓目下共有二男二女而最幼



兩兒瑞麟祥麟尤拜受此片之賜至今體格壯實活潑玲瓏從無疾病為特草此申謝并附兩兒肖影而證實焉

嬰孩自己藥片為韋廉士藥局著名之小兒專藥統治嬰孩食積便秘腹痛發熱傷風痰厥嘔吐瀉痢蛔蟲出牙且得天然康健之眠睡
價目每一瓶六角

六瓶三元郵力在內 遠東總發行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各埠藥房均有代售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兒 202(11)

新時代

各級教科書

大 學 院
審 定

三民主義教育適用

商務印書館出版

▲初級小學用(每種八冊)

三民主義 教科書 每冊五分

黨義 教科書 每冊二分

國語 教科書 前四冊各六分 後四冊各八分

社會 教科書 每冊一角

常識 教科書 前六冊各八分 後二冊各一角

自然 教科書 每冊一角

算術 教科書 每冊一角

音樂 教科書 每冊二角五分

工藝美術 教科書 每冊一角五分

▲高級小學用(每種四冊)

三民主義 教科書 每冊八分

公民 教科書 每冊二角五分

國語 教科書 每冊一角五分

歷史 教科書 每冊三角五分

地理 教科書 前四冊各三角 後二冊各三角

物理 教科書 前四冊各三角 後二冊各三角

地 理 教科書 前四冊各三角 後二冊各三角

綜合 三民主義 三冊 各三角

黨義 五權憲法 一冊 三角五分

國語 教科書 六冊 各五角

本國歷史 教科書 二冊 各五角

本國地理 二冊 各五角

世界史 二冊 各五角

外國史 二冊 各五角

化學 二冊 各五角

▲初級中學用

三民主義 三冊 各三角

黨義 三冊 各三角

國語 六冊 各五角

本國歷史 二冊 各五角

本國地理 二冊 各五角

世界史 二冊 各五角

外國史 二冊 各五角

化學 二冊 各五角

物理 二冊 各五角

地理 二冊 各五角

歷史 二冊 各五角

公民 二冊 各五角

大 學 院 教 育 部 審 定

新 學 制 各 級 教 科 書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新學制教科書，內容嶄新，融合黨義，自初小至高中各級各科完全出齊，大多數已經教育部大學院審定，認為確合三民主義教育之用。

▲ 初級小學用

國語·作文·社會·自然
·常識·算術·形藝·工
藝·音樂各八冊 珠算二冊

▲ 高級小學用

國語·作文·歷史·地理
·算術·自然·衛生·商
業·農業·形藝·工藝·
音樂各四冊·珠算·英語·
註音英語各二冊

▲ 初級中學用

國語六冊·歷史二冊·地理三冊
人生地理三冊·自然科學四冊
實用自然科學四冊·混合算術
二冊·英文讀本文法合編三冊

註音英文讀本文法合編三冊·

英文教授法三冊·英文法一冊

樂理一冊·唱歌六冊·風琴一冊

鋼琴一冊·圖畫六冊·手工六冊

▲ 初級農業用

已出九種 各一冊

▲ 高級中學用

已出普通科廿八種·商業科廿一種
工業科十三種·農業科六種

各大

雜誌

本館出版雜誌，多至二十餘種，內容豐富，材料新穎，行銷國內外，年約數百萬冊。遠地諸君，如欲定閱，請將價款交郵匯寄至本館定書櫃，但須註明地址，並聲明自某卷某期起，全年或半年，當即按期寄上，倘郵匯不通之處，可以郵票代價（須二角以內之郵票）九五折計算。

東方雜誌

評述世界潮流介紹最新學術

每月二冊 每冊五分
全年十二冊 一元五角

教育雜誌

供給教育界研究材料紀述國內外教育消息

每月一冊 每冊一角
全年十二冊 一元二角

學生雜誌

為中等以上學生界交換智識的機關

每月一冊 每冊一角
全年十二冊 一元二角

少年雜誌

是少年們最好的課外讀物

每月一冊 每冊八分
全年十二冊 一元二角

兒童世界

文字活潑圖畫優美是小朋友的恩物是小學生的益友

每月一冊 每冊六分
全年十二冊 一元二角

兒童畫報

小朋友的恩物是小學生的益友

每月一冊 每冊六分
全年十二冊 一元二角

婦女雜誌

討論婦女問題介紹婦女常識

每月一冊 每冊二角
全年十二冊 一元二角

小說月報

為純粹文藝的雜誌

每月一冊 每冊二角
全年十二冊 一元二角

小說世界

是通俗的小說季刊

每月一冊 每冊一角
全年十二冊 一元二角

英語週刊

學生界及一般社會補習英語及自修英語用之定期刊物

每週一冊 每冊三分
全年十二冊 一元五角

自然界

介紹科學新知並關於國內的自然現象自然物農工調查等的記載

每月一冊 每冊二角
全年十二冊 一元五角

自然

介紹科學新知並關於國內的自然現象自然物農工調查等的記載

每月一冊 每冊二角
全年十二冊 一元五角

預定不另收寄費
代辦雜誌不及備載

商務印書館
發行

THE STORY WORLD

(Issued Seasonly)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投 稿 簡 章

不 許 轉 載

一 本刊登各門稿件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問亦
 二 酌用文言
 三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
 四 千亦請書明
 五 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
 六 細敘明
 七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
 八 署名何名聽投稿者自定
 九 不退還稿在五千元以上者則函覆不用概
 十 因豫先聲明並附郵資寄還原稿
 十一 還登之稿酌致薄酬如下
 十二 (甲)現金 (乙)書券 (丙)本雜誌
 十三 酬報之類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商者投稿人
 十四 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一併聲明為本社所
 十五 有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所
 十六 投寄之稿本館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
 十七 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八 投寄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五百三十八號小
 十九 說世界社收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五百三十八號 小說世界社
 印刷所 上海開北寶山路五百三十八號 小說世界社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及大書坊

廣 告 價 目 表

價 目 表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工價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 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一中國商務廣告公司一接洽遠地函詢 即行奉復	普通	上等	優等	特等	等第
	正正	正圖	面封	之底	地
	文文	文畫	及面	外封	位
	後中	前中	面對	面面	全
	二十八元	四十元	四十八元	六十元	面半
	十六元	三十四元	二十八元		面四分之一
	十元	十四元			

每年四册 每册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郵費每册(本埠一分 內二分 外八分)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得照隨時增減
--

商務

印書館

附設



函授

學社

我國之有函授學校自本社始，開辦迄今已十五年。學員共有三萬二千餘人，畢業而升入大學者，出洋遊學者，遊學歸國已在社會任要職者亦五千六百餘人。各界青年有志求得左列各科之學識者，隨時可以報名入社。

餘人各界青年有志求得左列各科之學識者，隨時可以報名入社。

社長 何炳松先生
幹事長 周由塵先生

講義完善 改卷精速

取費低廉 成績最著

隨時可以 報名入社

已開辦
下列五科

國文科
國語科
英文科
商業科
算學科

社址 上海寶山路
簡章承索即寄